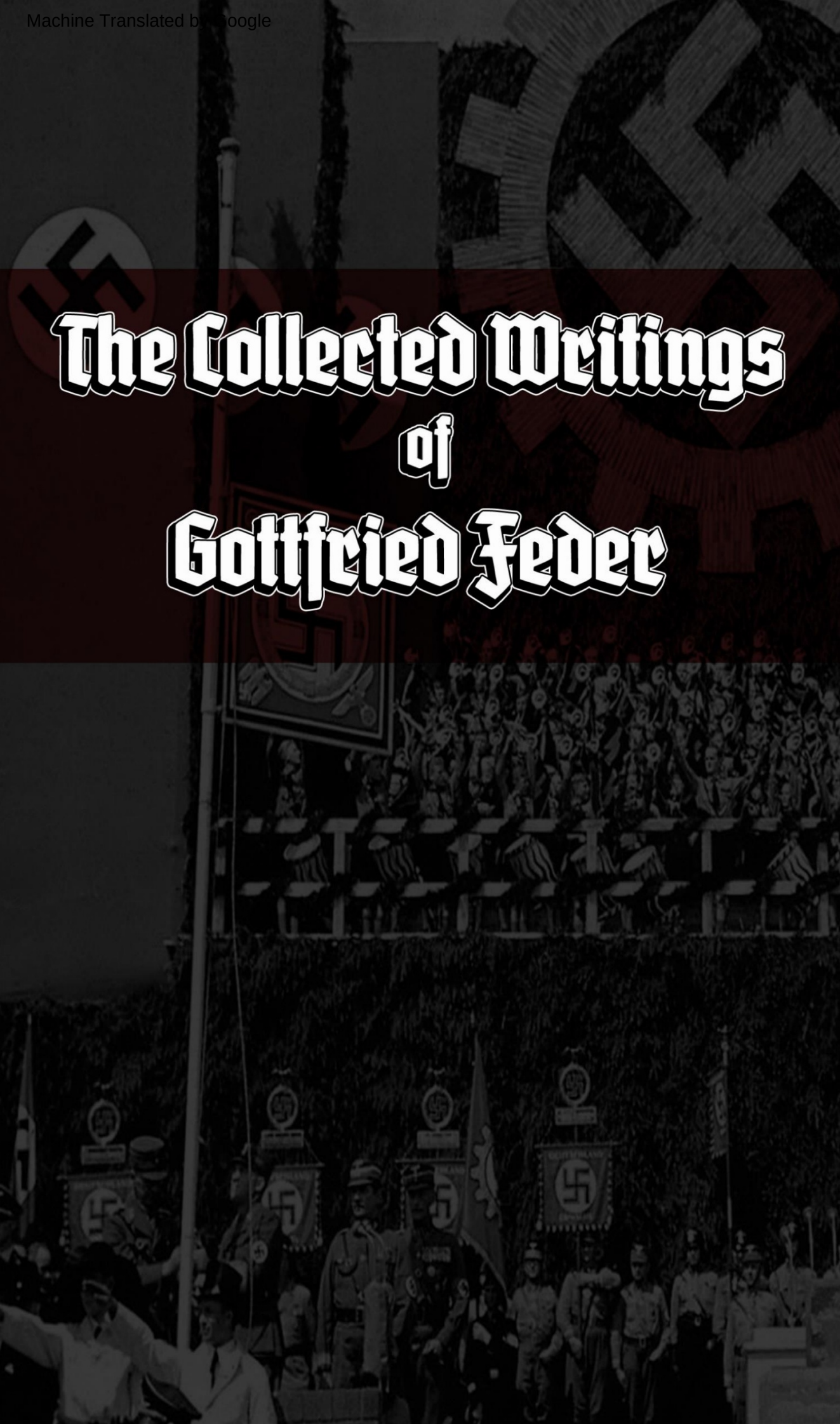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Gottfried Feder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文集》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出版于卡利年代，公元130年

SUDETENLAND
VERLAG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目录

纳粹党纲领及其总体构想..... 5
引言与序言..... 6
1. 纳粹党关于农民和农业立场的正式党纲..... 13
纳粹党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政策..... 17
2. 25分..... 21
3. 基本概念..... 25
4. 课程要求详情..... 32
5. 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52
6. 结论..... 53
废除利益奴役宣言..... 55
实施方案及原理..... 57
战争债券转换为银行信贷..... 75
关于宣言中对法律的要求的特别评论..... 76
反对意见及其反驳..... 79
后续计划..... 89
建立在国家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德国国家..... 56
引言与序言..... 92
1. 基础..... 97
2. 节目大纲..... 116
3.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结构..... 122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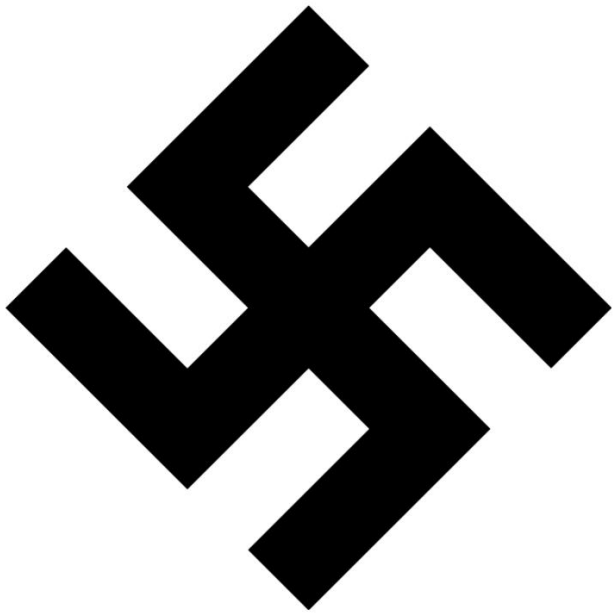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Gottfried Feder) （1883 年 1 月27 日,德国维尔茨堡 9 月24 日） ，1941年出生于穆瑙） ,是一位德国政治活动家,也是主要的经济学理论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初期阶段。

费德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于 1919 年因其著作《打破宣言》而声名狼藉。《利益的奴役》一书,以及他同年9月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工人党会议上的演讲,直接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提供了灵感。费德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思想随后在希特勒1920年3月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制定的25点纲领中得到体现,同时也体现在他自己的著作《国家社会主义基础下的德国》中,希特勒认为这本书是“纳粹运动的教义问答”。1924年至1936年间,费德曾任德国国会议员,并先后担任纳粹党经济委员会主席（1931年）、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1933年)和国家住房专员（1934年）。然而,随着纳粹政策逐渐适应现有的经济体系,费德在党内事务中的作用急剧下降,到1936年,他几乎被边缘化。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计划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总体理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历史叙述

纳粹党及其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平传记概述

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布劳瑙,一个古老的村庄。
巴伐利亚。

他的父亲是贫苦农民的孤儿,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晋升为海关官员。他的母亲也出身于德国的一个农民家庭。13岁时,他失去了父亲;四年后,母亲也去世了。当时,阿道夫·希特勒在离开国立学校后,就读于多瑙河畔林茨的实科学校。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官员,但他自己的梦想却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母亲的去世迫使他不得不立即开始谋生。

17岁时,希特勒前往维也纳,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他靠自己的努力谋生,先是在建筑工地当工人,负责搅拌砂浆,后来又做建筑绘图员。18岁时,他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当时并未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希特勒自幼便充满民族主义激情,他希望将工作期间的社会经验与自己的民族主义信念结合起来。他在维也纳度过了数年极其贫困的生活。

1912年,他移居慕尼黑,在那里求学。他从未体验过青春的快乐,自从兜里揣着50克朗离家以来,劳作和困苦便成了他的宿命。1914年2月,他成功摆脱了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的义务。六个月后,战争爆发。他立即志愿加入德国军队,并通过直接向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请愿,获准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巴伐利亚的一个团参战。1914年10月10日,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开赴战场。

1914年12月2日,这位25岁的志愿者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班级。

为了表彰他在“巴伐利亚森林”战役和维茨哈特附近其他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他被命令担任信使。这项工作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可靠性,因为报告经常需要在猛烈的炮火下穿越开阔地带传递。这使他的名字很快传遍了整个团,不再局限于他的战友圈子。

1916年10月7日,他被炮弹碎片击伤。1917年3月,他返回部队。他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因在丰坦附近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而获得的团级奖章,以及最终获得的I级铁十字勋章。

1918年10月14日,他与所在团的许多战友一起,因英军首次使用的芥子气而身负重伤,并暂时失明。在他住院期间,革命爆发了。

希特勒由此决定投身政治。1919年,他加入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小党,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他起草了新运动的纲领,并确定了其性质和目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核心:七人组

1919 年 9 月,阿道夫·希特勒向 7 个人发表了第一次演讲;之后,他又分别向 11 人、25 人和 47 人发表了演讲;1920 年 1 月,他向 111 人发表了演讲;1920 年 1 月,他向 270 人发表了演讲;不久之后,他又向 400 人发表了演讲。
1920年11月14日,他在一场有1700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开始组织这个年轻政党的宣传工作,该党经过一年的努力,成员人数已达64人。一年后,也就是1920年,党员人数已经达到3000人。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宣传活动十分活跃,他最终每周要举行三次群众集会,并在星期一进行授课。他首先抨击了凡尔赛条约的愚蠢,并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者、中央党等关于履行该条约的可能性的说法。他猛烈抨击了这些政党的口号 “放下武器,其他人也会解除武装”。他的言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在我们放弃武器之后,其他人会继续武装自己 即使不是用他们自己的钱,也会用从完全解除武装的德国人民身上榨取的数百万美元。他反对社民党和中间党支持签署该条约的宣传,并预言无论我们签署什么,鲁尔区都将被占领。

1921年。

今年,罗森海姆和兰茨胡特成立了第一批地方党支部。希特勒组建了第一批保卫党的队伍,并开始在巴伐利亚打击分离主义运动。我们的领袖还在慕尼黑的马戏团向超过5000人发表了讲话。

他在会议上宣称,履行条约并不会像社民党、中央党和人民党所声称的那样,有助于德国和平繁荣地发展,反而会导致大规模通货膨胀,对德国工业造成巨大损害。希特勒声称黑红联合政府计划将国家铁路国有化,这一说法被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党内叛乱企图被挫败。希特勒起草了新的党章,赋予自己独裁权力。

社会民主党再也无法忽视希特勒的名字,于是试图用恐怖主义手段除掉这个眼中钉。会议期间爆发了血腥冲突,但我们领袖的钢铁意志始终占据上风。在此过程中,一支所向披靡的卫队成立,此后被命名为“突击队”。

1922年。

在攻占慕尼黑的同时,这场运动开始在巴伐利亚其他地区蔓延。希特勒拒绝了所有以妥协为目的与其他政党联合的提议。他逐步摧毁了所有类似的“民族主义”政党,使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凌驾于它们之上。

1922 年 10 月,希特勒率领 800 人进军科堡,并在两个 24 小时内,第一次彻底粉碎了该镇的红色恐怖。

阿道夫·希特勒当时公开宣称,我们正一头扎进通货膨胀的漩涡中,而他早已预见到这是黑红联盟政策的后果。他变成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被认为是体制内最危险、最令人憎恨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党不再以辩论的方式为自己辩护,而是采取了诽谤策略。

1923年。

1923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举行了党的第一次旗帜祝圣仪式。冲锋队正式成立。

党的宣传工作经过了详尽的研究和完善,组织的根本原则也得以确立。希特勒周围聚集了大量的追随者,其中大多数人至今仍是他斗争中坚定的伙伴。与此同时,针对他的攻击愈演愈烈;他第一次因扰乱反对派集会而被捕入狱;他不断被罚款。尽管如此,他从未停止过与体制的斗争。

1923 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在巴伐利亚的大部分城镇 雷根斯堡、霍夫、拜罗伊特、纽伦堡、菲尔特、因戈尔施塔特、维尔茨堡、施韦因富特 摧毁红色恐怖,这往往需要付出街头战斗的流血代价,他在战斗中击败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恐怖团伙。

他与无能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斗争伴随着尖锐的指责。他预言政府在鲁尔问题上软弱的抵抗注定失败,并不断抨击与法国达成谅解和履行承诺的愚蠢政策。他始终强调与英国和意大利达成谅解的必要性。

1923年11月,阿道夫·希特勒试图推翻当时的政权。起义失败,希特勒被捕。

1924年。

那场著名的审判于1921年3月在慕尼黑举行。尽管希特勒在事实层面被判有罪,但他却获得了压倒性的道德辩护。希特勒的辩护对法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承担全部责任的姿态令人信服,以至于控方律师的证词反而成了对他高尚动机的有力证明。然而,法官最终还是判处他监禁。

国家社会主义党因失去领袖而遭受重创。其对手确信该运动已彻底失败,于是鼓起勇气签署了臭名昭著的《道威斯条约》,从而蓄意开启了对德国的掠夺体系,而这一体系最终在杨格计划中达到了顶峰。这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来说是多么大的胜利啊!奴役德国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了!

希特勒徒劳地试图通过他那些身处自由之地的同僚来对抗《道威斯条约》。他徒劳地让他们公开宣称,中央党、社民党和人民党所作的保证 即该计划下的外债将促进国家繁荣、消除失业、提高工资、降低税收、拯救农业 不过是对国民的欺骗。他徒劳地让他们指出,《道威斯条约》必然会加剧贫困,因为贷款利息会扼杀工业,而贷款本身仅仅是为了履行该计划下的财政义务;破产和失业将会加剧,工资将会下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土地将会下沉,物价和税收将会进一步上涨,农民将面临彻底破产,被迫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12月20日,希特勒撤离了要塞。

1925年。

1925年2月27日,阿道夫·希特勒号召党复兴,
他出狱后首次发表讲话,听众有 4000 人。

11月9日事件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瓦解了。 ,
党的所有财产和资金都被没收了;因此,阿道夫·希特勒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从头开始重建党。柏林的《前进报》和《日耳曼尼亚报》嘲笑他的努力,讥讽这个“被监禁逼疯的傻瓜”。

然而,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党的重建工作进展迅速。老领导人们再次忠实地聚集在他周围。希特勒也激励党的报刊重新活跃起来。

到1925年12月,该党拥有27000名党员。中心与社会
民主党人惊恐万分,下令该领导人两年内不得公开讲话。

1926年。

今年六月,希特勒被监禁以来,纳粹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资产阶级世界仍然坚信,履行政策能够拯救德国,《道威斯条约》能够重振工业。马克思主义者则坚信,他们的统治地位牢不可破。

冯·兴登堡总统与他的支持者决裂,与中央党和社民党一起离开。该党继续斗争;到年底,其成员人数达到 49,000 人。

1927年。

禁止希特勒公开演讲的命令被撤销,因为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他参加了许多群众集会并发表了讲话。党的组织也日益巩固。

各方面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有力地证明希特勒是对的。
《道威斯协定》的真面目被揭穿,其后果极其严重。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党试图通过谎言和滥用权力来挽救一些可能挽救的东西。

8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了党代会,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到年底,党员人数已达72000人。

1928年。

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他的党对现有体制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国家社会主义如今已成为德国内外所有破坏者的死敌。
希特勒尤其针对对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无谓摧残发起攻击。他预言国内市场将遭受灾难性打击。他在数百次集会上反复宣称,实现经济目标的政策是疯狂之举,而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后果将对德国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党为了报复,对希特勒进行了嘲讽和讥笑。他们的谎言和谩骂直接针对希特勒本人。

到年底,党员人数达到10.8万人,其中12人为党员。
坐在国会大厦里。

1929年。

阿道夫·希特勒继续以不懈的精力与现有体制作斗争。党的报刊不断完善,冲锋队规模扩大,组织结构得到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国家社会主义的教条开始深入国民意识。

8月4日,第二次党代会在纽伦堡召开,规模空前。希特勒以愈发强劲的攻势抨击黑红体制,并以其绝对优势,成为反对一切“民主”理念的最强领袖。所有试图将他赶下党领导层的企图都被粉碎。

到年底,该党党员人数达到17.8万人。

1930年。

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兴登堡则极力捍卫该计划,声称该计划能够拯救德国,复兴德国工业,遏制失业,让农民重获生机,并有可能减轻税收负担。

阿道夫·希特勒称这种观点不切实际且致命;他预言情况恰恰相反。他的党在激烈的战斗中启迪了全国人民。反对者则以谎言连篇地回应。

国会选举于9月14日举行。 ,1930年,该党获得6.5%的选票。
一百万张选票,选出107名成员。其内部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一些由外部势力煽动的小规模叛乱很快就被希特勒镇压,那些不肯无条件屈服的人都被驱逐出境。

中央党此时已彻底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手,无论好坏,它开始煽动教会反对希特勒。隶属于中央党的主教和神父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发起狂热攻击,将他们的追随者逐出教会,甚至拒绝给予他们基督教葬礼。希特勒坚信中央党会给德国带来毁灭,因此比以往更加坚定地继续与之斗争。他断然拒绝任何试图让他改变立场的企图。

到年底,该党党员人数达到38.9万人。

1931年。

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仍在继续。希特勒预见的后果成为了现实。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政府开始采取紧急措施进行管理,希望以此挽救工业。随后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阿道夫·希特勒再次指出这项政策的致命后果。几个月后 甚至几周后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与此同时,大量国家社会主义报纸开始创刊,党的中央出版机构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组织效率极高,冲锋队也逐渐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我们的对手满口谎言,竟然允许向法国下达货物订单。

到 1931 年底,希特勒党的党员人数达到 80.6 万,一个月后达到 86.2 万,再过一个月达到 92 万。选举当天,该党拥有约一百万名党员,投票站里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

这位曾经的贫苦工人,后来又在前线当过兵的男子,在短短十三年间,便建立起了德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政治组织。他的对手唯一能用来对付他的手段就是谎言和诽谤。尽管谎言连篇,他却始终占据上风,而这一次,他几乎就要当选为帝国总统了。

在德国历史上,是否有人曾在十二年间,面对党、金融巨头、资本、媒体、舆论、官僚机构、谎言、恐怖主义和迫害的反对,取得过类似的成就?

这并非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他自幼便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字面意义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前言

1926年魏玛会议期间,党的委员会决定出版一系列小册子,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探讨影响德国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根本问题。我们的意图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面而连贯地展现国家社会主义对公共生活各项任务的态度,以及它希望如何消除自身的错误和缺陷。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全面考察其现状,然后科学地探究其起源,最后,以创造性的灵感回答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些小册子的崇高目标是为国家生活、财政和经济指明新的方法;在混乱中树立一座“青铜磐石”,通过深入研究形成清晰的知识体系,从而使这一切最终能够凝聚成统一的政治意志。

在1927年8月31日的大集会上,阿道夫·希特勒郑重宣布:“纲领问题不影响行政委员会;纲领已定,我绝不允许运动的原则发生任何改变,这些原则已在纲领中阐明。” 我完全赞同元首的这一果断声明,因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运动而言,没有什么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既定纲领遭受负面批评更危险的了。

任何在犹太人问题上、在反对金融巨头、反对《道威斯条约》和贫困化政策的斗争中,或在我们的纲领所载任何其他问题上,认为自己无法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或者倾向于通过妥协和懦弱,以国际联盟和《洛迦诺条约》出卖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的人,都不必加入我们;他的位置在纳粹党之外。我们完全拒绝这种人乐于在演讲和新闻报道中大肆宣扬的“高人一等的私知”。

一个在根本上认同我们原则的人,或许会对一些细枝末节有所顾虑,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绝对一致,尤其是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中。

然而,当政治对手通过令人憎恶的歪曲事实,完全偏离主题,从而彻底否定某个观点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而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评论是必要的。

我们拒绝像其他缔约方那样,为了权宜之计而改变我们的计划,以适应所谓的条件变化。我们打算通过掌控条件,使条件适应我们的计划。

我受阿道夫·希特勒委托出版这套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是:
编纂党的官方文献。

我附上了1930年3月6日党的正式宣言;以及我对《德意志日报》(帝国联盟的主要机关报)提出的十个问题的答复。

那家报社接受了我的回复。

这是消除所有关于我们对德国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抱有不良态度的谎言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方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 纳粹党关于其对农业人口和农业立场的正式党纲

慕尼黑， 1930年3月6日

1.德国农民阶级和农业的重要性

德国很大一部分食品依赖进口。二战前，我们能够利用工业出口、贸易和海外资本存款来支付这些进口费用。战争的结局终结了这种可能性。

如今，我们进口食品主要依靠外国贷款，这使得德国对提供信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越来越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德国人民将会越来越贫困。

摆脱这种奴役的唯一可能在于德国能否在国内生产必需的食品。因此，提高德国农业产量对德国民族而言事关生死。

此外，一个经济状况良好、生产力高的国家人口对我们的行业至关重要，因为未来我们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国内市场寻找发展机遇。

我们还认为，国家人口是健康的传承者，是国家青春的源泉，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脊梁。

维持一个高效的农业阶级，使其人数随着总人口的增长而增加，是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的运动考虑的是我们所有人民子孙后代的福祉。

2. 当今国家对农民阶级和农业的忽视

农业生产本来可以增加，但却受到阻碍，因为农民负债累累，无力购买耕作必需品，而且务农不赚钱，也消除了增加生产的动力。

需要探究农业生产为何无法为劳动者带来足够回报的原因：

1. 现行财政政策给农业带来了过重的负担。这是由于党的考量，也是因为真正控制德国议会民主的犹太世界货币市场想要摧毁德国农业，因为这将使德国民族，特别是工人阶级，任其摆布；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在与外国农业从业者的竞争中,这些从业者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工作,并且不受德国农业保护政策的约束;

3. 大型批发中间商攫取了巨额利润,他们强行推行
他们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4. 农民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电费和化肥费用。
主要由犹太人经营的企业。

高额赋税无法从土地劳动所得的微薄收益中得到弥补。农民被迫负债累累,并支付高额利息。他们在这种暴政下越陷越深,最终将所有财产拱手让给了犹太放债人。德国农民阶级正在遭受剥削。

3.在我们所期望的帝国中,土地权利将得到尊重,德国将制定农业政策。

只要德国政府实际上受国际金融巨头控制,并得到议会民主制政府的支持,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改善德国人民的贫困状况,也不可能复兴农业;因为这些利益集团企图摧毁德国赖以生存的土地。

在我们所向往的崭新而截然不同的德国国家中,农民和农业将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们是真正民族德国国家的主要支柱。

由此得出以下要求:

1. 德国的土地,由德意志民族获得和捍卫,必须为德意志民族服务,既是家园,也是生计来源。占领这片土地的人必须按照这个意义来管理它。

2. 只有德意志民族的成员才能拥有土地。

3. 他们合法取得的土地应视为可继承财产。但是,享有财产权的同时,也负有为国家利益使用该财产的义务。

应设立特别法庭监督这项义务的履行;这些法庭应由土地所有阶层的代表和国家的一名代表组成。

4. 德国土地不得用于金融投机,也不得为所有者提供不劳而获的收入。土地只能由愿意亲自耕种的人购买。因此,国家对每一笔土地买卖都享有优先购买权。

禁止将土地抵押给私人放贷者。农民耕作所需的贷款将以优惠条件发放,贷款机构可以是国家认可的协会,也可以是国家本身。

5. 土地使用者需根据土地面积和质量向国家缴纳土地使用费。这项土地税将免除对土地财产的任何其他征税。

6. 关于耕地面积,无法制定硬性规定。从人口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大量的中小农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农场。然而,大规模农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它能与小型企业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合理的。

7. 需要制定继承法来防止财产分割和……
债务不断累积。

8. 国家有权征用土地,但须给予适当补偿。
的确:

a. 当不属于该国成员所有时;

b. 当 根据土地法院的判决 认定其所有者因不当行为而占有土地时
农业生产不符合国家利益;

c. 为了安置独立农民,而土地所有者自己不耕种土地;

d. 当出于国家利益的特殊目的 (例如,通信、国防)需要时。根据德国法律,非法取得的土地可能被没收且不予补偿。

财 国家有责任根据人口政策的充分考虑,制定一套完善的方案,对已可供开发的土地进行殖民化。土地应作为世袭产分配给定居者,并享有足以维持生计的条件。定居者应通过公民素质和职业能力的考核选拔。对于无继承权的农民之子,应给予特别优待。

东部边疆的开发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建立农场是不够的,还必须围绕新兴产业建立集镇。这是使小型农场能够盈利的唯一途径。

德国外交政策的职责是为德国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4.必须提升农民阶层的经济和教育水平。

1. 必须立即通过减税和其他紧急措施来缓解目前土地人口的贫困状况。必须通过法律将贷款利率降低到战前水平,并对敲诈勒索行为采取迅速行动,以遏制进一步的债务负担。

2. 国家政策必须确保农业承担成本。德国农业必须通过关税、国家进口管制和国家培训计划来保护。

农产品价格的确定必须摆脱市场投机,必须制止大中间商对农业利益的剥削,国家必须鼓励将大中间商的业务转移到农业协会。

此类专业组织的职责是降低农民的经营成本,提高产量。(提供农具、肥料、种子、育种服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例如，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库存管理、改进措施、灭虫、免费咨询、化学研究等）国家应全力协助各组织开展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坚持大幅降低农民购买化肥和电力的成本。

3. 各组织还必须通过公正的社会契约，确立农场劳动者作为农业共同体成员的地位。国家将负责监督和仲裁这些事宜。必须使优秀的劳动者有机会晋升为农场主。一旦农业整体状况改善，人们一直期盼的农场劳动者生活条件和工资的提高就会随之而来。当这些条件好转时，就不再需要雇用外国劳工耕作土地，这种做法将来将被禁止。

4. 鉴于农民阶层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国家应当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教育。（例如，设立少年管教机构、农业高中，并为有才华但家境贫寒的青年提供非常优惠的条件。）

5. 专业组织无法提供农民阶级所需的所有援助；只有纳粹党争取德国自由的政治运动才能做到这一点。

德国农村人口贫困，是因为整个德国都贫困。认为某个阶层的劳动者可以脱离整个德国社会的命运而不受影响，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挑拨城乡居民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嫉妒，更是一种罪过，因为他们无论生死都紧密相连。

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经济援助无法带来永久性的改善，因为政治奴役是我国人民贫困的根源，只有政治手段才能消除这种奴役。

那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造成国家奴役的旧政党，
不能成为通往自由之路上的领导者。

在我们未来的国家里，专业组织肩负着重要的经济任务；即使现在，它们也可以为此做很多准备工作；但是，对于旨在奠定新经济秩序基础的政治解放斗争而言，它们并不合适；因为这场斗争必须从整个民族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个特定职业的角度出发。

这场运动将把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
是纳粹党

（签名）阿道夫·希特勒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纳粹党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政策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的回复

1930年1月25日的《德国日报》（第47期）刊登了勃兰登堡州议会领导人向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纳粹党对土地私有制、继承、信贷发行、关税、价格管制、利润分享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和选举策略相关问题的态度。

我。

为了消除人们对党纲第17条日后可能被任意解读的担忧，第一个问题以如下方式提出：“纳粹党是否准备保证不会公开反对党纲第17条？”

土地所有权。

答：国家社会主义承认私有制原则，并将其置于……
受国家保护。

它将力求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保持各种规模企业的健康组合。

整个纲领的精神清楚地证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定而一贯的反对者，完全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毁灭性核心理论普遍没收财产，并认为一个永久的农业阶级是民族国家最好、最可靠的基础。

但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也是大资本家的坚定反对者，这些资本家的目的是将全部农业价值据为己有，并通过税收和贷款利息来排挤农民。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要求国家保护农民免受大企业利益的侵略。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健康的农民阶层，摆脱利息的奴役和税收的压迫。

二、

第二个问题是专门向我提出的，因为我是希特勒任命的。
“对涉及该节目的所有问题拥有最终裁决权”。

国家社会主义对财产继承持何种态度？
继承责任？

答：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延续是民族理念的基石，因此，继承先辈开垦耕种的土地，即土地所有权的延续，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承认土地继承原则，正如它承认土地所有权原则一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财产归远房亲戚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将征收特别税;但如果是近亲关系,则按现行税率征税。

三、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人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　这种焦虑完全没有根据。
禁止私人资本家贷款对土地安全的影响。

答:一个国家,如果想要使农业财产摆脱债务,将农民从职业金融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因为许多农民已经被犹太人赶出了家园　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打破资本主义的货币垄断,废除利息的奴役,就不太可能扣留必要的信贷,也不太可能收取高额利息;相反,国家社会主义打算尽最大努力帮助农业。

四、

“打破利息的束缚。” 废除非劳动所得。“什么是……”
国家社会主义党对储蓄或继承资本的态度是什么?

答:如今有哪个农民能从利息要求中获得“不劳而获的收入”?有哪个地主能靠节省租金过日子?

这意味着某些还剩下一点资本的土地所有者感到焦虑,或者说,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纲领中最根本的要求存在故意误解或无知。

注意:我们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打破利息的束缚”。没有人会把储蓄、抵押贷款或政府贷款中的少量利息称为利息的束缚。我们指的是,当人为造成的通货膨胀吞噬了我们所有的积蓄,农民不得不以高得离谱的利率支付新的抵押贷款和短期信贷的利息时,他们就真的陷入了利息的束缚。

那些主张维持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实际上是在反对农民的真正利益,并纵容银行及其代理人从农业中牟利。至于其他方面,我建议读者参阅我的两本小册子:《德国国家建立在国家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和《纳粹党纲领》。

五、

我们的税收政策明确且一贯地规定:使消费者免受……
间接税的负担,以及阻碍生产者经营的税收。

“党是否打算取消进口关税?”

答:国土联盟应该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国会的投票完全赞成对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这符合其“保护国家城乡劳动”的原则。

六、

关于利润分成的问题。这是一个范围广泛且复杂的话题,在此无法详述。我已在我的周刊《火焰报》上发表多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我们对此的态度。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德国日报》的这篇文章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原文中的句子。我个人认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普遍意义上的利润分享并非正确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纲领针对的是工厂工人,因此在一本讨论农业的小册子中试图澄清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七、

延长老年保险福利。

“打算如何筹集这笔资金?”

答:目前虽然有养老保险制度,但在许多情况下保障不足,甚至被视为一种致贫手段。一旦税收负担解除,那些目前失业但有劳动能力的人重返经济领域,就会有足够的资金为那些退休老人提供充足的养老福利。

第七、第九、第十章

这些问题仅仅关乎党的策略,与任何原则无关。

反对给德国带来不幸的联合政府,我们自然会不时地与共产党人一起投票(尽管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就像德国民族党和基督教民族农民党一样。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来决定我们的支持者来自哪里,我们向所有心怀德国情怀、心怀善意、渴望结束议会治理不善和履行(和平条约)糟糕政策的人 工人、资产阶级和农民 寻求支持。我们认为,与其他政党进行“社会沟通”并非使德国摆脱马克思主义和议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因为那只会导致政治讨价还价。唯有独裁行动和坚定不移地行使权力,才能将德国从泥潭中拉出来。

国家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强有力的行动;不是讨价还价,而是为我们贫穷、受压迫的国家做实事。

上述内容详尽清晰地阐述于赫尔曼·施耐德(Hermann Schneider)所著《我们的日常面包:德国农业基本问题》(Unser täglich Brot: Basic Questions of German Agriculture)第19号国家社会主义文集,该文集由埃克斯多夫(Eckersdorf)的纳姆斯劳县(Kreis Namslau)出版,论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个农业政策。其中包含了关于重建德国饱受苦难的农民阶级的深思熟虑的建议。

第 16 号文章由布赫纳博士撰写,其中有一篇关于我们经济政策的意义和精神的优秀文章。

第 12 号,由希尔上校撰写,阐述了我们的国防政策。

最后,我们将就某些问题发表几点看法,我们的政治敌人恶意歪曲事实,企图损害我们的利益。

我们对待常任官僚阶层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反对这个阶层,就不应该如此全心全意地崇拜伟大的普鲁士国王。正如军队在海外至关重要,一个纯洁无瑕、廉洁奉公的官僚阶层在国内也同样重要。荣誉和责任必须再次成为我们官员的必备品质。那些唯红黑之命是从的官员,在新国家必将消失;这些党内幕后操纵者根本不屑于荣誉和责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反对官员、意图削减官员薪资、取消养老金的说法,纯属政治谎言,是我们的对手在报刊上散布的。恰恰相反,我们希望向所有一生忠诚为德国服务的国家成员发放荣誉养老金,使他们晚年无忧。唯有如此,社会救济才能摆脱“致贫”的污名。

我们还必须提及将养老金理念推广到个体户和手工业者的问题。我们无需担心如何筹集资金。当我们停止每年向国外支付数亿英镑,以及向本国银行支付更多款项时,这些款项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支付老年养老金。

失业援助和保险

用国家资金资助有劳动能力的人,这本身并非国家的责任。我们对现行救济无力谋生者的制度的态度从未改变;我们始终在议会中呼吁改善失业者的生活条件。

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像本届政府这样,其愚蠢的内外政策已经将劳工、粮食生产和所有商业推向了深渊边缘的政府,有义务任由其政策继续下去。

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让数百万有工作能力的人重返经济舞台,就应该被抛弃;因此,如果它在财政上无法解决失业救济问题,我们只会耸耸肩表示无所谓。

即便针对失业救济制度的各种抨击在涉及滥用该社会救助的案例时情有可原,也无法动摇我们所信奉的原则。诚然,在近300万失业者中,或许有二三十万臭名昭著的懒汉,一旦取消失业救济,他们就会立刻重返工作岗位 但我们不能忘记,至少还有250万优秀的工人、雇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工头、文员等等,他们正苦苦寻觅工作却一无所获。正是由于我们极其不健全的国家政策的失败,才使得我们无法对令人痛心的失业救济制度做出任何改变。

对宗教和神职人员的攻击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NSDA.P.绝无攻击的念头。
基督教及其虔诚的信徒。

我们抨击的是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腐败政策;他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高喊“教会危在旦夕”,除非他们与无神论的、否认上帝的社会民主党结盟。

正因为我们对人与神的关系有着如此崇高神圣的理想,所以我们才痛恨看到宗教被政治冲突的污秽玷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25分

1920 年 2 月 25 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宴会厅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的纲领。

本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纲领不可更改。

节目

德国工人党的纲领是有期限的,领导人无意在纲领中宣布的目标实现后,仅仅为了人为地增加群众的不满,从而确保党的继续存在,而制定新的纲领。

1. 我们要求所有德意志人联合起来,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德意志。
国家享有的自决权。

2. 我们要求德国人民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废除凡尔赛和圣日耳曼和约。

3. 我们要求获得土地和领土（殖民地）,以养活我们的人民并安置我们多余的人口。

4. 只有本民族的成员才能成为本国公民。只有具有德国血统的人,无论其信仰如何,才能成为本民族的成员。因此,犹太人不能成为本民族的成员。

5. 非德国公民者只能以访客身份在德国居住,且必须遵守相关规定。
被视为受外国法律管辖。

6. 国家政府和立法选举权应仅属于该国公民。因此,我们要求所有公职任命,无论何种性质,无论是在帝国境内、乡村还是地方,都应仅授予该国公民。我们反对议会那种仅凭党派考量而罔顾品格和能力来任命官员的腐败做法。

7. 我们要求国家应将促进本国公民的工业发展和生活作为首要职责。如果无法养活本国全体人口,则必须将外国国民（非本国公民)排除在帝国之外。

8. 必须阻止所有非德国移民。我们要求所有在1914年8月2日之后进入德国的非德国人立即离开德意志帝国。

9. 本国所有公民在权利和义务方面一律平等。

10. 国家每个公民的首要职责必须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或体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得与整体利益相冲突,但

必须在社区框架内进行,并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因此,我们要求:

11. 取消非劳动所得收入。

废除利息奴役。

12. 鉴于每场战争都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因战争而获得的个人财富必须被视为对国家的犯罪。

因此,我们要求无情没收所有战争所得。

13. 我们要求将所有迄今为止已成立为公司(信托)的企业国有化。

14. 我们要求将批发贸易的利润进行分配。

15. 我们要求大力发展养老服务。

16. 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中产阶级,立即将批发商业场所公有化,并以低廉的价格将其租赁给小商贩,并要求对国家、地区当局和较小地方的所有小供应商给予极大的照顾。

17. 我们要求进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改革,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为公共目的无偿没收土地;废除土地贷款利息,并禁止一切土地投机行为。

18. 我们要求对那些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予以毫不留情的惩处。危害国家的卑鄙罪犯、高利贷者、牟取暴利者等等,无论其信仰或种族如何,都必须处以死刑。

19. 我们要求用适用于全德国的法律体系取代服务于物质主义世界秩序的罗马法。

20. 为了使每一位有能力、勤奋的德国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获得进步,国家必须考虑对我国的教育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所有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都必须与实际生活的需求相符。

从学生萌发智力之初,就应将理解国家理念(国家社会学)作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我们要求国家出资培养贫困家庭中所有有天赋的孩子,无论其阶级或职业如何。

21. 国家必须通过保护母亲和婴儿、禁止童工、通过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体操和体育运动提高身体机能,以及广泛支持从事青少年身体发育的俱乐部,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

22. 我们要求废除有薪军队,组建国民军队。

23. 我们要求对蓄意散布的政治谎言及其在媒体上的传播采取法律行动。为了促进德国国家媒体的建立,我们要求:

---

[1] 1928年4月13日,阿道夫·希特勒发表了如下声明:有必要驳斥反对派对纳粹党纲领第17条的错误解读。

既然纳粹党承认私有财产原则,那么“无偿没收”显然仅仅是指在必要时,纳粹党有权依法没收非法取得或未按国家利益管理的土地。这项权力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其首要目标是那些进行土地投机的犹太公司。

慕尼黑,1928年4月13日。

(签名)阿道夫·希特勒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 所有报纸编辑及其助理,都雇用了德国人
语言,必须是该国的成员;

b. 非德语报纸的出版须经国家特别许可。这些报纸不一定用德语印刷;

c. 法律应禁止非德国公民以任何方式参与或影响德国报纸的运营,违者应予以查封,并立即驱逐涉事非德国公民。任何不利于国家福祉的报纸都应被禁止出版。我们要求依法追究一切可能瓦解我们民族生活的艺术和文学倾向,并取缔一切与上述要求相悖的机构。

24. 我们要求国家给予所有宗教教派自由,只要它们不危害国家,也不违背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情感。

本党秉持积极的基督教信仰,但在信条上不隶属于任何特定的教派。本党反对我们内外存在的犹太唯物主义精神,并坚信,唯有遵循以下原则,我们的国家才能从内部实现永久的健康: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25. 为了实现上述所有目标,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央权力机构。政治上高度集中的议会对整个帝国及其组织拥有绝对权威;并设立各阶层和各职业的议院,以便在邦联各邦执行帝国颁布的普遍法律。

该党领导人发誓要勇往直前 如有必要,甚至牺牲自己。
生命 确保实现上述要点。

慕尼黑,1920年2月24日。

卐 卐 卐 卐 卐

1920年5月22日,在全体成员大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后,决议“本纲领不可更改”。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字都必须保持不变,也不意味着禁止任何深化或发展本纲领的行为,而是以绝对的决心和毫不动摇的清晰立场表明,本纲领所包含的原则和主要思想不得被篡改。

不能出于权宜之计而有所妥协或改变,不能暗中干预纲领中非常重要的 而且对于当今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而言,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要点,也不能偏离纲领的宗旨。

阿道夫·希特勒用铅字印刷了其两大要点: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这是纲领的精神;废除利益奴役 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一旦这两点实现,就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普世主义社会秩序将在“真正的国家”中战胜当今在个人主义社会理论腐蚀下,国家、民族和经济三者分离的局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当今这个虚假的国家,压迫着工人阶级,维护着银行家和股市投机者的非法所得,是肆意敛财和卑劣政治投机的温床;它漠视人民,也无法维系人民的道德纽带。金钱的力量,作为所有力量中最无情的,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对国家、民族、社会、道德、戏剧、文学以及所有难以估量的道德问题都施加着腐蚀性和破坏性的影响。

当然,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绝对不能动摇,不能退缩;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我在《德国国家在民族和社会基础》(F. Eher Nachf.)一书中对同一基本原则提出了略有不同的观点,这并不是一种改变,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根据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金融、文化方面收集和排列的。

如果我的这些观点(见第22页)被视为与“二十五点原则”相悖或对立,希特勒就不会在他的简短序言中将我的书描述为“我们运动的教义问答”。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中任何一种观点,但如果他将它们进行比较,就不会发现它们相互矛盾。

为了确保未来我们各项诉求(如我们在纲领中所表达的)能够完全一致,并保护运动免受可能损害任何运动的冲击,
在1926年2月11日于班贝格举行的所有地区组织者会议上,阿道夫·希特勒听取了专业和业余评论家、抱怨者和自以为是者提出的“改进建议”,并正式任命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为与该纲领有关的所有问题的最终裁决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基本概念

本手册旨在以尽可能简明扼要的方式阐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的基本原则。我们将在后续的手册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一观念的社会学、理论和精神层面。

我们也不想描述其他各种政治诉求，以及在不同政党和协会中代表这些诉求的人 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在这里仅仅列出我们诉求的要点。

世界诞生于混沌，秩序诞生于混乱，组织诞生于极度的迷茫。

如今，世界一片混乱 混乱、斗争、仇恨、压迫、掠夺、残暴、自私自利。兄弟反目成仇。同一国家的成员互相攻击，仅仅因为一个人佩戴纳粹标志就将其刺死。他们都承受着同样的重担，同样的苦难；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谁听说过马克思主义工人攻击或杀害他们的雇主、他们的党魁、任何银行家和证券交易所的吸血鬼，或任何批发商的牟利行为？混乱的唯一牺牲品是善良的普通工人。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蜂拥而至，加入到自己阶级的掠夺者行列，同时又残酷地攻击那些准备拯救他们的人。

民族主义政党和其他政党要么已经进入政府，要么正努力与那些摧毁了民族理想、丧失了荣誉和品格的人一起加入政府。自卫协会正试图渗透到“国家” 塞弗林和格热辛斯基的国家 以及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犹太人之中，他们相信与这些人联手就能掌控政府。

他们简直疯了！这些所谓的“右翼联盟”看不到，鹰与蛇、狼与羊、人类与霍乱杆菌，根本不可能合作。他们竭尽全力，试图将混乱、政治混乱和政治软弱伪装成“秩序”。但他们却与国家社会主义者 那些“狂热分子” 针锋相对，因为他们疯狂地害怕后者会剥夺他们过去的一些特权和地位 却忘记了，他们失去的正是那些他们现在要求从中“分一杯羹”的人民。

工业家，无论大小，都只有一个目标 利润 只有一个愿望 信贷 只有一个抗议 反对税收；他们只害怕和尊重一件事 银行；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打破利息奴役的要求耸耸肩。

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制造债务”。银行毫不费力地从贷款中榨取巨额财富，他们却认为这完全合情合理。他们成立了节俭党，并投票支持道斯法案，而这正是沉重税赋的根源。

荣誉已从商业中消失，一切都掌握在强大的公司手中。生产者向他们最大的敌人 金融巨头 屈服了。工厂和办公室的雇主们债台高筑，只能勉强糊口，因为所有劳动所得都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流入了冷酷无情的金融权力的口袋。

掌权者完全无力阻止这场混乱。他们一方面被税收和利息压得喘不过气，一方面又受到底层民众抱怨的威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工人们盲目地将自己束缚在一个由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而当前混乱局面的剥削者却任由他们继续掌权,沦为奴役劳动群众的奴隶主。他们的愤怒并非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而是针对佩戴十字架的人。他们忘记了,只有我们预见到了德国经济的悲剧即将到来,我们洞察并指出,如果及时采取行动,德国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恢复平衡。

各种名称的社团,其基本理念虽合情合理,但在当前混乱的公共生活中却无济于事,它们试图建立秩序。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它们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脱节。所有这些社团都只顾着为自身阶层攫取微薄的利益;它们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原则,只是轮流效忠于各个政党。它们对现有体制俯首帖耳,对所谓的最高权威卑躬屈膝。

德国为此支付了数不清的款项,用于支付给无数的组织者、负责人和幕后操纵者,但他们却没有做出任何有益的贡献。通货膨胀 一种罪恶的措施 掠夺了所有阶层,包括节俭的人、协会成员和工匠的积蓄。
一些新税项,直接来自政府拨款,摧毁了多年努力的希望。无数次会议、讨论和向政府请愿所取得的优势,通常会被生活成本上涨、物价上涨或下跌所抵消。

混乱与疯狂!农民在这种迫害下如何生存?物价飞涨,工人如何购买生活必需品?生活成本指数持续上涨,提高官员和雇员的工资又有何用?他们轻信地向国家寻求帮助,而正是这个国家造成了所有的贫困和压迫,它不是“国父”,而是金钱专制的暴君和收税者。

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转向老牌政党,声称他们不在乎政治,并且仍然属于这些政党。
不隶属于任何政党,同时任由令人厌恶的政党内争吵继续下去。
国家社会主义摆在它面前的伟大任务是决心恢复秩序,消除混乱,使偏离旧秩序的世界重新恢复秩序,并以最高的柏拉图式意义捍卫这种秩序。

在此必须指出,我们所认为的“秩序”既非警察国家表面上的秩序,也非习俗奉为圭臬、法律允许的金融掠夺,更非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有组织的背叛国家行为的阴谋,无论它们“运作”得多么“有效”。即使是一伙强盗也有“秩序”,监狱也有其“规章”。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痛苦、束缚、压迫和虚伪,呈现出一幅人人自危、互相敌对的混乱图景。

政府与人民对抗,政党与政党对抗,同时缔结最不自然的联盟,雇主与雇员对抗,商人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抗,地主与佃农对抗,工人与农民对抗,官员与公众对抗,工人与……对抗

“资产阶级”,教会与国家对抗,每个人都盲目地攻击各自的对手,满脑子只有自己的私利、晋升和财富。没有人会想到别人也有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人会想到追求自身利益的代价是别人的。没有人会关心邻居的福祉,也没有人会考虑自己对社会应尽的更高责任。人们疯狂地追逐个人利益。为了向上爬,可以推搡邻居;为了得到好处,可以践踏他人的身体 何必在意呢?这就是现代商业。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正处于一场巨大的世界变革之中,那些单纯的灵魂,那些漂泊的灵魂,看不到摆脱混乱的出路,自然会寻求慰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要么自杀,要么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加入追逐金牛犊的竞赛,盲目地冲进漩涡。“趁现在还能享受就尽情享受吧　我们之后便是洪水。”

只有当整个社会的知识基础动摇或谬误时,才有可能发生并解释如此严重的打击　事实上,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我们公共生活的领导人都崇拜同一个神

个人主义。个人利益是唯一的驱动力　为自己狭隘的阶层谋取利益。

稍后,本系列还将推出另一篇文章,专门探讨……
对社会建构的社会学研究。

在此,我仅尝试简要地比较一下当今国家和政治经济的内在缺陷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之间的差异。当今的理论是:社会是个人的总和　国家充其量只是个人或社团的便捷集合体。

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构建理论比作一堆石头。它唯一真实存在的部分是构成它的每一块石头。它的形状是偶然的;石头在上还是在下都无关紧要。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堆石头,不多也不少。

石头。

以此类推,符合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学说和国家哲学的国家,就好比一座房子。机械地讲,房子也是由许多单独的砖块　沙子、水泥、横梁、窗户、门、地板等等　构成的。但任何人都能看出,房子,或者说房间,是一个更高的整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完整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砖块堆砌而成。任何人都能理解,房子不是把许多零散的部件堆在一起形成的,而是按照精心设计的计划将这些部件组装起来的。

国家亦是如此。唯有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将混乱有机地梳理成秩序,使其得以成形;唯有将纷繁的组成部分凝聚成一个理性的整体,真正的国家才能出现。唯有如此,各个组成部分才能呈现出目标明确、目标明确的形态。维也纳大学前校长奥特玛·施潘在其著作《真正的国家》及其《社会学》中,对当今个人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基础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并将其与建立在科学原则之上的普遍秩序的理想国家进行了对比。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创造了这句话,这句话人人都能理解:

集体高于个人。

只有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为公共利益服务,个人才能觉醒,达到更高的生活境界,各尽其责。唯有如此,每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情怀和真正的生活,赢得安全感,并认识到只有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才能从当今的掠夺体制中建立一个有机的、民族的政府,造福于整个社会及其每一个成员。

如今,个人成了争夺主导权的各种势力的无助受害者;他所属的群体也无力帮助他。人们并未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谁　是那些游手好闲的投机者和剥削者。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发出了猛烈的抨击,尽管中央政府发表了冠冕堂皇的声明,尽管商界抱怨资本主义的重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税收和利息,没有人意识到世界的敌人,笼罩世界的金融,以及它的代表,犹太巨贾。

所有阶层都感受到了利息的鞭挞;税吏压榨着每一个阶层　但谁又敢对抗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力量?资本的特性在于,它与世间其他地方的经验截然相反,仿佛无需付出任何努力或劳动,就能凭借利息和股息在自身之外增长,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强大。谎言的邪恶原则战胜了创造性劳动的尊严。

打破利益的奴役,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

我知道,这项构成其他一切诉求基础的诉求,即使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未能充分理解其深远意义。例如,我们党内很少有人敢于直面这个基本问题,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党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对资本和证券交易所”。但是,究竟什么是“利益的奴役”,它如何影响国家和个人的生活,“金融”是如何奴役人民的,以及必须采取哪些正确且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打破这种奴役,打破这种奴役又将给全体人民带来怎样的结果　这些,只有极少数人真正理解清楚,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阐述。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巨著《我的奋斗》(第一卷,第224-225页)中,他指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下:“1919年6月,当我聆听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关于打破利息奴役的第一次演讲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对德意志民族未来极其重要的理论真理。与国际资本和金融作斗争已成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斗争纲领的重点。”　…

所有严肃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都持有这种信念,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且意义远不止于此。

反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整个运动精神的根基。
每个国家社会主义者都是反犹主义者,但每个反犹主义者未必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反犹主义是负面的;反犹主义者虽然认识到犹太人是国家瘟疫的携带者,但这种认识通常会转化为对犹太人个体以及犹太人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的仇恨。在最好的情况下,反犹主义会助长将犹太人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和经济生活。反犹主义者根本不会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

即使犹太人被驱逐之后,如果当今犹太人的统治原则　个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　以及犹太人的银行和信贷体系仍然存在,那么仍然会有足够多的私生子犹太人,甚至是混血的“普通德国人”,像今天的犹太人一样随时准备扮演犹太人的角色,对自己的种族感到愤怒,我们或许会看到许多“反犹分子”坐在犹太人曾经坐过的地方。

如今,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主要诉求　打破利益集团的奴役　本质上是建设性的。它的影响更加深远,其后果也更加广泛。

我在《我们纲领的核心》(《国家社会年鉴》,1927年)一文中指出,这一诉求使我们在所有其他政党和社团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在我们提出的其他所有诉求中,我们都能在左右两派政党中找到类似或平行的愿望。唯独我们党无法提出与我们这一诉求相对应的诉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的左派,还是口口声声谈论祖国的右派,都无力开启世界新纪元,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动派都无法改变我们经济的本质,只会像俄国共产党那样进行破坏。他们没有建设的能力。

就像俄罗斯的共产党人一样。

我们所说的“利益奴役”是什么意思?

世界犹太人金融体系对人民的货币统治下的状况。

土地所有者深受这种束缚,不得不借贷来资助他的农业生产 贷款利率如此之高,几乎吞噬了他的劳动成果 或者被迫背负债务,像拖着沉重的铅块一样拖着抵押贷款。

工人也是如此,他们在商店和工厂里生产,却只能拿到微薄的报酬,而股东却领取着他没有劳动所得的股息和奖金。

中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的劳动成果几乎全部用来偿还银行透支的利息。

因此,所有必须靠脑力或体力劳动谋生的人都是如此,而相对较少的人,无需劳动或付出任何努力,就能从股息、投机和银行股票中攫取巨额利润。我们指的并非那些节俭的储户和小资本家

虽然他们的奖金也来自一个不公平的制度,但他们一生中很多时候都以税收的形式被扣除了微薄的收益,所以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他们年老时偿还他们被扣除的部分收入。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谈谈。

那些辛辛苦苦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并最终将其发展成公司的实业家也是如此。他不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必须满足贪婪的董事会和股东的要求 否则就会被挤出局。

所有通过贷款弥补赤字的国家都是如此。

这种奴役对任何一个将国内主权、财政、铁路、税收和海关的控制权拱手让给金钱势力、银行家的国家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就像德国接受《道威斯法》所做的那样。

如果创意劳动者首先想到的是金钱,那么他们也同样会受到这种束缚。

金钱,这个“商业的仆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主人,变成了残酷的劳动暴君。

利益的奴役才是资本与劳动、鲜血与金钱、创造性劳动与剥削等对立关系的真正体现。

打破这种奴役对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来说意义重大,它关乎我们国家能否摆脱耻辱和奴役,事实上,它关乎我们能否在全世界恢复幸福、繁荣和文明。

“它是一切运转的枢纽;它远非仅仅是金融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它的原则和后果深刻影响着政治和经济生活,但它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影响着每一个人,并要求每个人做出抉择: 为国家服务还是追求无限制的私人财富。它意味着社会问题的解决。”

所有“世界性问题”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词像火焰一样从混沌中升起;与此同时,无数的先知和书籍也无法穷尽由这个词产生的所有问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广泛的基本原则,我们目前不能再说更多了。我已经在我的小册子中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Das Manifest zur 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 慕尼黑,1926 年(现已绝版);Der Staatsbankrott,Die Rettung Jos. C. Huber,Diessen,1919; Der kommende Steuerstreik Diessen,1921;和 Der Deutsche Staat auf nationer und sozialer Grundlage Frz。 Eher Nachf.,慕尼黑(全部可通过我们党在慕尼黑的图书馆获取,Thierschstr. 11)。

要掌握这个问题的细节,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过去 50 年的实用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思想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所有在资本主义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人都需要彻底改变观念才能摆脱它。

关于这个主题的小册子即将出版,它将向我们的成员解释即将到来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除了上述我们方案中两个相当新颖的基本原则之外,我们
必须提及与国家总体政策相关的其他一些事项。

我们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简述如下:德意志帝国是德国人的家园。

这是我们整个外交政策的伟大原则,包括德国的政治解放、我们种族政策的所有要求以及国家成员资格的条件。

我们的经济原则是:国民经济的职责是提供必需品。
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生命,而不是为资本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

这一经济政策原则体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基本态度,以及对各种形式的商业(从非常小到非常大 辛迪加、托拉斯)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对重大道德问题的关注。如果“国家经济”不想沦为对国家的剥削,不想仅仅为了盈利而运作,那么这些道德问题就必须在商业中成为一股鲜活的力量!

我们的财务原则如下:

金融应当服务于国家利益;金融巨头不得组成……
国中之国。

这一原则涉及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关乎打破利息奴役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 金融国有化、信贷体系控制和银行体系管控。

从我们项目的角度来看,每一项任务都至关重要。它们涉及所有税法,最终目标是 而且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建立一个不征税的国家的目标。

我们对待社会问题的原则如下:

公共福祉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我们的这一原则与当今的实践截然相反,当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都试图在社会政策中为自身特定群体谋取利益,而不顾公众利益。我们希望让所有人都能有房可住,都能谋生,并建立一套完善的老年人照护体系。

关于教育和道德进步,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不变的原则:所有相关工作都必须从德国民族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通过命令或武力,让本民族的道德和智慧力量开启新的文艺复兴,开创艺术的新古典时代。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损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德国的艺术和知识生活受到了犹太独裁政权的摧残,尤其是通过毒害新闻媒体。

除了公共生活的这一重要领域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改进需要考虑。

显然,我们的法律体系必须进行修改,以适应各种新的机构;必须消除通过民主投票选举议会的丑闻;而且,在独裁统治的过渡时期之后,我们必须决定国家的外部可见形式和联邦国家的内部职能。

然而,从这份简要概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广阔层面。
当真正面对我们项目的核心基本原则时。

对我们来说,成为君主制国家还是共和国,成为 5 个州还是 25 个州的联邦,都无关紧要 事实上,只要它们都是德意志各州,在面对外国人时,它们都联合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只要德意志各州的公民在国内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这些都无关紧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课程要求详情

正如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Gottfried Feder) 在《德国国家报》(Der deutsche Staat) 中所阐述的那样。

为了便于招募新成员,请使用以下形式的《计划》。细则按重要标题排列,与前一章阐述的原则相对应。

纳粹党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我们的目标是 德国在德国精神的指引下重获自由。

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

1. 政治原则:德意志帝国是德国人的家园。

a. 在外交政策方面:

- 建立一个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囊括所有德意志人种。
- 积极维护德国在海外的利益。

b. 在种族政策方面:

- 建立一个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囊括所有德意志人种。
- 积极维护德国在海外的利益。

c. 在内部政策方面:

- 只有认同德国精神和命运的德国人才有资格享有德国公民的权利。
- 非德国公民只能以客人的身份居住在德国,并受外国法律管辖。

德国公民的权利优先于外国公民的权利。

2. 我们的经济原则:国家的职责是提供生活必需品和
并非为了确保资本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

a. 国家社会主义承认私有财产原则,并通过以下方式保护私有财产:
法律。

b. 然而,为了国家福祉,必须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

c. 所有德国人组成一个共同体,以促进公共福利和
文化。

d. 在每个德国人有劳动义务的范围内,在尊重私有财产神圣性的前提下,每个德国人都可以自由地赚取和处置他的劳动成果。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e. 应鼓励各种规模的企业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农业)健康发展。

f. 所有迄今为止以公司形式存在的现有企业应
国有化。

g. 以牺牲和损害为代价的高利贷、牟取暴利和个人敛财
该国任何成员都应处以死刑。

h. 引入一年为国家服务的义务,每一位公民均须履行此义务。
德语。

3. 我们的金融原则:金融应当服务于国家;金融巨头不应在国家内部建立另一个国家。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利息的束缚。

a. 使国家（从而也使国家)摆脱对放贷取息的大金融机构的债务。

b. 将帝国银行和发行机构国有化。c. 为所有重大公共项目（水利、铁路等)提供资

金,不通过贷款,而是通过发行不计息的国家债券或不使用现款的方式。

d. 在有保障的基础上引入固定货币标准。

e. 建立国家商业发展银行（货币改革）,用于发放无息贷款。

f. 从社会经济原则出发,对税收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减轻消费者的间接税负担,减轻生产者的沉重税负（财政
改革和减税）。

4.我们的社会政治原则:公共福利是最高法则。

a. 通过年金制度国有化,大规模发展老年保险。德国的每一位公民,在达到一定年龄时,或如果永久丧失劳动能
力,则在达到该年龄之前,都应获得足够的养老金以维持生活。

b. 所有从事生产性企业的员工均按效率和年龄参与利润分配。同时,从国家层面而言,他们也将共同承担完成任
务的责任。

c. 没收战争和革命期间所有非诚实劳动所得的利润,以及放高利贷者和贪污者的财产,用于社会用途。

d. 通过第 20 条建议的手段（建立新的国家银行）,在帝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新建设,以缓解住房短缺问题。

5. 我们的文化目标是,在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健康的国家基础上,所有科学和艺术都能蓬勃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

a. 在伟大的……之后,训练年轻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自由的思想。
德国文化传统。

b. 信仰和良心的完全自由。

c. 对基督教教派的特殊保护。

d. 劝阻那些与德国道德本能相悖,且包含对国家和民族有害内容的教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e. 阻止报刊、文学、舞台、艺术和电影院中一切邪恶的影响。

f. 德国中学教学自由;裁决的形成
一群志向高远的人。

6. 军事事务。

a. 通过允许每个自由的德国人服役和承担责任来提高国家的效率
武器。

b. 废除有薪军队。

c. 建立一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官指挥的国民军队,用于保卫国家。

7. 其他建议。

a. 新闻改革。取缔所有有损国家利益的刊物。对所有不实和故意捏造的情报追究严格责任。

b. 修改选举法,以消除选举竞争中令人沮丧的方法,以及当选者的豁免权。

c. 为各行业和专业设立专门的商会。

d. 土地法方面的司法改革　承认土地所有权作为一项原则;不得以土地作抵押向私人借款;国家拥有优先购买权,尤其是在外国人或犹太人的情况下;如果所有者管理不善,国家有权管理地产。

民法　大大加强了对个人荣誉和健康的保护,这与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单方面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截然不同。

e. 州法律改革。

最适合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国家形式是主权集中于中央个人权力之下。至于这一中央个人权力是由民选君主还是总统行使,则需由国家日后决定。

帝国的联邦性质。

德国是由许多因种族和历史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组成的民族,其宪法决定了每个邦在内政方面都必须享有极大的独立性。

代表德国在海外行使权力,以及提供护照、海关服务,还有为陆军和海军提供服务,是帝国的职责。

实施这项国家计划主要面临三个障碍。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议会制度和资本家巨头。

1. 我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运动针对的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破坏性学说　分裂国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使商业不可能存在的废除私有财产学说　以及整个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我们反对议会的运动,是针对所谓人民代表缺乏责任感的问题,他们享有豁免权,实际上永远不会被传唤来对他们的决定结果负责;也是针对该制度产生的所有弊端（道德败坏、裙带关系、贪污腐败）,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最终的弊端 一个依赖于这种议会的政府。

3. 我们反对金钱的运动,其重要性高于其他两项运动,是针对金钱的全球影响力,即大型贷款机构对我们国家的持续剥削。

这也是一场与扼杀灵魂的物质主义贪婪和掠夺精神及其在我们公共、商业和文化生活中所有破坏性伴随物进行的巨大斗争。

主要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这两种世界观分别由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结构所代表 创造和持续创造的精神,以及躁动不安、贪婪无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根深蒂固,在精神体验上超越世间万物,主要由雅利安人所代表;而贪婪的精神则无根可扎,只追求物质利益和商业利益,主要由犹太人所代表。

国家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一样,都把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精神视为罪恶的根源;然而,它也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斗争绝不能仅仅止步于摧毁犹太精神;因此,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纲领远远超越了反犹主义的摧毁欲望,因为它描绘了一幅积极的建设性图景,展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和成就国家建成后应有的面貌。

一旦这一崇高目标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党将自动解散;因为届时国家社会主义将成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全部生活。纳粹党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民族中对未来充满信心、笃定无疑的那部分人,他们聚集在强大而坚定的领导人周围,致力于将德国从海外的耻辱和无能、国内的士气低落中拯救出来,使德国再次在国际上强大而受人尊敬,并在国内实现道德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德意志帝国是德国人民的家园。”

当我们审视当今的悲惨现状时,这条国家政策原则中的每一个字都如同鞭笞一般刺痛人心。

“德意志帝国” 如今哪里还有德意志帝国?德国还能自称为独立国家吗?不能!即使是最自满的国家法专家也无法将像现在的德国这样的国家描述为完全享有其所有主权权利的国家。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五项权利是:对其领土的主权、对其军队的主权、对其自身的主权。财务、内部管理和沟通,以及最后的司法。

你只需这样向任何一个外行人解释一下,无需进一步解释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下的权利,并将其与德国今天的处境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出,不可能再坚持认为存在一个主权的“德意志帝国”。

我们对领土的控制形同虚设,因为法国随时可以不经允许、不经抵抗地占领德国的土地。捷克人、波兰人、丹麦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可以肆无忌惮地深入德国领土而不必担心遭到阻挠。“该死的旧制度”对哪怕最轻微的越界行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在当时，任何军事行动一旦侵入德国领土，就意味着“战争状态”。

为了捍卫领土主权，一个国家需要一支能够抵御任何对其领土的侵略，从而保护其国民的生命和幸福的武装力量。一个自由国家不能允许外国势力审查其行动，也不能允许其有权决定其军队的兵力、装备、武器和驻军；如果允许，它就绝非“主权国家”；它无法掌控自己的力量；它已经放弃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德国正是通过向敌方的裁军和管制委员会屈服而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德国在停战协定的条件下已经遭受了这种屈辱，并失去了国际权利。

然而，她或许还能保留一部分内部控制权；但一旦军事控制被摧毁，金融巨头们就抓住机会，对德国劳动力进行了无限制的剥削。

首先，革命的泥沼席卷了德国；随后，放高利贷者和投机者、社会民主党的叛徒、混乱之子、逃兵、囚犯与民主党和中间派分享了权力，而所有金融家 犹太人 则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不久，所谓民族党的共济会成员，特别是施特雷泽曼兄弟，也被拉拢进来。最终的打击即将到来。专家们凭借他们的《道威斯法》剥夺了德国的财政控制权，并将这些权力出卖给了少数犹太人、德国和外国的金融巨头。国会放弃了铁路，也放弃了对交通运输的控制权，并将大部分税收和海关的控制权移交给了赔款专员。

司法控制几乎荡然无存。被占领地区实行外国军事法律；德国其他地区则受特殊法规管辖，例如共和国防御法；权利得不到保障，所谓的“征用法”导致有组织的公共掠夺，迫使法院宣布错误即正确。

德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奴隶殖民地。德国人遭受压迫、被投入监狱、被剥夺言论自由 仅仅因为他们仍然是“德国人”，并且渴望结束他们的奴役。

是的，我们想要德国重获自由，即将到来的德意志帝国将成为德国人的家园 它不仅仅是维持秩序的机器，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权威”、“政府”，不仅仅是少数统治家族的闲职，而是一个家，一个充满魅力的词 对家乡的爱，可爱、阳光灿烂、令人心生眷恋的地方。故土的芬芳扑鼻而来，漂泊者感受到脚下故土的温暖，心中充满喜悦；他与故土血脉相连。

家的感觉就是安全感，而对家的爱，正是从这种安全感中绽放出来的。国家和民族的最高目标莫过于此。

它比谨慎的社会政策、失业保险、住房计划更重要，尽管拥有自己的住房确实是热爱家庭的最强动力之一。

家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人们为之服务，无论是出于热情还是其他原因。
被迫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机构，不仅仅是维护自身利益，不仅仅是牲畜的棚舍，也不仅仅是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所有这些公共目标都必须服务于“家”的概念。正如家的概念对孩子们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一个合适的家庭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有组织的家庭,就像自己的房间一样,与酒店房间或监狱牢房的感觉截然不同;家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柔而又强大的东西,它超越了为某种目的而结社的想法,而后者正是自由主义 议会民主制 的社会国家观念。

国家政策

原则:德意志帝国应该是德国人的家园 而不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共产党人)、没有名为德国的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克里斯皮恩人)的家园,也不是所有在德国土地上长期或短期停留的外国人的家园。

我们强烈反对魏玛宪法,该宪法只提到“德国国民”,却忽略了“德国人”在民族或种族意义上的概念。

(a)外交政策。

1. 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囊括德意志民族的所有分支。

所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无论生活在法国、丹麦、波兰、捷克还是意大利的统治之下,都将团结在一个德意志帝国之中。我们所要求的,不多不少,与我们对敌人的要求并无二致 那就是德意志人有权决定自己属于哪个祖国,属于哪个德意志国家。

我们要求对苏台德地区、阿尔萨斯-洛林、波兰、奥地利的同盟殖民地以及原奥地利各继承邦国的所有德意志人拥有主权。然而,这一要求明确排除任何帝国主义倾向;这只是一个简单而自然的诉求,是任何强大的民族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自然要求。

2. 在海外有力地维护德国利益是另一个必要且必然的必然结果。

a点。

通常情况下,最优秀、最勤奋、最有冒险精神的人 工程师、探险家、教授、商人、医生 会前往异国他乡,将德国文化带到那里。他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绝不能与他们失散。身处异乡,他们有权期待来自祖国的保护。他们不应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者,而应成为日耳曼思想在世界上的自觉先锋;他们不是“人道主义使徒”,而是北欧思想的承载者。

代表德国出使海外的人员不应沾染外国思想,而应坚守其卓越的德国民族特性。我们的外交部必须彻底整顿。我们必须摒弃埃尔茨贝格和施特雷泽曼那种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态度,如此一来,德国利益的有力维护必将得到尊重,德国人民的愿望也将得到重视,而非轻蔑。

(b)种族政策。

3. 将犹太人和所有非德国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中所有重要的职位之外。

对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要求是如此自然,无需进一步解释;但是,对于那些不理解我们种族理论原则的人来说,不可能用简短的语言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任何将犹太人视为“犹太教国家的公民”,而非视为一个异质的、隔离的、寄生性的民族的人,都无法理解这一要求的必要性。如果有人说或认为一棵偶然长在草莓植株中间的卷心菜是草莓植株,并且能从中结出美味的草莓,那么他的错误就如同认为一只误入羊群的小狮子就变成了一只羊一样。德国人不适合在中国或印度担任政府官员,我们也不希望让中国人或霍屯督人担任德国的财政官员或市长。

然而,让恩维尔·帕夏或蒋介石这样的人统治德国,总比让一个犹太人肆意妄为、破坏种族特性要好。

可以肯定的是,革命削弱了国家秩序的束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犹太银行家以及近期从东方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都通过使德国陷入贫困而中饱私囊。我们都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北欧体制的瓦解一直都在发生。“对于这个狡猾的民族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 只要秩序维持下去,他们就毫无希望。”(歌德在普伦德斯维伦集市上如是说)

因此,我们要求:

4. 必须停止东方犹太人和其他寄生性外来者的移民,并且
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及犹太人应被驱逐出境。

在德国大通货膨胀时期,来自加利西亚和波兰的犹太人像害虫一样涌入德国城镇。尽管住房极度匮乏,他们很快就住进了舒适的房子,而德国人却只能挤在破洞里。他们开始了肮脏的生意,大量收购各种东西 珍珠、波斯地毯、钻石、黄金、白银、铂金、战争贷款、千马克纸币、铜、铅、书籍、剧院、粮食(蒸发器公司)。他们迅速变得富甲一方,并在“普通德国人”眼中也拥有了德国人的地位。

在处理此事上,妥协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选出种族信念坚定不移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切实执行反犹政策来恢复种族的健康,并且我们的国家必须按照北欧理念“北上”。

这个问题或许不属于纳粹党的“临时纲领”范畴;但我们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德国民族被“驯化”之前,对它很难有所作为。

但我们现在可以断言,可怕的种族衰落之所以 至少在理论上 得到遏制,仅仅是因为种族问题引起了普遍的极大兴趣,以及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然而,只有扎实而持续的努力才能使我们取得真正的进步。

(c)关于国家公民身份,我们要求:

5. 只有那些信仰德国文化和共同命运的德国人才会……
所有德国人均享有国家公民的权利。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即使在这里也必须划定界限。那些虽生于德国,却蓄意做出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并接受和服从外国命令 即不接受共同命运 的人,或许不应被赋予公民权;我们不得不剥夺许多人享有这些权利的崇高荣誉。

6. 非德意志人只能以客人的身份居住在德意志州,并且应被视为
受外国法律管辖。

这是一项必要的原则,旨在彻底终结对外国人的无休止的谄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热情欢迎外国公民,只要他们举止得体,我们就不应该善待他们;但是

7. 德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优先于外国臣民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的其他要求无需详细列入纲领。例如,影响外国人的法律的具体形式,以及排斥犹太人的方法,稍后再谈。我们不能指望一份原则纲领就成为一份行动纲领,提供如何确保统治地位等战术细节。我完全反对将我们的纲领僵化,因为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我们绝不背离的原则,而不是效仿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拉票手段。

经济政策

国家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不是……
为资本争取尽可能高的利润。

对于头脑简单、思维朴实的人来说,或许会觉得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作原则来宣扬是多余的。对于生产者、农民、工匠、制造商来说,他们所生产的东西要么被自己使用,要么被他人消费,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 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作为商品出售。

在他看来,不涉及生产或消费的生意就是
荒谬的,不可能的,违背常理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在招募工作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们的同胞们肯定会说:“当然,你们对劳动和经济的意义和目标的思考是完全正确的,但不幸的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根本无法满足这种自然的需求。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存在着一些可怕的缺陷,这些缺陷与所有国家政治经济学的显而易见的职责完全背道而驰。”

那么,那些放高利贷者和牟取暴利者呢?这些四处掠夺的掠夺者会考虑提供生活必需品吗?不会!他们会创造价值吗?他们会生产任何东西吗?不会!从经济意义上讲,他们是强盗和叛徒,仅仅为自己聚敛财富。

银行呢?它们流通货币,提供“信贷”。没错;但邮局也做这些,而且更便宜、更快捷、更好;银行又把信贷借给谁呢? 借给……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银行会把钱借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劳动群众,或者用来建造房屋,满足他们迫切的住房需求吗?不会!银行会把钱借给农民,或者借给那些经营企业、生产和分销经济必需品的人吗?不会免费提供,只有在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而且担保金额还要高于偿还贷款的自然义务;此外,银行还会收取利息。银行会在乎生产者的顾客是否能得到优质、廉价、及时的服务,或者经济必需品是否能得到快速、廉价且周到的供应吗?不会!银行唯一的想法就是从利息、佣金,或者其他任何银行用来获取资金的手段中牟利。银行生产什么?什么也没有!它们赚了什么?巨额利润。

因此,放贷者、奸商、银行家、金融家,他们提供的并非必需品,而是从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攫取巨额利润 事实上,他们压迫并剥削着当今反社会的经济体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贷款利息的安全,也就是说,迫使工人将部分收入拱手让给“城市”。工厂主,或者如工人们所称的“剥削者”和“吸血鬼”,又是如何做的呢?他通过支付尽可能低的工资、使用劣质材料、大规模生产、均价化以及高零售价,竭力为自己谋取最大利润。

他丝毫不顾及员工的贫困;他也不关心自己的货物是否很快就被当作垃圾扔掉 对他来说,这反而更好,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和利润。那些愚蠢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蜂拥而至,追逐廉价的垃圾,只要它们摆放得吸引人就行。

对他来说,资本回报是第一位的,生活必需品则排在次要位置。

但他确实做了些事。他提供了工作机会。

真正的工厂主则截然不同,他深知自己作为经济领袖的崇高使命。他必须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 至少在经济层面上是如此。
他的任务是发现人们真正的经济需求 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位发明家,那么他就会亲自进行这项开拓性的工作。他必须尽可能降低成本,并合理利用资源,尽可能压低价格以便将产品投放市场;他必须保持产品质量和产量,给予员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能够自由购买商品;他必须不断思考如何改进和更新工厂及贸易方法。如果他将所有这些放在首位,他就是在以最高尚的方式“提供生活必需品”,利润自然会随之而来,而无需他将其作为首要目标。这类制造商中最优秀、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亨利·福特。在我们自己的重工业领域,还有其他一些名字同样杰出

克虏伯、科多夫、阿贝、曼内斯曼、西门子等等。

如果这类企业的经营者不是由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关心员工利益的人亲自管理,而是交给冷漠的有限公司,那么这类企业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只要企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主要股东,并且能够保持产品的高标准,一切或许都能顺利进行;但一旦转型发生,资本家股东的利益就会凌驾于一切之上。原先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如今只能依靠代表股东的董事会来改进经营方式和工作条件 而股东们(除了像奴隶主一样)对工人的福利和工作质量漠不关心,只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从中获得的股息非常可观。专有股的引入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任何投机者都可能轻易垄断股份,在对公司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为大型工业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对证券交易所而言,股票不过是他们用来玩弄的纸片。他们对生产和劳动条件漠不关心,大多数人甚至都说不清自己依法拥有的企业的具体产品、市场营销、劳动力、工资和维护状况。(!)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所有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碰巧垄断了市场上某家工厂的股份。

现在让我们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状况,以便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本质。

如今,企业只追求资本回报。

大型零售商店采取不同的方法。他们营造“吸引力”、“虚张声势”等氛围,“平均化”、“奢侈品”,并激发人们对非必需品的渴望,如上文第 1 点所示。

宏伟的宫殿,以各种精湛的工艺建造而成,诱使人们购买看似便宜实则大多无用的商品,并通过提供便捷的支付方式,引诱顾客挥霍无度,沉迷于纯粹的奢侈品。商店里设有洗手间,方便人们长时间逗留,这些商店也因此沦为奢侈的温床,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会得到任何赠品。真正富裕的人不会在大型商店购物;他们明白穷人所不明白的道理 贪便宜,最终会付出高价。那些在宫殿里购物的人们难道以为这些宫殿不是用他们省吃俭用攒下的零钱建造的吗?难道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自动扶梯、电梯、洗手间以及如梦似幻的灯光支付费用吗?

还要认识到,大型商店对小商贩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它们残酷剥削家庭劳动力和员工,而且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劣质品。即使是质量较好的商品,价格也通常比正规专卖店更高,这正是我们反对大型商店的理由。我们认为,大型商店是资本主义理念的一种特殊实践,它们不提供生活必需品,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创造巨额利润。

鉴于这种关于生活必需品供给的主要观念(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与共产主义经济方案毫无关系),这个问题在我们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中占据了首要地位。

8. 国家社会主义承认私有财产所有权是一项原则,并以法律保护它 前提是财产的取得和使用符合道德规范。我们在此无法详述,但任何正确理解“劳动”一词的人都会很快明白,“劳动”的产物必须归劳动者所有。生产者无法理解为何他的劳动或其价值应该归于一个模糊的“共同体”,也不会轻易承认他的劳动成果应该归于个人,即资本家。因此,对“劳动”含义的正确理解自然而然地会导向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承认。

最后还有一个话题 家的概念。家只有在真正属于一个人,并且由他自己的家来庇护他的家人时,才算得上是现实。一个人从自家花园里种出的水果蔬菜,比在拥挤的餐馆里吃到的饭菜要美味得多。任何不了解对拥有之物的渴望和拥有之乐的人,都无法理解承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这样的人没有根,这很令人费解。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掠夺型的人总是嫉妒,总是渴望占有新的事物,而北欧人,脚踏实地的土地之人,思想却极其谦逊。他想要的不过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能获得的。一个工人不想要一座他永远无法挣到的豪华别墅;他想要的是一栋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屋,而不是租来的房子,因为租房的租金最终会是建房成本的三四倍。但是犹太人,资本家 他不想被任何土地束缚;他的理想是一个装满债券、抵押契约和期票的大保险箱。他的财富目标不是房产,而是他人抵押的财产。他不工作,却不肯罢休,直到积累起成捆的债券,从而能够支配所有借钱给他的人。我们纲领的下一个要求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9. 国家福祉要求对财富积累加以限制。
掌握在个人手中。

财富本身并无害处;相反,妥善管理的财富能造福所有与之相关的人。然而,正是资本主义的贷款制度将财富从福祉变成了祸患;这无异于掠夺。大量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和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与富人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无数小业主因债务而被强制征收,而那些不知祖国为何物的金融家们,坐在他们现代的“强盗贵族”城堡 银行里,权力却愈发险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国家将采取以下措施:

10. 所有德国人应组成一个工作共同体,以促进……
共同福祉与文化。

这种工作共同体的理念意味着对普世主义社会观念的经济颠覆。所有工作和生产都必须纳入服务于社群这一更高理念的范畴。这绝非反对个人努力和勤奋,而是意味着个人进步不应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以下观点阐述了这一要求。

11. 在每个德国人普遍承担的劳动义务框架内,并承认私有制原则,每个德国人都有权选择任何方式谋生,并有权处置其劳动成果。

上述内容明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方案以及高额金融收入。国家应当包含尽可能多的、以服务社会理念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个体。 当然,小规模经营矿山、高炉、轧钢厂、造船厂是不现实的,但十万个自由独立的制鞋匠总比五家巨型制鞋厂要好得多。

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大庄园,如果由小型自由农户管理,其生产效率会更高。小型自由农户如果靠近城镇和乡村,则发展最为理想。接下来,我们需要指出:

12. 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企业,包括农业,健康地组合在一起。
应予以维护。

13. 大型企业(辛迪加、托拉斯)应被国有化。这一要求与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总体斗争是一致的。 任何特定生产部门的辛迪加和托拉斯的首要目标都是与其他类似企业联合起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了操纵价格,他们根本不愿以低价销售优质商品。这类“垄断集团”尤其青睐那些发展良好的新兴企业。同行业的新兴企业会被他们收购并排挤出局,通常需要支付高额补偿金。他们通过垄断来调节供应,从而能够根据表面上真实的“供求关系”来调控价格。这正是股东们所关心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价格因竞争而保持低位。新理念和新发明会受到敌视,如果它们的采用会危及老牌企业的盈利能力,他们宁愿将其扼杀。这类企业由一个庞大的中央办公室以巨型托拉斯的形式运作,显然“已具备社会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个体竞争所能提供的服务。它们从一开始就处于瘫痪状态,仅仅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贪婪。

14. 放高利贷者、牟取暴利者,以及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而肆意敛财者,应处以死刑。

现行法律对个人财产给予特殊保护。小偷小摸的惩罚极其严厉,而对于大规模诈骗者却束手无策,这些人利用“资本主义手段”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我们尤其指的是那些助长通货膨胀并从中牟利的人。历史上,德国的通货膨胀犯罪规模之大,是第一次导致一个勤劳的国家倾家荡产。

局势稳定后,银行的贪婪比拦路抢劫还要猖獗。死于“战争公司”之手的德国人比死于任何有组织的劫匪团伙之手的还要多。

时机成熟时,我们将更详细地处理这些问题,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解决之道。但所有人都会同意,“有组织地危害国家利益的欺诈行为”必须受到与小额盗窃或欺诈行为同等甚至更严厉的惩罚。

15. 规定每个德国人必须履行一年的劳动或服务义务。

通过劳动履行服务义务,将向公众直观地展现公民的责任感。其目的在于教育民众,向每一位德国人树立一个全社会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的榜样。它将向每一位德国人展示,严格履行为国家服务的职责所带来的福祉。

财务政策

打破利息的束缚。

我们关于这一主题的原则已在第二章中阐述得非常透彻,因此我们本文仅描述在实践中实现我们目标的合适措施。

16. 使国家,进而使民族,摆脱债务和向大金融机构支付利息的义务。

国家不得举债 因为它没有这个必要。国家与偶尔需要贷款、被迫负债的私人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国家控制着造币厂;因此,它可以印钞,而私人却做不到!它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通货膨胀时期,它对地租马克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并且在将控制权移交给所谓的帝国银行后,对所谓的帝国马克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国家完全可以更好地利用这项创造财富的权利,而无需担心通货膨胀的风险。 但前提是:

17. 帝国银行及其所有发卡银行均被国有化,并且
18. 如果所有重大公共项目(水力、铁路等)的资金不是通过贷款,而是通过发行不计息的国家债券,或者不使用现成货币来筹集。

换句话说: 肆意印钞而不创造新的价值,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我们都经历过通货膨胀。但正确的结论是,如果国家发行不计息债券的同时创造了新的价值,那么这种行为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如今,大型经济企业若不借助贷款就无法启动,这简直荒谬至极。而这正是国家合理运用其印钞权,以期产生最有益结果之处。

任何人都应该清楚,例如,一座大型水力发电厂很可能以以下这种普通的方式建造:

政府向立法委员会提交一项法案,旨在开发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地的水力资源,并满足所有经济要求。地方议会或其他机构决定建设方案,授权财政部长或国家银行发行一系列钞票,这些钞票经过特殊标记,表明其完全涵盖了拟建的新工程。这些钞票由国家或帝国的联合信用担保。任何人不得以通货膨胀为由提出异议。工程建设在代表国家的委员会授予的额外信用下进行,这些钞票与其他货币一样成为法定货币。

工程竣工后,用这笔钱购买硝酸盐或电力,并向客户提供服务。几年后,这些设备即可被召回销毁。结果:国家建立了一项新的设施,为其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新收入来源,国家也因此更加富裕。

为了证明现行制度的愚蠢,让我们将上述内容与以下内容进行比较。
现在开始。

一笔贷款被借走了。少数资本家做了整个国家 即便议会投票赞成 也做不到的事:他们允许国家向他们借钱。国家没有利用其直接权力造福国家,反而承诺为完成某些工作所需的资金支付永久利息,这无疑是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负担。而且,最昂贵的是,国家还发行债券,从而创造了“新的购买力”。在资产负债表上,无论是用新纸币还是新债券来代表这些新增工作,都没有任何区别。

但社区却因此遭受损害,因为这些债券意味着新工程被抵押给了资本,而资本自然会确保自身安全,决定价格,并攫取利润。因此,真正从国家水力开发中获利的是金融家;他们对偿还债务漠不关心;他们乐于拥有这种垄断地位,就像拥有永久的奶牛一样。民众被迫承受这一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电力或硝酸盐付出高昂代价,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再次被金融家的利益所利用。

我必须建议读者参阅我早期的著作,特别是《德意志国家》,该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这本小册子更为详尽的探讨。此外,该系列中的几期还专门论述了即将成立的德意志国家创造货币的新颖方法的各个方面。

19. 我们要求引入固定的货币标准。诚然,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但掠夺行为依然如故。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旦掌权,就已做好一切准备,立即结束通货膨胀的骗局,并引入新的、有保障的货币标准。

20. 建立一家新的国家发展和经济银行。

这一要求在国家社会主义图书馆第 8 号小册子中得到了详尽的解释:Die Wohnungsnot und die Sociale Bau - und Wirtschaftsbank als Retterin aus Wohnungselend, Wirtschaftskrise und Erwerbs1osene1end。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金融政策的这种要求已经深入到我们自己以外的其他政界。

1921年,我以一份完整的法案的形式向巴伐利亚政府提交了这项要求。起初,人们对这个想法表示了广泛的赞同;但一旦将“专家” 银行界人士 纳入咨询范围,政府就否决了“费德勒的乌托邦”。

1921年2月图林根州选举成功后,我党在该州议会积极推动建立这样一家银行,并发现财政部长冯·克鲁赫茨纳愿意合作;资产阶级方面也表示赞同。经州议会多数投票,政府被授权建立一家社会银行,以促进发展和经济发展。然而,在帝国银行的压力下,帝国政府却禁止执行这一民意。

与此同时,我设法在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草案,规定在不同的州设立类似的银行;然而,在道威斯年(1924 年)的短暂会期中,执政党谨慎地将其推迟到当年秋季的议会解散时。

梅克伦堡州议会曾审议一项关于设立银行的法案。由于德国民族主义财政部长的犹豫不决,以及人们预期帝国银行会设置的障碍,该决议未能生效。

发展银行的理念与上文解释的为实现重大公共目标而创造资金的计划一样简单。

应赋予一家综合性经济公司(例如经济发展银行)发行发展用资金(Baumark-Scheinen)的权利,该资金以新建房屋的价值为担保。这样一来,这些房屋的建造便可免除巨额利息负担,而如今,仅利息一项就足以阻碍房屋的大规模建设。

每个德国人都拥有自己的家园。自由的人民生活在不受束缚的土地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1. 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学原则,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使消费者摆脱间接税的负担,使生产者摆脱限制其活动的税收。

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当今政坛万灵药们最爱挂在嘴边的口号。这听起来很美好,能让他们赢得民心,并为承诺解决一切问题的政党吸引选票。

例如,当每个政党都承诺给官员加薪时,他们就称之为社会政策。

当他们承诺满足职员和工人的愿望时,或者当他们为低收入者、战争受害者、年轻教师或海外德国人提供一些帮助时,情况也是如此。

当这些政治捕鼠者吹奏他们的“社会”笛子时,所有人都追着他们跑。

首先必须明确,社会政策的本意是“公共福祉至上”,而如今人们所理解的社会政策实际上却沦为一种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漠视公共福祉的政策。各种轻率的承诺层出不穷,而做出这些承诺的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些承诺根本无法兑现。

如今德国在政治、经济和金融方面都如此无力 这首先体现在《道威斯法案》中,现在又体现在《杨格法案》中,以及所谓的“实现政策”中,该政策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生活几乎难以为继 此时谈论“社会政策”既是虚假的,也是荒谬的。如今德国人的生活如此拥挤,每个人都在踩着邻居往前挤,试图超越他人,将他人排挤在外;不同阶层之间矛盾重重。任何以牺牲一部分人利益为代价来偏袒另一部分人的承诺,都不是“为了公众利益的社会政策”,而是在煽动一个阶层对抗另一个阶层。他们非常清楚,短暂的“改善”会被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高的税收所抵消。

社会政策的含义截然不同 它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心。

那些不幸的、受剥削的工人阶级认为,他们理应获得应有的工资和待遇。
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被剥夺了 因此爆发了战争。

显而易见,我们的经济生活正遭受着严重的创伤和不公。
然而,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和“剥夺剥夺者”和“社会化”等“社会经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这违背了真正社会政策的所有真正要求,而社会政策的最高准则是全民福祉。

阶级斗争的首要原则 作为一项政策原则 是仇恨。“剥夺剥夺者”使嫉妒成为经济学原理,“社会化”意味着摧毁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物质主义和群众取代理智和效率。

2暗指哈默尔恩的吹笛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无需再多证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彻底崩溃,看看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彻底破产和1918年德国革命的惨败就知道了。

我特别要提醒读者注意,这种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伪社会主义,既不建立在常识之上,也不建立在任何“社会”理念之上,它毫无建设性,反而深陷政治思想的泥潭,其根基依然是我们一贯所知的粗鄙混乱的个人主义。它仅仅被少数人所信奉,这些人并非出于任何建设性的目的,而是出于对另一半国民的仇恨和嫉妒而联合起来。我们难道不应该对社会问题无法也永远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感到惊讶吗?他们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仇恨和对掠夺的渴望;马克思主义的“股票交易所”式叛乱不可能带来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而只会造就一片废墟。

国家社会主义再次找到了合适的词语:股市暴动。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叛国的表现。之所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是因为当一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陷入混乱时,它必然会落入金融巨头的掌控之下。

那些自诩“反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理论 也就是当今社会政策的理论 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遵循着相同的理论原则。它们无意于有机地构建社会,也无意于精心构建不同阶级在崇高的民族团结理念下紧密联系,而是纯粹出于私利,只顾自身利益,丝毫不顾及他人。

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它们源于同一思想根基。
他们与我们 他们最激烈的反对者 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对社会构建的整个理念与他们截然不同。我们的准则既非阶级斗争,也非阶级自私,而是 全民福祉。

22. 通过实行人寿年金国有化,老年保险事业取得了重大发展。德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将在达到一定年龄时获得足够的保障,如果在此年龄之前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也将获得保障。

这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造成社会紧张的并非直接对工资、薪金和收入的不满,而是不确定感,是人们对晚年的焦虑,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到街头。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焦虑驱使各行各业的人联合起来,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式的虚假社会组织,加剧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敌意。它释放了双方最卑劣的本能,最终导致彼此敌对。工人的人生真正目标在争取短暂的工资增长的斗争中逐渐消失,他们也从未意识到社会政策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为老年人提供妥善的保障。

年龄。

我们再次注意到,国家为官员阶级找到了一个良好且值得称道的解决方案,即为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保障。这正是资本主义收入理想的恰当且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即将其转化为国家真正理想的、以个人劳动和效率为基础的供给模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实现全民福祉的这一标准,将是国家社会主义最高尚、最崇高的目标。

23. 全员共享利润。

纳粹党认同这一诉求。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一项纯粹的社会主义诉求;然而,它却是资本主义送给我们的一份诱人却又腐蚀人心的礼物。

分享他人劳动所得利润属于国家社会主义最为猛烈抨击的非劳动所得范畴。然而,分享个人劳动所得利润是一项如此自然、如此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任何原则都不能与之相悖。

难点在于如何执行,即如何限制因工人的生产、技能和勤奋而获得的份额,以及如何限制因发明家、会计师、商人、管理人员的智力劳动以及与企业相关的其他因素而获得的份额。

当然,至关重要的是,那些提升产品价值的各方不应被排除在外。即使在现行制度下,资本希望从企业中获得的利润中,也有一部分可以归还给劳动者。

我们在此不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日后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保持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全面降低物价,才是满足分享国民生产总值利润需求的更好、更实际的方法。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许能够以比当今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的头脑所设想的更为全面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对利润分享的要求要么源于对利润的渴望(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要么源于嫉妒(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只有在我们设想的理想国家里,这种做法才是正当的,因为当我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资本主义授予小股东企业股份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大股东获得股息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嫉妒观念,因为这种观念贬低了个人因素,损害了公众利益。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例子。

如果鞋厂的“利润分享”工人只能获得少量股份、小额奖金或成本价的一双鞋,却要为衬衫、西装、袜子、食物和饮料支付同样高昂的价格,因为裁缝、面包师和酿酒师通过他们自己的“利润分享”来掩盖服装厂、面包厂和酿酒厂的贪婪,那么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降低物价是让国民共享国民生产利润的法宝。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仅仅因为清洁工、日工、铁路工人、邮递员、运输工人、医院工作人员　仅举几例　以及农业工人、矿工、建筑工人、其他工人等群体没有为增值做出贡献,就将他们排除在利润分享之外,这无法满足一个真正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正义感。此外,就农业而言（这里不仅要考虑耕作的细节,还要考虑从事与之相关的其他行业的数百万人）,必须指出的是,农业只有在丰收的年份才能“盈利”;在重工业领域,由于全球竞争的压力,矿山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我们能否断言,这数百万工人和雇员　他们往往从事着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直接分享利润　应该比那些或许在夜总会或土耳其浴场做洗碗工或搬运工,或在垄断市场、为全世界供应产品的光学或化工厂工作的众多阶层更不值得重视?难道为了让后者分享奢侈品生产的利润和股息,就应该让国民中的大多数人越来越不可能获得这些好处吗?

我们喜欢想象,为企业辛勤工作多年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会收到如雨般洒落的股息、奖金和丰厚的圣诞礼物。这类社会政治性质的愿望无需在本篇论述一般原则的文章中进行讨论和辩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需求非常重要,也应该能够吸引支持者。“利润”主要取决于整体商业环境以及管理层的技术能力和销售技巧;失败可能源于设计缺陷或计算错误。无论员工多么熟练,多么勤奋,他们对全年的工作成果,或者说盈亏,都几乎没有影响。

他们的效率足以让他们要求获得合理且充足的工资,但他们既没有道德理由也没有经济理由要求分享利润。他们完全有理由拒绝用自己的积蓄来弥补年度亏损;他们也完全有理由拒绝通过降低工资来弥补董事们的管理不善或挥霍无度。但是,只有在有能力且愿意分担风险和损失,或者公司确实展现出卓越的效率时,“利润分享”才是合理的。

这是利润分成机制的一个方面。

例如,德国的大型染料厂,凭借其垄断地位,为何只能继续成为法本公司股东的资本主义摇钱树,而充其量只是通过提高价格,将一部分利润分给工人和官员?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是,通过最慷慨的降价措施,确保将巨额垄断利润用于公共用途。

很明显,这个问题不是社会政策的问题,而是与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股东诉求)密切相关的问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希望应用这些简明扼要的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力求在所有利润完全落入专业金融家口袋的企业中尽可能广泛地实现利润分享。

24. 没收所有非通过诚实劳动,而是通过战争、革命以及进一步的马克稳定和重新估值所获得的利润;此外,还有放债人和掠夺者的财产。

这是惩罚和正义的体现,无需从任何原则上做出解释。

25. 利用第20号法令(发展银行)提供的资金,在全帝国范围内大规模建设住房,以消除住房短缺问题。至此,社会政治诉求清单已全部列出。关于技术性的财政问题,本手册无法详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且特殊的课题,似乎只有金融专家才能理解,也必须由他们来实际执行。纳粹图书馆的第8号手册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宗教与艺术

在纲领篇幅内,我们无法就此主题阐述太多原则,只能列出极少数的指导性原则。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不将宗教问题牵扯进一般政治论述中;尽管我们完全可以公开谴责犹太教秘密教义的腐蚀性影响,并加以抨击。

这同样适用于所有对基督教的愚蠢攻击。诸如“基督教只会带来伤害”之类的言论,恰恰表明说出这种话的人既缺乏人性智慧,也缺乏政治智慧。

人们或许会指责教会干预政治,所有虔诚的基督徒都会反对宗教裁判所以十字架之名犯下的暴行以及对巫术的审判,但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 基督教 一概而论地归咎于个别人的错误和堕落是错误的。基督教信仰已经启迪和教化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并通过苦难引领他们归向神。

中世纪文化以十字架为标志;成就、牺牲和勇敢的信仰都根植于基督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基督教内在的精神内核与它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衍生形式。

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是积极的基督教信仰。

这里不是讨论德国民族是否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发现其宗教信仰和经验的新形式的所有问题、希望和愿望的地方;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范畴。

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一切破坏性影响,这些影响正在艺术、文学、科学、戏剧、电影,尤其是整个新闻界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原则纲领 25点

已经足够详细了,无需再对此多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军事及其他改革

国民军队、各行各业商会、选举权和法律改革，这些都是影响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绝非寥寥数语就能概括。纲领本身已阐述了其核心思想，但如何思考、如何落实这些思想，尤其是如何将它们与历史经验相结合，将是未来几年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希望届时能够掌握政权，并具备接管国家事务所需的实力和知识。

这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丰富领域。

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触及了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因为它为我们构建国家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基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5. 我们不想要的

为了强化我们项目的积极方面,不妨简要说明一下:
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们不希望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不希望那些因自身过错而消亡、几乎不留痕迹的王朝复辟。我们同样不希望那些已被废黜的阶级重新回到他们昔日的特权地位。

军官阶层和官员阶层实际上并不比其他任何专业阶层更高贵或更优秀,因为他们都真正秉持着首先为国家服务的理念。

成就一个男人的不是制服或金丝蕾丝,而是行动。

我们不希望对工人阶级给予单方面的优待或人为的抬高,也不希望建立任何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人都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任何阶级仅仅因为过去遭受过压迫,就理所当然地要求获得权力。这种想法一旦付诸实践,必然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例如1918年11月的证券交易所暴动。迄今为止,掌权的并非“受压迫”的民众,而是一群政治骗子、贪婪的冒险家、投机分子、夸夸其谈者和傻瓜,他们控制了政治机器和行政机构。曾经承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了……

“利润阶级”的独裁统治。

即使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下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意志坚定、完全认同我们纲领原则、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队伍,也毫无成功的希望。即便在我们领导下,也会有太多纯粹的煽动家钻营,在新秩序下捞取好处。

批评一个正在崩溃的社会秩序的弊端远比进行建设性的改革容易得多。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政党,它需要慢慢地在议会和政府中站稳脚跟,然后或许在联合政府中接受一两个职位,最终却被彻底击垮 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在历史上的角色就将终结,就像今天社会民主党作为德国政治和思想力量的终结一样。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德国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了在政府中获得席位,已经背弃了他们的主要原则。

我们不希望部长们仅仅为了职位或权力而就任,但我们会将任何此类职位视为实现我们伟大目标的阶梯。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始终横亘着我们世界观这把燃烧的利剑。

一边是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披着自由民主议会外衣的虚假国家,迫于形势不得不掩盖金融家的暴政,而它脚下则是一群愤怒的犹太难民和寻觅者,他们为了在这个体制中谋生而斗争。

我们这边,是为解放和净化我们的人民而战,直到我们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和民族自由。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6. 结论

国家社会主义图书馆第一本小册子的任务是向国家社会主义者讲解他们应该了解的党纲。我们已经反复看到，贯穿我们所有论证的核心原则如同一条鲜红的线：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它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及其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卫星国截然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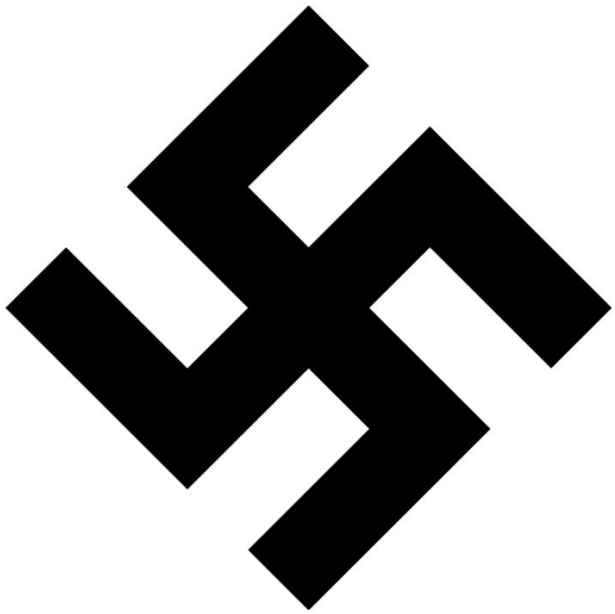
我们的生命就是为这个伟大的理念而奋斗，为建设一个新德国而奋斗。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向世界挥舞着我们的风暴旗帜。永远年轻，永远闪耀。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钩形十字架拔地而起，它是生命复苏的象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废除宣言

兴趣的奴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拜金主义是一种沉重、无孔不入、令人窒息的疾病,它正在侵蚀我们当代的文化领域,乃至全人类。它就像一场毁灭性的疾病,一种吞噬一切的毒药,已经席卷了世界各国人民。

所谓“拜金主义”是指:

一方面,是压倒性的国际金融力量,凌驾于任何人民自决权之上的超政府金融权力,是国际大资本,是纯粹的黄金国际;

另一方面,一种心态已经占据了最广泛的人群;对利益的贪婪永无止境,纯粹以世俗为导向的生活观念已经导致了所有道德观念的可怕衰落,而且只会导致更严重的衰落。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国际财阀统治中,并在其中达到顶峰。

拜金主义的主要力量来源是通过利息产生的毫不费力且源源不断的收入。

黄金国际公司正是源于贷款利息这种极其不道德的想法而诞生的。
对利益和各种牟利行为的贪婪所滋生的精神和道德结构,导致了部分资产阶级的可怕腐败。

贷款利息的概念是大贷款资本的邪恶发明;正是它使得少数富豪得以过上懒惰的、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而牺牲了生产人民及其劳动潜力;它导致了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导致了阶级仇恨,由此产生了公民和兄弟之间的战争。

治愈人类苦难的唯一良方,根本的方法是:

废除利息的奴役。

废除对金钱利息的奴役,标志着唯一可能的和
彻底解放生产性劳动,使其摆脱隐藏的金钱强制力量。

废除对利息的奴役,象征着自由人格的恢复,象征着人类从奴役中解脱,从玛门主义束缚其灵魂的诅咒中解脱。
凡想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人,必须废除对利息的奴役。

废除利息奴役必须从哪里开始?从贷款资本开始!

为什么?

因为与所有工业巨头资本相比,贷款资本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只有废除利息奴役才能有效对抗这些金融巨头。贷款资本与工业巨头资本的比例高达20:1。德国人民每年必须以直接税和间接税、租金以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等形式,为贷款资本支付超过120亿欧元的利息,而即使在战争时期经济繁荣的年代,德国股份公司分配的所有股息总额也仅为10亿欧元。

贷款资本的雪崩式增长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计算能力。
通过永无止境、毫不费力的利息收入,以及利息的利息收入。

废除以利息为目的的奴役制度,对劳动人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德国,为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

废除利息奴役使我们有可能废除所有直接税和间接税。全世界所有创造价值的人们,请听我说:所有来自直接和间接来源的国家收入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型贷款资本的口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有企业（包括邮政、电报、电话、铁路、矿业、林业等)的利润完全足以支付国家对学校、大学、法院、行政机构和社会福利的所有必要支出。

因此,只要利润继续流向社会主义阵营,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福祉。国有企业仍然依赖于大型贷款资本。

因此,我们要求将以下内容作为国家基本法,首先适用于德意志民族,然后适用于所有希望与我们一起加入国际联盟文化共同体的同类民族:

1. 战争债券,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其他债务工具,以及德国各联邦州的所有其他债务工具,特别是铁路债券,以及所有地方政府的债券,均被宣布在取消利息义务的情况下,按面值具有法定货币效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转换为银行信贷]。

2. 对于所有其他固定收益票据、担保债券、工业债券、抵押贷款等,支付利息的义务被偿还本金的义务所取代;因此,根据利率,20 年或 25 年后,借出的本金将被偿还,债务将被偿清。

3. 所有不动产债务、抵押贷款等,均应按与此前应付金额相同的分期付款方式偿还,具体金额以土地登记册上记录的款项为准。如此解除债务的房屋和土地,其部分所有权归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这样一来,国家便能更好地控制和降低租金。]

4. 整个货币体系应由国家中央银行管理。所有私人银行,包括邮政支票银行、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都应作为分支机构加入其中。

5. 所有房地产贷款只能通过国营银行发放。个人贷款和商业贷款则根据国营银行的特许权,由私人银行家发放。
这项优惠政策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制定的,但禁止在某些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收费标准由国家规定。

6. 权益证券的支付方式与固定收益证券相同,年利率为 5%。超额利润一部分支付给股东,作为“风险”资本的补偿（与固定收益证券和硬币支持证券不同）,而剩余的盈余,根据劳动者的主权权利,要么进行社会分配,要么用于降低产品价格。

7. 对于所有因身体原因（年老、疾病、身体或精神劳动能力丧失、极年轻)而无法谋生的人,其现有资本资产的利息收入将继续以养老金的形式支付,金额不变,甚至可能增加,但需以交付证券作为回报。

8. 为了降低当前纸币的通货膨胀,特对帝国和各州的战争债券和其他债务工具征收普遍的、累进税率很高的税。这些纸张将被销毁。

9. 通过深入的启蒙教育,要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货币是、也应该是劳动所得的凭证;虽然每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当然都需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但货币并非唯一的价值所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交换,货币的功能也止于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赋予货币超凡脱俗的力量,使其通过利息以牺牲生产性劳动为代价而自我增长。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成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这些事情必须被视为
就像哥伦布之卵在社会问题上的作用一样吗?

因为我们被金钱蒙蔽了双眼,已经忘记了如何清晰地看清“利息神圣”的教义是一种可怕的自欺欺人,那种认为只有靠贷款利息才能获得幸福的福音,已经将我们所有的思想都缠绕在了国际财阀统治的金网之中。因为我们忘记了,并且被无所不能的金钱势力刻意蒙蔽,以至于忘记了 除了少数富人之外

利息看似美好,深受那些不加思考之人喜爱,却完全被税收抵消了。只要我们还没有摆脱对利息的奴役,我们所有的税收立法就仍然只是对大资本的贡赋,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为了对社会做出劳动贡献而自愿牺牲。

因此,摆脱金钱利息的奴役是全球革命的明确宗旨,是将生产性劳动从超政府金钱权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实施方案及原理

我们正身处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之中,这是我们贫困的人民在其痛苦的历史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之一。我们的人民病入膏肓;整个世界也病入膏肓。
各国无助地结结巴巴;一种炽热的渴望,一种救赎的呼喊,在阴郁的人群中回荡。人们用欢笑和舞蹈,用电影和盛大的仪式,试图忘记自己悲惨的命运 忘记那些破灭的希望,忘记内心深处的痛苦。

关于人们对所谓“革命成果”的极大失望。
但我们当初的设想又怎会截然不同?那些美好的承诺又怎会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在夜幕降临、军事崩溃的黑暗中,我们曾寄予厚望的一切,都像是闪闪发光的黄金,但如今,当灰蒙蒙的白昼照亮这一切,却发现它们不过是腐朽的木头。

如今我们茫然无措。为了这些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的腐朽木块,我们抛弃了所有曾经珍视的一切,并将所有口袋都塞满了这可悲的宝藏。难怪绝望的怒火会攫住最贫困的人,他们会对自己同胞怒不可遏,在对救赎的渴望中,试图摧毁一切阻碍他们的东西。

如果无良和愚蠢继续驱使人民,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彻底的疯狂。

而这种疯狂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在布尔什维克俄国便可窥见一斑。列宁泰然自若地宣称,在俄国被称为“国有化”的社会化已经证明是一场失败。经济崩溃,货币购买力一落千丈,知识分子惨遭屠戮,劳动者食不果腹。整个民族陷入绝望;只有依靠中国和拉脱维亚雇佣兵的血腥恐怖统治,才能保护红色独裁者免遭被背叛人民的复仇。如果我们继续允许国际投机者、狂热的党派分子、背负最沉重负担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及与德意志民族本质截然不同的种族成员进入政府,那么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将步其后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那些轻声在我们耳边说的动听话语究竟是什么?谈判。
和平、国际联盟、议会制、人民主权、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摧毁资本主义、摆脱军国主义等等这些美好的口号。人们曾以为,一个自由的新民族将会崛起,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如果我们不以最高的道德严肃性去审视所有这些幻象和口号 如果我们不像一位睿智而负责的医生那样,认真地检验病症的症状,不一丝不苟地诊断病人的现状,不竭尽全力地探寻这严重病症的根源 那么,所有这些目标都未能实现,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卐卐卐卐卐

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叫做拜金主义。
什么是玛门主义?

玛门主义是国际金融巨头阴险、隐秘、神秘的统治。然而,玛门主义也是一种思维模式;它是所有被玛门主义毒害的人对这些金融巨头的崇拜。玛门主义是人类 本身健康的 获取欲望的无限膨胀。玛门主义是对金钱的贪婪,这种贪婪已发展成一种疯狂,其最高目标就是不断积累财富,它以无与伦比的残暴手段强迫世界上的所有力量为其服务,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奴役,导致全世界人民劳动潜能的剥削。玛门主义是一种导致所有道德观念衰落的思维模式。玛门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等同于人类残暴、冷酷的利己主义。玛门主义是贪婪的精神,是无止境的统治欲望,是完全专注于攫取世界财富和宝藏的心态。它本质上是纯粹以世俗为导向的人类宗教。

拜金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相反。社会主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它认为人并非只为自己而活,每个人都对社会、对全人类负有责任,不仅要对自己的家庭、部落成员、族人的眼前福祉负责,还要对子孙后代的未来承担不可动摇的道德义务。

更具体地说,我们必须将玛门主义视为各国贪婪的大资本家们有意识的勾结。值得注意的是,玛门主义的出现一直都是隐蔽的。

那些大亨们的确是席卷全球的英美帝国主义背后的最终驱动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正是这些财阀资助了世界大战中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作为所有大型报纸的幕后主使,这些财阀的确将世界编织成了一张谎言之网。他们乐于煽动各种低级欲望,不遗余力地助长各种思潮的滋长,并通过巧妙的媒体宣传,将法国的复仇主义推向了沸点。他们精心培育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塞尔维亚自诩为大国的傲慢,以及这些国家对金钱的渴求,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即使在我们德国人当中,也存在着唯利是图的精神,只想知道更多的出口数据、国家财富、扩张、大型银行项目和国际金融交易。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导致公共道德沦丧,统治阶层沉溺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国民生活变得肤浅,所有这些因素都应为这场可怕的崩溃承担责任。

卐 卐 卐 卐 卐

我们不禁要问自己,金钱主义,国际大资本,其不可抗拒的力量究竟源自何处?

不可忽视的是,大金融强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现象。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货币性质的国际债务几乎闻所未闻。只有随着全球经济的崛起和全球贸易的普及,国际利益经济的理念才得以确立。而这正是其根源所在,触及了黄金国际不可阻挡的力量之源。

利息,这种无需任何劳动,仅凭拥有货币就能轻松源源不断地获取商品的现象,催生了强大的货币势力。贷款利息正是黄金国际诞生的邪恶根源。贷款资本的吸血陷阱已牢牢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如同海葵的触手,庞大的贷款资本已将世界各国人民牢牢掌控。

政府贷款、政府债券、铁路债券、战争债券、抵押贷款、担保债券 简而言之,各种贷款工具已经以某种方式束缚了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以至于从此全世界人民都无可救药地在金网中挣扎。为了利息原则,秉持着一种彻底疯狂的政治错觉 即任何形式的拥有都赋予了获得收益的权利 我们屈服于货币利息的奴役。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合理的道德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仅仅拥有货币就应该享有永久的利息收入。

这种对利息以及任何不劳而获的内在抵触,贯穿于所有民族和时代的灵魂之中。然而,这种对金钱力量的深层内在抵制,在当今时代,在各国人民心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玛门主义从未像现在这样,以如此全面的方式为统治世界做好准备。它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巧妙地掩盖却又如此残酷地将一切卑劣、权力欲、复仇欲、贪婪、嫉妒和谎言都用于自身。世界大战的本质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大的抉择之一,它决定着未来究竟是玛门主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是社会主义-贵族主义的世界观,应该主宰人类的命运。

世界。

卐 卐 卐 卐 卐

表面上看,奉行拜金主义的英美联盟无疑取得了初步胜利。作为对其的反动,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方兴起。如果要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寻找伟大的理念,毫无疑问,它与拜金主义的世界观截然相反。然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却如同艾森巴特医生拙劣的医术一般。这好比试图用手术刀砍掉一个身患内脏中毒的人的头、胳膊和腿。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肆虐,面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颠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新思想,用统一的力量团结所有劳动阶级,从而驱逐使世界病入膏肓的毒瘤。

我认为这意味着废除对金钱利息的奴役。

有三个因素使得贷款利息成为我们经济困境的真正根源。

首先,固定利率贷款资本(即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自行增长的资本,而且实际上会永远增长下去)的比例严重失衡。
在德国,我们目前的贷款资本总额已达到2500亿欧元,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并不算太高。与这笔巨款相比,德国整个工业的工业营运资本仅为118亿欧元。此外,还有16000家工业有限责任公司(GmbH)的35亿欧元资本,因此,我们总共需要统计的工业资本只有约150亿欧元。20:1是第一个基本发现[3]。

这一评估意味着,在最重要的金融问题上,所有与贷款资本有关的措施必须证明其有效性是针对工业大资本的措施的 20 倍。

第二:上述贷款资本的利息支出估计为2500亿马克,若将所有时期的利息支出累计起来,每年约为125亿马克。相比之下,1916年所有工业股息的总额在1915年约为10亿马克。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一数字平均约为6亿马克。在战争的最后两年(1914-1918年),这一数字很可能大幅增长,但本年度(1919年)将出现更大的暴跌。

德国所有股份公司(AG)的平均盈利能力为 8.21%;因此,仅比固定利率贷款的平均回报率高出约3.5%。

因此,我总结一下,未来德国人民每年将不得不支付约125亿欧元用于支付巨额贷款资本的各种永续利息,而工业资本在经济最繁荣时期的收益为10亿欧元,在经济平稳时期仅为6亿欧元。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比例再次达到了20:1到12:1的量级。

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因素是巨额贷款资本通过利息和利息的叠加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已经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在这里,我必须稍微偏离主题,希望通过对高等数学的简要探讨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举几个例子。

国际象棋的发明故事广为人知。富有的印度国王希赫拉姆为了感谢发明家发明了这种皇家游戏,答应满足他一个愿望。这位智者的愿望是,国王能在棋盘的第一个格子上放一粒麦子,第二个格子放两粒,第三个格子放四粒,以此类推,每个格子上的麦子数量都是前一个格子的两倍。国王对智者看似朴素的愿望感到欣慰,便下令送来一袋麦子,以便将麦子均匀地分配到每个格子上。众所周知,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子,也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即使将全世界一千年的收成都用在棋盘上,也无法填满64个格子。

[3] 显然,17:1 更准确,但费德勒或许考虑到了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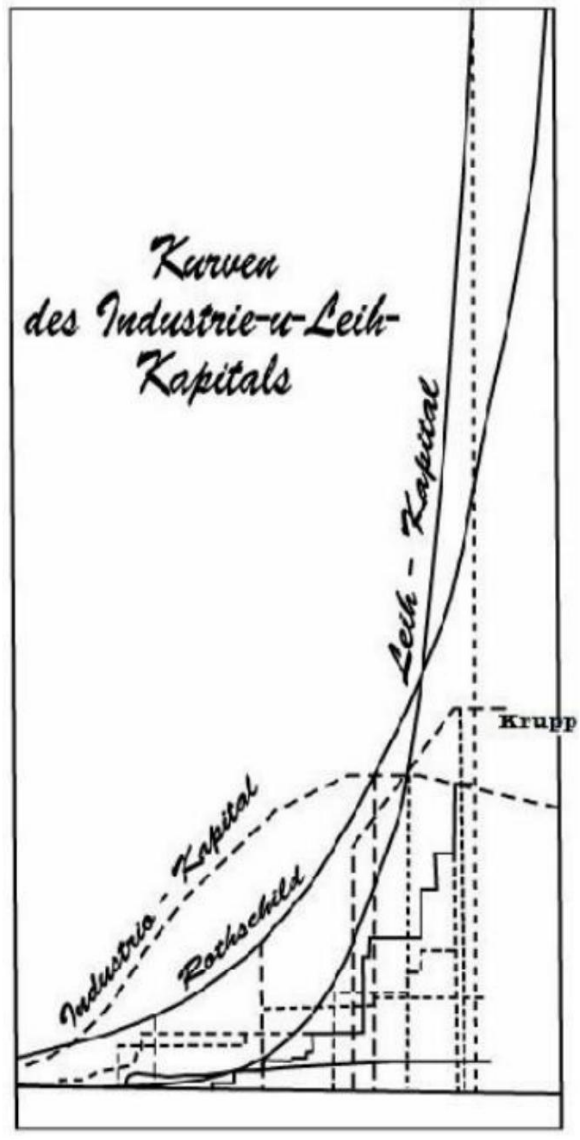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再举一个例子:许多人至今仍记得学生时代计算复利的痛苦经历;耶稣诞生时投资的一便士,会随着复利每15年翻一番。耶稣诞生后的第15年,这便士变成了2便士;公元30年变成了4便士;公元45年变成了8便士,以此类推。很少有人会记得,这便士如今的价值:即使拥有相当于地球、太阳和所有行星总体积的黄金,也无法代表这便士按复利计算的价值。

第三个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富豪家族,其财富如今价值约400亿美元。众所周知,大约在1800年,在法兰克福,年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本人并无多少财富,却通过部分准备金贷款的方式,将黑森伯爵威廉一世委托他保管的数百万英镑资金进行放贷,从而奠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巨额财富的基础。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利息和利息积累财富的速度仅仅维持在每便士的微薄增长率,那么财富曲线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陡峭攀升。但假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增长速度真的只有每便士,那么到1935年,他们的财富将达到800亿,1950年将达到1600亿,1965年将达到3200亿,届时,他们的财富总额将远远超过德国的国民总财富。

从这三个例子中可以推导出一条数学规律: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增长的曲线、可以从棋盘上麦粒数量推导出的曲线,以及便士的倍数。



复利产生的收益是简单的数学曲线。所有这些曲线都具有

同样的性质。起初增长缓慢,之后曲线变得越来越陡峭,很快几乎与无穷大相切。

然而,工业资本的增长曲线却完全不同。

同样,大多是从小规模开始的,很快曲线就会出现强劲的上升趋势,直到资本达到一定饱和状态。

然后曲线趋于平缓,在某些行业,如果新发明导致现有工厂、机器等贬值,甚至可能出现小幅下滑。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克虏伯工厂的发展。1826年,老克虏伯去世时几乎没有任何资产。1855年,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接到了埃及政府的第一份订单,要制造36门大炮。

1873年,克虏伯公司已拥有12000名工人。1903年,贝尔塔·克虏伯夫人将整个工厂和财产出售给了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一家注册资本1.6亿欧元的股份公司。如今,其股本总额已达2.5亿欧元。克虏伯这个名字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我们工业发展的巅峰。它是世界上第一家(钢制)大炮制造商。它象征着最顽强、最专注、最高效的生产力。对于成千上万的德国同胞来说,克虏伯的事业意味着面包和工作。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它意味着武器和国防 然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亿万财富相比,它却显得微不足道。克虏伯在一个世纪内积累的财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利息的无休止积累而获得的财富相比,又有何意义呢?

图中两条粗线代表贷款利息,其中上方的曲线展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发展历程;下方的曲线起初平缓,随后迅速上升,概括地展现了此类曲线的典型发展特征:横轴上的微小增长即可导致纵轴上的数值翻倍。虚线代表过去四五十年间我国整体工业的发展曲线。不同深浅的细线则分别展示了几个随机选取的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推导出工业资本虚线曲线的总体特征。

必须特别指出,贷款资本曲线被强烈压缩。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曲线的高度必须比克虏伯家族的曲线高出80倍。展示这些曲线的目的当然只是为了说明两种资本的本质区别。贷款资本曲线最初呈现较为缓慢的上升趋势;随后发展速度加快,直至势不可挡,最终远远超出人类的认知,并趋向无穷。

相比之下,工业资本曲线始终是有限的!无论细节上的差异有多大,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总体上总是如此:在强劲的初期发展之后,会经历一段成熟、饱和的时期,之后迟早会走向衰退。

卐卐卐卐卐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晰地展现贷款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深刻的本质区别了。也没有什么比这种比较更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贷款资本的破坏性影响与大型工业企业投入和承担风险的商业资本所带来的利润(股息)之间的差异了。

必须强调的是,认识到贷款资本和工业资本遵循的数学规律,就能为我们指明一条清晰的道路,找到拨乱反正、拯救我们支离破碎的金融经济的杠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并非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也并非资本本身,才是人类的祸害。巨额贷款资本永无止境的利息需求,才是所有劳动人民的诅咒!

必须有资本!必须有劳动!单靠劳动作用甚微,单靠资本作用也无济于事!

没有劳动的资本只能是贫瘠的!因此,最重要的诉求,革命最崇高的任务,世界革命最明智的意义,就是废除对货币利息的奴役。

如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市值高达400亿美元。美国金融界的亿万富翁们 卡恩、勒布、希夫、斯佩耶、摩根、范德比尔特和阿斯特 的财富总和也相当可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至少有600亿至700亿。按5%的利率计算,这意味着这八个家族的收入将达到50亿至60亿,根据卡尔·赫尔弗里希的研究,这大约相当于1912年普鲁士所有纳税人年收入的75%。(当时普鲁士约有2100万纳税人,75%约为1500万。平均每位纳税人有1.56位亲属,因此共有2300万亲属。)

因此,大约有3800万德国人不得不依靠上述亿万富翁的年收入生活。当然,美国亿万富翁并非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那样纯粹的放贷资本家。我完全不想争论美国亿万富翁究竟是“身家过亿的百万富翁”还是“身家过千万美元的百万富翁”。

如果是“百万富翁”;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就得再算上一二十个克罗伊斯。或者我们干脆接受拉特瑙的“300”这个数字;这样我们的统计就万无一失了。这里不必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公认的300比3800万的比例足以让我们看清国际贷款资本的残酷统治。

因此,让我们挣脱这些只会扼杀一切勤劳的可怕枷锁;让我们剥夺金钱承载利息的能力,并且永远剥夺金钱承载利息的能力,直到全人类都完全负有向国际贷款资本支付利息的义务。

因此,正是这三点首次向我们阐明了杠杆的单独作用所在。
可以有效缓解我们内部的财务困境。

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界对工业资本的攻击完全偏离了目标,因为即使是对所有企业利润进行彻底管制或社会化 假设经济没有削弱

与我们帝国和我们国家的巨额财政负担相比,这笔钱简直少得可笑。

废除对货币利息的奴役,就能一举根除所有金融弊病。我们立刻就能重新脚踏实地;我们必将立刻明白,我们一直以来都只是用这种可悲的债券经济制度,以最荒谬的方式欺骗了自己。

贷款资本除了债务还能是什么?贷款资本就是债务!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德国人民为了战争总共借贷了1500亿,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疯狂?他们甚至为此承诺支付75亿的利息,而现在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从一开始就无法避免的尴尬境地:试图以完全虚构的税收形式从自己身上收回这75亿?

卐卐卐卐卐

与此同时,这种自欺欺人的悲剧之处不在于整个战争债券经济的愚蠢 我们一直以来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善于利用它 而在于只有相对少数的大资本家从中攫取了巨额利益,而全体劳动人民,包括中小型资本家以及商业、贸易和工业,都必须承担利息。而这正是整个理念的政治层面所在。在这里,人们可以意识到,事实上,只有巨额贷款资本(而非工业资本)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祸害。人们可以随意曲解事实,但最终,所有辛勤劳动的人民都必须承担贷款资本利息的代价。中小型资本家从他们丰厚的利息支出中一无所获;他们永远也无法从这些巨额利息支出中得到任何回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利息必须全部通过税收来消除。无论是直接征税,还是通过间接税、印花税、关税或其他商业负担等方式间接征税,辛勤劳动的人民总是受害者,而大资本则是受益者。如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世界与现实竟如此背道而驰,着实令人震惊。

如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埃尔福特纲领》(尤其是考茨基的著作),乃至当今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世界对贷款资本的利益都视而不见,仿佛是奉命行事。利息的神圣性被视为禁忌;利息是至高无上的圣物;至今无人敢质疑它。财产、贵族身份、人身和财产安全、王室法律、特权和宗教信仰、军官荣誉、祖国和自由,这些都或多或少被禁止,唯独利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收财富和社会化,即公然违法,尽管表面上是为了全体个人的利益而加以粉饰,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被允许,唯独利息,利息是“不可触碰”的禁忌。

帝国债务的利息支出是国家预算的重中之重。它巨大的负担将国家这艘巨轮拖入深渊,然而……这一切都是一场巨大的骗局……一场骇人的自欺欺人,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那些财阀的利益。

在此,我想简要提及一下关于小额养老金领取者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稍后会详细讨论,以免大家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在考虑这些重大问题时,这些问题不会被纳入考量,但毋庸置疑,这些补偿将通过大幅扩展社会福利服务来实现。

我说,是骗局!是利息骗局!这个词很重。但如果说这个词有其存在的理由 在战争期间,它或许是前线和后方使用最频繁的词汇 那么用它来形容利息骗局就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战争债券呢?最初的50亿美元,实际上是从民众口袋里掏走了他们原本就有的积蓄。钱很快就回流了。接着,新的贷款又来了,再次吸走这些钱,连带着最后剩下的积蓄也被榨干了。就这样,资金像抽水机一样再次被抽走,然后又再次回流,就这样,在这场令人愉悦的游戏重复了九次之后,帝国竟然背负了1000亿美元的债务。

作为交换,人民手中当然拿着价值 1000 亿的精美印刷纸币 起初,我们以为我们变得富裕了很多 但后来国家却说:“我面临破产。”

是的,但是为什么呢? 即使我偶尔从右上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马克钞票放到左口袋里,我也肯定不会破产。当然,如果我们继续沿用战争债券经济的愚蠢做法,宣布破产,那将是最大的愚蠢之举。

让我们摆脱金钱利息的奴役!让我们宣布战争债券为法定货币,取消利息,这样,国家破产的噩梦就会像三月的雪在阳光下融化一样从我们身边消失。

4费德尔在这里将德意志民族视为一个统一的实体,而不是个人的集合:从一些德国人转移到其他德国人的钱仍然留在德意志民族内部,这意味着德国政府有权调整分配,这或许会对某些个人造成直接的不利影响,但对整个民族有利。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有人对我说:取消利息支付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国家破产。
不,那不是真的! 国家破产的幽灵实际上只是拜金主义势力编造出来的童话故事和妖魔鬼怪。

弗朗茨·罗尔所著的《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的国家破产》一书完全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思维模式。

尽管作者总体上相当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化给我们带来的经济问题,并且尽管他强调且正确地建议,最终只有重建我们的经济才能拯救我们 但他无法摆脱对利益神圣性的迷信信念,因此他将国家破产完全按照拜金主义的利益来描绘,将其视为一场完全可怕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罗尔拥有更丰富的历史知识,却仍然无法摆脱拜金主义的观点。他在结尾写道:“如果这场毁灭性的经济灾难得不到避免,无人能够幸免。”然而,在第81页,他又承认公共财政管理不善的后果已在短时间内部分得到扭转;在第68页,他又说,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俄罗斯(在上个世纪)克服了这些货币危机,并未留下持久的问题。在第76页,他在探讨国家破产的影响时指出,尽管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等等,但总体而言,国家及其经济实力并未因此而崩溃。相反,国民经济的迅速复苏和公共财政的恢复屡见不鲜。然而,当作者接下来用了三行文字断言国家破产绝对意味着经济灾难,并会造成无尽的苦难时,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逻辑。

但回到我们具体的例子!哪种做法更诚实?一边虚伪地宣称战争债券不可侵犯,一边却用沉重的税负压迫人民?
或者,如果一位财政部长有勇气公开向民众宣布:“我无法支付战争债券的利息,除非我向你们征收等额的税款。……但当时正值战争时期,我急需用钱;我当时想不到更明智的办法(看看英国的例子),所以我才发行了高息战争债券。亲爱的同胞们,请原谅我;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你们,但如果我们不想再玩捉迷藏……我,作为国家,将不再支付利息,而你们,作为纳税人,也不必再缴纳税款来支付这些利息……这大大简化了我们的交易;我们既避开了庞大的税务官僚机构,也避开了庞大的利息支付官僚机构,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潜力。”

我迟迟未能揭露这场骗局,但我认为这至关重要。
在这里,我们始终要着眼于大局。

卐卐卐卐卐

根据巴伐利亚州的纳税申报表,受影响的人群 比如说,那些根据纳税申报表获得超过3万马克利息收入的人 共有822人,仅占全德国纳税人总数的0.4%(Bayr. St-Z. 1913),因此,大约只有1万人。(这可是最高的1万人!)

现在让我们尽可能简要地阐明这一革命性要求的最重要方面,并且让我们首先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此,首先需要清晰地审视我们目前的处境。国务卿尤金·希弗在柏林商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宣称,这种情况“不容忽视”。这种说法只对了一部分。我们可以忽视的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巨额债务,以及我们货币前所未有的贬值

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贫穷的民族。

然而,和平条约强加给我们的负担不容忽视。正如我们所见,目前存在的债务总额约为2500亿。我们先假设协约国以某种形式向我们额外征收500亿的战争赔款:那么债务总额将达到约3000亿。

尽管这可能超出本文的篇幅,但关于德国国民财富的规模仍需略作探讨。赫尔弗里希和斯坦曼-布赫尔的研究估计德国国民财富约为3500亿。然而,无论他们的推导多么严谨,这些结论的价值都十分有限。它们仅适用于经济活动未受干扰的时期。此外,由于其中包含了国有和市政财产,例如道路维修、航道改造等等,因此这些结论也具有相当大的误导性。显然,尽管这些工程的建设耗资巨大,但严格来说,它们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衡量国民财富的更佳标准是所谓的应税财富,即国防捐款或战时财富税的纳税申报表所显示的金额。由此得出的总额为1920亿,远低于赫尔弗里希的数字。不过,根据经验,对于合法免税的小额财富,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约 10%;对于“隐性储备金”,也可以增加约相同数额的金额。5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谈论超过2500亿美元的国家财富未免过于乐观。但即使是这个数字,其意义也十分有限。最正确的做法是彻底摒弃那种可以用数字衡量的国家财富观念,并深入认识到,国家财富完全体现在全体国民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潜力中,因此其数量级远超狭义的资本概念。诚然,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肥沃的土壤也是国家财富的来源,但这些也无法用数字衡量,因为它们的价值在零到无穷大之间波动,取决于矿产资源是否尚未开发,或者根据地质报告,其储量是否相当于数十亿吨煤炭。

很快。

我们不要忘记,德国的确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任何垄断企业。在矿产资源方面,它远远落后于大多数邻国,更不用说与拥有无与伦比矿产资源的中国、印度和美国帝国相比了。在土壤肥力方面,它远不及俄罗斯肥沃的黑土,也远不及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肥沃的土地。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拥有的只有人民的劳动潜力和意愿,以及充足的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谈论有担保的债务,也不可能谈论债务工具的抵押品……

5. “隐性储备”是会计中低估正值和高估负值的结果,因此目的是为了营造出尽可能低的净资产假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无论是计息的战争债券还是不计息的帝国纸币,其背后都只有全体人民的税收潜力　而税收潜力不正是全体劳动人口劳动能力的函数吗?

卐卐卐卐卐

现在,我们必须厘清另一组相关的复杂问题,当然还有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主要构成。我们在私人生活中对赚钱的关注程度,与我们对国家财政管理等重大问题的重视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个人经济和国家经济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第一,邮局和铁路的净利润;第二,矿业、林业管理部门和其他国有企业的净利润;第三,通行费和间接税;第四,直接税。

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实际问题上陷入纯粹的理论探讨,我想按金额大小顺序阐述1911年巴伐利亚州预算中的各项支出。邮政、电报和铁路收入1.2亿;森林、矿业等约4000万;间接税5300万;直接税6000万。此外,印花税、各种费用、遗产税、土地税、来自帝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收入共计6700万。

那么支出情况如何呢?首先是偿还国家债务（包括铁路债务)的利息,金额为8500万。其次是拨给皇室的500万;司法行政支出2700万;内政行政支出4000万;教堂和学校支出5100万;财政行政支出1300万;帝国相关支出5000万;养老金3600万;其他杂项支出500万。在巴伐利亚财政状况良好的那一年,年度预算盈余2700万。

然而,在我们看来,只有那些可以通过废除利息奴役而免除的支出才与我们相关。其中,国家债务的利息支出自然位居首位,高达8500万马克;此外,还有我们用于财政管理的绝大部分支出,约1000万马克;再加上与帝国相关的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我们不妨加上一半,即2500万马克）,以及最后支付给皇室的500万马克,总计1.25亿马克。

这些条目的消失意味着有可能放弃征收所有直接税和间接税,正如我们所见,这些税收带来了 5300 万和 6000 万马克,总计 1.13 亿马克!

我们现在完全不认为应该彻底废除直接税和间接税;毫无疑问,在合理的范围内,它们一方面起到教育作用,另一方面起到监管作用。对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的利润征收适度的累进税是完全合理且公平的,因为国家当然也必须通过其执法机构来维护财产安全。同样,要求工商企业根据其营业利润缴纳税款也是明智之举,因为国家也必须负责维护和发展公共商业通道。对每个有投票权的公民征收相应的最低人头税也是合理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公平的要求,因为国家也有义务保障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

在间接税领域,大力扩大所有纯粹的奢侈品税具有最佳意义上的监管效果,而所有简单的食品和人民必需品都应该免税!

这种税收政策的结果不会体现在高额税收上 这根本无需讨论,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税收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负担,而应该只是一个提醒,提醒人们人不仅是独立的个体,也是国家的公民,除了公民权利之外,还承担着公民义务。

税收收入不应过多用于偿还国有企业的债务,因为正如我们所见,这些企业的净利润足以支付国家在学校、大学、司法、内政等方面的正常开支。税收收入应该用于推进国家特殊的文化事业,这些事业在常规国家预算范围内从未获得充足的资源。我主要指的是孤儿院、盲人和残疾人收容机构、托儿中心、孕妇护理、防治肺结核、酗酒和性病,以及建设花园城市和居民区,特别是为战争伤残人员提供住所和人道照料。

卐卐卐卐卐

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仿佛看到了处女地。废除利息奴役是否意味着取消所有税收?如果我们能从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凯旋而归,那的确如此。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切莫过早庆祝;敌人强加给我们的重担将使我们无法真正欢欣鼓舞。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看到了处女地,这可以从我们刚才举的巴伐利亚州预算这个看似简单的例子中看出……

总体而言,我们在其他德国联邦州也发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毫不夸张地说,国有企业、铁路、邮局、电报局、林业、矿业等的盈余完全可以支付所有国家在司法行政、内部行政(包括国家建设项目)、学校和大学以及文化方面的支出。因此,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况。

为什么情况并非如此?利息悄然渗入。由于支付利息,人们的食品价格上涨;由于利息,糖、盐、啤酒、葡萄酒、火柴、烟草以及无数其他日常必需品都背负着间接税。

由于利息的存在,必须提高直接税,这些税种包括土地税(以粮食价格上涨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房屋税(推高租金)和营业税。

沉重的生产性劳动负担、不可避免地压低公务员和固定工资人群生活水平的所得税,以及最终 贷款资本在给予时吝啬,索取时却贪得无厌 还要缴纳资本分红税。根据1911年的纳税申报表,巴伐利亚州收到的2.53亿欧元资本分红中,仅有810万欧元被缴纳为州税。

我们已经看到,所有资本股息,所有资本利息,最终都必须通过全体人民的劳动来筹集。我们已经看到,公共债务的利息支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利息支出占我们州预算的最大部分,但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必须为利息支付缴纳税款的人对州财政收入的贡献却极其有限。

从相对数额来看,资本家缴纳的直接税总额为6000万,其中800万仅占1911年巴伐利亚州直接税总额的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然而,直接税仅占州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贷款资本仅占州财政总需求的约三十分之一到四十八分之一。

不可否认,战争期间的税收立法,特别是战争后期的税收立法,对资本股息征收了更重的税,但更重的间接税也或多或少地与之保持同步,因此相对规模几乎没有变化。

当我们考察帝国的预算时,情况就变得十分严峻。帝国的各项开支比例本身就远不如各联邦州。帝国的税收来源与各联邦州截然不同。直接税由各联邦州征收;帝国的财政收入仅限于帝国的邮政和铁路(注意,这不包括普鲁士的州立铁路),因此,帝国的财政收入仅剩下通行费和间接税。

德意志帝国的财政收入来源规模庞大(参见1917年和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15年,间接税收入达10亿马克,专项收入(战争捐款、入学费用等)达8亿马克,等等。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确切地说是13亿马克,在1915年就被用于支付帝国债务的利息。贷款资本再次涌入这一领域。同样,所有直接税都用于偿还贷款。糖税1.63亿马克,盐税6100万马克,啤酒税1.28亿马克,烟草、烈酒、起泡酒、灯油、火柴、扑克牌以及无数其他商品都必须征税,才能勉强凑够10亿马克,而这10亿马克最终全部流入了资本家的口袋。

如今,如何偿还帝国的债务利息成了一个谜。仅利息一项每年就消耗80亿,这笔钱来自1000亿的战争债券和其他战争信贷。邮政和铁路的收入几乎不可能再增加了。进一步提高通行费也难以容忍;因此,或许只剩下将间接税提高五到十倍 这根本不可能! 或者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废除对货币利息的奴役才能拯救我们。整个战争债券经济都是一场巨大的自欺欺人。德国为了战争从自身借贷了1000亿。为此,它承诺向自己支付50亿的利息;因此,它必须缴纳50亿的税款。所有的收益都流向了大资本家,他们获得的资本分红如此之多,根本无法用完,然而正如我们所见,通过资本分红税征收的金额却只占很小一部分。

卐卐卐卐卐

我希望通过我演讲的主要内容,已经消除了许多读者可能存在的、可以理解的恐惧 害怕最终失去他们手中那些漂亮的存根所带来的利息收入。接下来,我将用一个例子简要地说明,整个利息经济体系其实是一场巨大的自欺欺人。同时,我也想探讨一下中产阶级较高收入水平的情况。

假设一个家庭的户主劳动收入为 10,000 马克,此外还有 5,000 马克的资本分红。首先,其中约 1,500 马克将用于缴纳直接税;然后,至少有 1,000 至 1,200 马克将以高额租金的形式支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被剥夺殆尽,只为赚取永无止境的利息。一个五六口之家可能还要以间接税的形式再损失1000马克,人们现在就意识到,中小资本家在早年优惠税率下享受的丰厚资本红利已所剩无几。事实上,如今已无“盈余”可言;相反,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当前这些看似荒谬的税收提案,就会发现,劳动所得很可能会被大幅征税。

当然,对于大资本家来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比如说,假设他只获得了100万马克的资本分红。(如今在德国,这样的人相当多。)这位幸运儿最多只需缴纳5万到6万马克的资本分红税。他缴纳的间接税也和前面例子中那位一家之主差不多。毕竟,即使在如今物价飞涨的时代,他每月还能靠4万到5万马克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如果他最终还剩下大约90万马克的现金,那么在贷款利率为5%的情况下,他明年就能再获得4.5万马克的利息,而这笔钱,根据法律规定,都是由劳动人民买单的。

那些仅靠利息度日的小退休人员无疑会受到损害。如果他有能力工作,那么他当然应该决心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比数百万除了体力或脑力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要好得多。如果他不想这样,那就只能动用自己的积蓄。如果他继续消耗每年按5%利率计算的退休金,那么他最终有20年的时间可以反复消耗这笔钱。对于那些无法工作、或因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显然必须通过发展惠及所有人群的社会福利来安排合适的生计。

我对社会福利的理解如下:

假设一位年长的寡妇,此前依靠6万马克资本投资的利息生活,如今由于法律宣布废除利息奴役制度,失去了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大幅扩展养老金制度,这位女士将有机会领取与其资本相对应的养老金,并且每年的养老金金额甚至可以根据之前的利息收益进行增加,从而对货币贬值的情况给予一定的补偿。例如,可以用6万马克的帝国债务工具、各州债务工具或担保债券来换取每年4000马克的终身养老金。如果寡妇有子女,并希望将部分遗产留给他们,那么可以允许她将4万马克转化为养老金,剩余的2万马克留给子女。这4万马克中,根据养老金申请人的年龄,每年最多可以发放相当于所得本金十二分之一的金额。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废除了利息奴役制度,沉重的税收负担也随之消失,寡妇的生活成本将大幅降低。

要详细探讨各阶层民众的个人利益,远远超出了本文的篇幅。如此革命性的诉求绝非出于个人利益;然而,随着这一理念的付诸实践,人们最终会发现,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将惠及每一个人。

正是通过上面已经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免除战争债券的利息,我已经试图明确指出,小资本家 我指的是所有那些被美国铺天盖地的广告所诱导的数十万小资本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发起运动,号召人们将积蓄用于认购战争债券 他们不仅无法从利息中获益（因为他们当然必须用税收来支付利息）,而且由于税收立法旨在保护大资本,他们还必须支付数百万英镑认购的利息。

在我看来,撇开这些眼前的考量不谈,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而呼吁所有人放弃偿还债务,这本身就足以说服焦虑的债券持有人欣然接受放弃从帝国债务中永久获取利息这一完全合情合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爱国者在祖国最危难之际捐献了一万马克,除了在一百年内无需减少本金即可获得五万马克利息的巨额利息之外,他究竟失去了什么?他的子孙后代将不得不永远辛勤劳作,仅仅为了偿还这笔利息。

卐卐卐卐卐

偿还借款的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案。在我去年（1918年)11月20日提交给巴伐利亚人民州政府（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关于此问题的简要论述中,我建议以本金偿还代替利息支付,年利率为5%,期限为20年。我认为,接下来我可以提出一个更好的建议,由于其简洁性,无疑更值得优先考虑:“取消利息后,战争债券将被视为流通货币。” 这就是所谓的“哥伦布之蛋”。这项措施的优点首先在于,没有人会真正从中受益。战争债券仍然存放在仓库里;年轻人不会像借书、借橱柜或其他实用物品那样获得它们。

如果需要钱,那就直接掏出一张战争债券来支付。
毕竟,战争债券的美观性和纸张价值与我们其他面额为10、20、100和1000马克的纸币一样。在从有息经济向无息国民经济如此平稳的过渡中,绝对不会出现货币市场充斥的情况。

经济方面,所有战争债券凭证实际上都已得到妥善保护,存放在银行金库或其他民众认为安全的隐蔽场所,例如羊毛袜或粪堆中。的确,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发行的纸币,约400亿,也并未流通,而是大部分以上述方式被囤积起来。战前经济繁荣时期,我们对货币的需求也仅约为40亿至60亿,而如今在日益普及的无现金经济中,我们所需的货币量不可能超过当时的两倍。

卐卐卐卐卐

所有固定收益资产的利息取消方式均应完全相同。对于这些资产,与分红资产一样,建议采用最初提出的20年或25年期年金“偿还”方式,尤其适用于抵押贷款。

废除抵押贷款的利息奴役无疑意味着住房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摆脱高昂租金的束缚。持有者为何要这样做,这一点并不明显。

6在后面的章节中,费德尔表示,他已决定简单地允许战争债券凭证用作货币并非明智之举。
这是最好的主意。他建议将它们转化为银行信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抵押贷款人理应永远享有一次性贷款利息带来的好处,为何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源源不断地获得商品,为何广大民众仅仅因为这种不健康的利息原则,就要年复一年地支付高额租金?需要简要指出的是,显然不可能完全取消租金,因为房屋的管理和维护需要持续的人力和财力。因此,租金的降低只能在抵押贷款偿还完毕后自然而然地发生。

唯有一点必须强调:废除对利息的奴役与我们全部的价值创造劳动毫无关系,只要它不以任何方式阻碍企业家精神、生产性劳动、商品制造和财富积累。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全体劳动人民都从一种令人窒息、不合理且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精神生活也从一种令人陶醉的毒素中得到净化。

卐卐卐卐卐

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人们多么正确地认识到利息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人们都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这一事实看出……

在旧约圣经的多个章节中,例如利未记 25 章和申命记 15 章,我们发现有关停止计息的规定,即第七年应当是接受年或禧年,在这一年中,所有同胞的债务都应该被免除。

公元前594年,梭伦通过立法废除了个人债务奴役制度。这项法律被称为伟大的《塞萨克提亚法》(摆脱负担)。

公元前332 年的古罗马《 Gemicia 法》突然完全禁止罗马公民收取任何利息。

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颁布了禁止复利的法令,规定当逾期利息累积到最初借出的金额时,不得再收取任何利息。

教宗利奥一世(大利奥)于公元443年颁布法令,全面禁止收取利息;在此之前,只有神职人员被禁止收取贷款利息。如今,禁止收取利息已成为教会法的一部分,并对平信徒具有约束力。世俗立法也逐渐与教会法保持一致,甚至对收取利息的行为予以惩罚。我们可以在1500年、1530年和15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警察条例中找到相关规定。

当然,这样的法律现在遭到了很多反对,而且经常被规避。在这段相当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只能提及一个令人惊讶的历史事实:虽然根据 11 至 17 世纪的教会法,基督徒被禁止收取利息,但犹太人却被允许收取利息。

如果能逐一探究究竟是哪些经济弊病导致了这些沉重的负担减轻,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要弄清楚究竟是哪些势力和力量屡次违反了禁止利息的规定。

在中世纪,放高利贷者往往很快就被处决;农民或市民被榨干了钱财后,会联合起来将这些奸商殴打致死。今天我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进入了利息问题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此类迫害行为令人深恶痛绝。

而且,这不再是可以通过切除脓肿来对抗的局部疾病症状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全人类都受到了严重的疾病影响。

卐卐卐卐卐

必须强调的是,正是我们当代的文化,正是经济关系的国际性,使得利息原则如此具有杀伤力。

上述历史回顾不应被视为对当今形势的类比。巴比伦人战胜亚述人、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日耳曼人战胜罗马人时,并不存在对利息的奴役;当时也没有国际强权。战争的资金也并非来自借贷,而是来自和平时期积累的财富。大卫·休谟在其著作《论公共信用》中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概述。只有现代社会,凭借其所有权的延续和国际法,才使得贷款资本得以无限膨胀。基督诞生时投资的那便士如今已不复存在,因为自那时起,所有权已多次因暴力而易手;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投资的那便士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如果国际法存在,它将永远存在。

此外,还应考虑到,地球上大片地区直到近代才从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尤其重要的是,直到19世纪中叶,所有关于收取利息的限制以及所有关于利息的禁令才被废除:例如,英国于1854年,丹麦于1856年,比利时于1865年,奥地利于1868年。

因此,如今将利息与金钱持有密不可分的观念,其实不过半个世纪以前。但正是这种利息观念,首次使金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具有普遍强制力的邪恶力量。

各国对资本家的债务萌芽并不断增长,同样也只是始于19世纪中叶。自那时起,我们才看到国家从民众的受托人堕落为资本利益的受托人。这一发展在战争债券中达到了顶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战争债券,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些债券完全服务于拜金主义利益,而世界贷款这一庞大的信贷体系更是锦上添花。

卐卐卐卐卐

这些简短的回顾应该能帮助我们最终摆脱这样一种假设:贷款资本必须被赋予超凡脱俗的力量,使其能够永无止境地自我增长。这种力量蕴藏着令人恐惧的吸血潜力。我们必须摒弃这样一种观念:贷款资本不受世俗行为的影响,可以高高在上,不受世事变迁的影响,不受毁灭力量的影响,不受我们巨炮的炮火影响。因为,即使房屋、棚屋、铁路和桥梁被炮火摧毁,化为尘埃,抵押贷款依然存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铁路债券和公共债务凭证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如果村庄、城市乃至整个省份都沦为战争疯狂破坏的牺牲品,结果会是什么?答案是:新的债务凭证。高高在上的黄金国际,贪婪的目光闪烁着,注视着人类疯狂的追逐。不久的将来,全人类最终都将沦为拜金主义的利息奴隶。

这个理念是国际性的;它必须解放全世界。向第一个……的国家致敬!
他敢于迈出这大胆的一步。很快,其他人也会效仿。

人们经常问我,这个想法在全国范围内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
回答“是”。我们有内部债务。

面对外国的利息债权,我们目前自然无能为力;这些债权只能偿还。必须尽可能阻止过度资本外流,但正如立法者不会因为担心总会有恶棍而放弃制定打击谋杀、过失杀人、欺诈等罪行的法律一样,一个国家也不应仅仅因为一些不法分子试图将赃款转移到国外,就放弃采取被公认为必要的措施来改善其公共财政状况。即使我们假设数亿甚至数十亿的战争债券被用于海外,这也不构成废除利息奴役的重大障碍;因为从比例上看,超过2500亿马克的国内固定收益投资资产中,绝大部分仍然留在国内。

让我们再次简要总结一下。 废除对利息的奴役是彻底根除公共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 废除利息共同体意味着可以放弃压迫性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在其他合适的行业(内河航运、电力、航空运输等)实现国有化之后,将为国库带来足够的盈余,以支持国家的所有社会和文化事业。

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废除利益集团将使各行各业的生产性劳动获得应有的优先地位。金钱将回归其应有的角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强劲发展的工具。它将再次成为劳动成果的凭证,从而为更高的目标 摆脱当今时代对金钱的贪婪 扫清障碍。

这一理念指向建立全体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从无产阶级劳动者(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为了满足贷款资本的需求而背负着沉重的间接税),到整个资产阶级公务员和雇员阶层,再到农民和小商贩中产阶级(他们饱受金钱无情压迫,住房条件恶劣、农地租金高昂、银行利息沉重等等),直至我们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发明家和董事们 他们或多或少都被大型贷款资本牢牢控制,人生的首要任务永远是为了幕后操纵的金融势力而辛勤工作,以获取养老金、股息和利息。同样,所有知识分子 艺术家、作家、演员、学者以及其他独立专业人士 也都属于这一阵营。

尽管大型贷款资本,无论是作为自然人团体还是作为利息原则的化身,都有意或无意地试图掩盖其对控制的无止境的欲望;尽管我们整个基于罗马法的法律传统,即服务于财阀统治的法律,都极其强调对财产的保护,并由此渗透到我们人民的正义观念中;但废除利息的奴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金钱必须到来,因为这是摆脱黄金国际对全世界经济奴役威胁的唯一出路,也是清除拜金主义毒害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腐败和污染的途径之一。

将战争债券转换为银行信贷

第1条提出的将战争债券等兑换成法定货币的要求,曾多次遭到反对,认为这将导致市场上货币供应过剩。这种反对意见本身就是错误的。战争债券的存在本身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然而,尽管这种担忧是错误的,但人们对这些被宣称为货币的纸币的实际存在仍然感到担忧,而且这种担忧虽然不切实际,却可能产生不幸的副作用,如同真的发生了新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修订第1条,要求在立法取消支付利息的义务后,将战争债券凭证以及其他公共债券转换为银行信贷,而不是货币。

这种方案的最大优势在于,纸质战争债券将不复存在;战争债券凭证将由银行、银行家、储蓄机构等交付给帝国银行,并在签发面值信用凭证后销毁。如此一来,几乎每个德国人都能获得一笔银行信用,即一个可供使用的银行账户。

这样的程序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不会出现私人保留大量投资的情况,因为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后,未交付的证书将被宣布无效。

此外,至少可以控制有多少战争债券被用于国外[从而影响德国的贸易平衡]。然而,最后一点绝不能以任何方式阻碍废除利息奴役的实现。由于我们与外国相比确实感到力不从心,我们只能满足来自国外的利息要求。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取消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我们不必担心外国的利息债权会诉诸武力,因为我们在从战争狂热中恢复到某种程度的自知之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历史上从未有过因为影响私人的金融措施而对一个大国发动战争的先例。

也不应该认为法国人民会因为迈耶、舒尔茨和科恩先生从德国获得的利息要求(这些利息是基于他们携带过境的德国战争债券)而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除此之外,为了避免让世界其他国家看到国家破产的迹象,还可以进行战争债券的抽奖,当然,这种抽奖可以根据通过强制交付凭证获得的统计数据轻易操纵,这样一开始就只抽取那些据称属于国外人士的号码,并用帝国纸币支付。

第三件事是查明战争债券的分配情况,这令人欣喜,同时也为征收财富税提供了一个极其简便的方法。当然,奖学金获得者只需指示帝国银行向NN先生的账户收取一定数量的马克税款即可。这样一来,税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付款过程会轻松得多　当然,纳税人的上诉权仍将得到充分保障。

通过将战争债券转化为银行信贷,可以实现一定的社会平等。对于真正出于爱国情怀而认购战争债券的小额投资（例如,5000至10000马克）,可以按面值兑现;而所有较大额的认购则可以按预先确定的利率进行贷记。其他所有政府票据的贷记方式也完全相同。

关于法律要求的特别评论
宣言

关于第

1 节,所有国家和市政债务认购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一种统一的大规模货币体系监管,才能与废除利息奴役相结合,得以实施。

关于第2条

显然,废除利息奴役必须同时适用于所有其他固定利率债券,以免造成此类债券价格的荒谬繁荣　如果仅宣布公共债券免息,这种情况显然会发生。债务本身的减少将通过年度偿还来实现,从而持续不断地消除所有负债项目的债务。

关于第3条

本段与前文以及第5节中关于抵押贷款国有化的诉求密切相关。背负抵押贷款的农民或房主仍需像以前一样继续向债权人支付本金,但不再是无限期的利息,而是本金。因此,根据之前的利率,20年、25年或30年后,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将摆脱债务。（抵押银行自然也只能在此期间继续向担保债券持有人支付相应的担保债券利息。）伴随债务的解除,社会也获得了对已摆脱抵押的房地产的所有权。

首先必须建立一个普遍的住宅登记册,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房地产地籍册;因为无债务的房地产所有权自然也有权收回投资资本,并且永久享有部分租金的权利,以支付房地产所有权带来的所有费用、开支等等,以及对业主自己所做工作的适当补偿。

让我们以城市公寓楼为例,大致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这栋房子价值10万马克。与之对应的是:抵押银行在第一层投资5万马克,年利率4%;以及非公司投资者在第二层投资2万马克,年利率5%。

7住房登记与无债务业主的权利之间的联系令人费解,除非其目的是为了控制租赁房产的增长,使其保持合理的盈利能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二位,30,000马克是房主自己投入的金额。租金收入为7,000马克。其中必须支付2,000马克用于第一笔抵押贷款,1,000马克用于第二笔抵押贷款,以及1,000马克用于各项开支、支出等等:总计4,000马克。因此,房主最终获得的3,000马克相当于他30,000马克投资本金的利息。

在法律废除货币利息后,十年后的情况如下:第一抵押贷款30,000马克,第二抵押贷款10,000马克。房主已完全收回其本金,但另一方面,新增了一项价值50,000马克的公共所有权。由此,国家开始对未来的租金收入拥有发言权,并有权决定租金金额。

就还款而言,现在将房屋所有者与抵押贷款者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资本并非狭义上纯粹的贷款资本,后者理应受到废除利息奴役的影响;这里我们谈论的是“风险”资本,具体而言,是将资金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具体来说是房屋。因此,是否延长还款期限,或者将相应比例的款项永久计入房屋的运营费用,完全取决于房屋所有者。

本文的目的并非提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建议;本文只是就如何在房地产领域实现从有息经济到无息经济的无摩擦过渡提出一些建议。

为了完善这个例子,假设25年后情况如下:届时所有抵押贷款均已还清;只有固定支出保持不变,或者由于房屋房龄增长,从1000马克增加到1500马克。假设房主从这笔费用中获得的收益也约为1000至1500马克;因此,租金收入中约有3000马克用于支付不可协商的费用,而最初7000马克租金收入中的剩余4000马克则可以自由支配。因此,国家有可能将租金降低一半以上;例如,在工人住房中,国家可以这样做;或者,国家可能只降低20%、30%或40%的租金,从而从差额中获得巨额收入,用于其他公共必需品,尤其是用于公共住房建设。对于豪宅而言,租金不会降低,或者降低幅度不大,因此,大量额外资金可用于改善房屋建造或用于特殊的社会用途。然而,这种未来的状况揭示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前景 社会(国家)现在就应该以我前面概述的方式参与决定租金数额,降低工人住房的租金,这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国家参与房地产所有权的权利日益增长,其中也蕴含着……
为建立健全的发行银行体系以及向抵押贷款债权人发放信贷奠定基础。

关于第4条和第5条

这些段落要求将整个货币体系社会化。货币仅仅是且完全是劳动成果的凭证,由拥有自身权利的社群发行。

8费德尔并未说明他是如何得出5万马克这个数字的:它既是公寓楼价值的一半,也等于公司抵押贷款的金额。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个数字不超过抵押贷款的总额,因此不会给房主带来任何痛苦。考虑到费德尔强调平稳过渡,可以推测,即使房屋的未偿债务低于其价值的一半,根据费德尔的方案,国家也不会要求获得超过抵押贷款金额的所有权份额。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拥有发行货币的基本主权权利。伪造国家货币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此,将货币体系置于集体控制之下,是社会的一项强烈诉求。集体的劳动能力是货币的唯一基础,正是由于未能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才导致了公共财政的普遍恶化和货币体系的彻底混乱。

如第5节所述,私人银行家放弃个人和商业信贷,将对整个信贷体系造成更深层次的冲击。对于国家信贷体系、市政信贷乃至房地产信贷而言,必须以最坚定的决心和力度致力于废除利息奴役,因为这是社会国家不可或缺的前提。

个人信贷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同样要求个人信贷不计利息;然而,这一要求的重要性远不及固定利息贷款。我们还记得固定利息贷款资本高达2500亿美元,而

仅有的 120 亿美元是派息股票。

所有这些信贷、股票、参与凭证、矿业股份、股权等等,都属于风险资本。这些资本的收益取决于受托人的勤奋程度和效率。因此,风险和损失的可能性,以及个人信任问题,都在此发挥作用。为此,某种特殊的补偿机制仍然必不可少。如果股票等资产的持有者投资的企业没有盈利,他将无法获得任何补偿或收益。如果企业倒闭,他将损失全部投资。

但对于 Reicheisenbahn 债券的持有者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
随着埃尔萨斯-洛林的陷落,帝国的铁路（在埃尔萨斯-洛林)也彻底瘫痪了。然而,铁路债券的持有者却依然能收到利息。这些利息从哪里来?来自地方政府的税收。铁路即便像去年普鲁士和巴伐利亚那样出现巨额赤字,债券持有者依然能收到利息。这些利息从哪里来?来自劳动人口的劳动潜力和消费所缴纳的税款。

为了最终明确这一点,我们只想把这个根本区别说得非常清楚。
要认清吸血鬼是从哪里吸取人们的工作潜力的。

因此,个人信贷应当继续,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再次通过私人银行进行个人交易。借款人的个人能力,也就是银行家所熟悉的,应当再次成为个人信贷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设定的费用将根据货币流动性自行调节,而货币流动性无论如何都将始于废除利息奴役制度。

关于第6条

第5条的主要观点也特别适用于股息资产。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必须要求大型工业企业也努力偿还已借出的资本　以便减少单个工业企业对那些仅仅是投资者的债务。

事实上,我们在贷款资本与所有人的关系中观察到的现象,在这里只是规模较小而已。在这里,资本家同样剥削工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工头、工程师、企业家,都一样,因为赚取股息的义务优先于9 。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使各行各业摆脱永无止境的利息吞噬,那么降低产品价格、将剩余价值交付和分配出去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一部分分配给社会,一部分分配给特定企业的工人、中层管理人员和董事会,从而分配给那些真正创造制造业和价值的人。

关于第7条

当然,本段也涉及到了整个保险领域,而保险领域也可以建立在类似的无息基础上。缴纳的保费不会因为利息的增加而增长;相反,保险公司将转变为储蓄机构;换句话说,保险的风险和收益得以保留。为此,政治共同体必须承担责任。

关于第8条

鉴于货币贬值完全是由于我们数量庞大的债务凭证造成的,我们要求征收累进财富税。我们强调的是“累进”。

征收统一的财富税,目的是为了减少纸币数量等等,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蒙蔽民众双眼罢了。因为即便我没收各地一半的财富,并以债券支付,然后将其销毁,最终也只是减少了纸币的数量,而换算系数却会使流通纸币的总价值恢复到之前的水平。真正的价值永远只属于消费品和使用品,而与劳动成果的纸质凭证无关。

另一个问题是,我国马克的汇率能否改善。但即便如此,汇率的改善归根结底也只取决于劳动潜力和生产能力,换句话说,取决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生产能力。

反对意见及其反驳

任何思想都不可能不经反对就确立自身,尤其是像这种彻底颠覆长期以来关于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既定观念的思想。面对已经提出的和预期的反对意见,总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必须扪心自问,这些反对意见中有多少是基于对废除利益奴役这一理念的蓄意歪曲;其次,对于所有真诚且基于事实的疑虑,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如果不收取利息,就不会有人借钱。

9这是股份制公司的问题。像德国那样,由家族完全拥有的公司,不具备这种特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事实上,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再借钱给我们。信贷才是关键,才是。
这是一个陷阱,我们的经济已经落入其中,并且现在无可救药地深陷其中。

如果民众真的急需更多资金,那么他们可以从中央国库获得所需的资金,而且无需支付利息,只需按时偿还即可。最终,国库会发行新的钞票。为什么要发行带息凭证呢? !纸张是否带息根本无关紧要!它唯一的支撑就是民众的劳动能力和纳税能力。为什么要从一开始就让每一项公共支出都背负着永无止境的利息重担呢?

是的,但是国家应该如何履行其对社会的文化贡献呢?它仍然需要
金钱,并且只有通过收取利息的贷款才能公平地完成这项任务。

这种论断完全基于拜金主义的思维方式。仔细阅读本宣言后,就会发现这是蓄意误导;首先,我们已经证明,废除利息奴役之后,国家的所有文化和社会职能都可以从国有企业、邮政、铁路、矿业、林业等的收入中得到满足,无需其他任何额外支出。其次,主权人民国家(Volksstaat)有权随时通过发行无息价值代币来承担特殊的文化职能,以取代拜金主义国家奉行的有息凭证。完全无法理解,国家为何要通过一项完全不必要的、永无止境的利息承诺,来增加自身在铁路、运河和水电站建设等特殊文化职能方面的成本。如果国家无法用现有国有企业的收入支付建设成本,那么就没有理由不由国家创造货币;主权人民理应为此买单,而他们也承认这种货币是支付手段。然而,人民拥有全部的劳动和税收潜力,为何要沦为另一张纸(有息贷款)的附庸,这张纸最终只会让人民背负永无止境的利息负担,而这最终只会让资本家获利? !因此,必须摒弃这种拜金主义国家的执念!

资本家们随后就会接受已发行的纸币并积累纸张。
钱。

这种说法可以从两方面反驳。首先,如果仅仅持有货币就变得无利可图,那么“废除利息奴役”的要求自然就实现了,资本家们也自愿放弃了利息,因为如果资本家把纸币囤在家里,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利息。其次,资本家对金钱的担忧使得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发生;我们只需想象一下那些囤积大量现金的人,他们夜不能寐,时刻担心自己的财产会受到盗贼、强盗、窃贼、搜查、火灾和洪水的威胁。我相信,正直的公民很快就会厌倦这些担忧,并会选择去国家银行。国家银行会开具收据,并依法负责账户,但不承担任何利息支付的责任。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对每个人来说仍然开放,那就是运用自己的金钱,创造价值,制造商品,参与工业活动,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美好,支持艺术和学术,简而言之,就是善用自己的金钱,同时拒绝拜金主义。

然而,私人资金需求可能会迫切地用于某些目标,例如测试发明、年轻有才的工匠或商人创办企业等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首先,这与废除利息奴隶制没有任何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假设,资本家在废除利息奴役之后,自然不再有机会以万无一失的方式投资,也不再指望坐享利息,因此,他们反而会像过去那样,更倾向于为了这些目的而冒险投资,所以这方面的资金短缺或需求将会比以往少得多。难道我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那些精明的商人、最聪明的发明家抱怨,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国家里,除非能保证“分红”,否则很难筹集到用于这些目的的资金吗?其次,未来的国家必须通过慷慨的支持来扶持每一支有能力的力量。事实上,旧官僚国家此前也曾有过类似的尝试,但由于公共支持附带的繁琐规定,这些尝试非但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反而造成了抑制和抵触情绪。第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拨出数百万马克,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德国发明家、工程师、工匠等劳动者的热情、勤奋和毅力如此之高,以至于通过国家参与分享成功发明成果的权利,这些支出很可能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英国就是一个例子)。

废除利息奴役必然导致财富的枯竭。

哦!谁会这么说?当然!那些把生活重心放在偿还资本利息上,又不愿努力工作的人,确实如此:每年消耗5%,20年就能耗尽所有积蓄。当然,但这完全合情合理!我们想要的正是废除利息奴役;我们想要的是让靠养老金生活不再成为公民的最高理想。我们想要终结这种拜金主义的颓废;的确,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有人,或者说很多人,仅仅依靠贷款利息就能长期过着舒适的生活 换句话说,就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我重申:废除利息统治并不会造成财富的消亡和耗尽,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恰恰相反,废除利息奴役将促进基于劳动创造的财富积累,这种劳动生产商品并创造价值,摆脱了无休止的利息支出。正如我们所见,废除利息奴役将全面降低生活成本;它将使我们摆脱沉重的税收负担,从而使每个劳动者未来积累储蓄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还有一点!废除利息奴役不仅不会阻碍,反而会最大限度地促进工业、商业和贸易中创造商品和价值的国民经济劳动。

如果资本家不再获得利息收入,工人能得到什么?

这个问题真的不应该再出现了!首先,劳工一直以来都在高喊资本家会剥削工人;其次,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承担贷款利息的主要是劳动者。[换句话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更低的税收和更低的生活成本。]

如果一个人无法留下任何财富,那么家庭纽带就会被削弱和破坏。

孩子们。

是的,那么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总的来说,我认为金钱与家庭观念几乎没有关系。或者,有人听说过富裕家庭的孩子更依恋家庭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富裕父母比贫穷父母更爱自己的孩子吗?或者说,富裕父母比贫穷父母更爱自己的孩子吗?对孩子来说,父母为他们安排最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养成自律的习惯,把他们培养成勤劳、健康、勇敢的人,还是父母给他们留下尽可能多的钱更重要?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父母为保障子女未来的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合理努力无疑必须得到承认。这种努力,以及父母为子女所展现的节俭,绝不会因废除利息奴役而受到任何不利影响;恰恰相反,当我们的国民经济摆脱了利息奴役的重压时,储蓄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我们从那位月收入1万马克、养老金5千马克的人的例子中已经看到,所有中小型财富实际上都被住房租金等直接和间接税收的迂回路径所剥夺,失去了任何有益的效果。我必须反复强调:对于中小财富拥有者而言,债券利息是一种骗局,一种自欺欺人,一种徒劳无功的循环。然而,大资本却通过其忠实的媒体,极其邪恶地在全世界宣扬利息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它允许每个人看似参与到令人愉悦、麻痹人心的利息消费中,以此来麻痹伴随无所事事的利息消费而必然产生的良心不安 并以此来招募同志,为捍卫这种至高无上的金钱主义利益而奋斗。

公务员、政治家会说:国家不能放弃它对债权人所承担的义务。

“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从一开始就知道,只有通过直接税和间接税从债权人那里收取等额利息才能履行这些义务,这种做法在道德上说得通吗?这其中的道德何在?或许更诚实的做法是承认:“我只有征收等额税款才能支付利息但战争期间我急需用钱,所以才发行了战争债券;亲爱的同胞们,请原谅我;这最终是为了你们,现在我们不想再玩捉迷藏了;作为国家,我无需支付利息,而作为纳税人的你们也无需为利息缴税;这将大大简化我们的交易。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庞大的税务官僚机构,以及同样庞大的利息服务官僚机构。对吧?我们达成一致了吗?”谢德曼先生,您不要再以那个老旧腐败政府国务卿的身份,在每家广告牌上都挂上您的名字,发表那些关于战争债券安全无虞的愚蠢言论。您只会让自己难堪:这场骗局的收益实际上只落入了大型贷款机构的口袋。

金融官员和银行专业人士宣称,废除战争债券和公共债务的利息奴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等同于公共破产。

请您原谅:根据您的言论,我们实际上已经公开破产,或者注定要破产。然而,公开宣布破产将是我们所能犯下的最大愚蠢之举:这不仅会加深现任掌权者实际存在的无能,还会提前在历史上证实他们的无能。

为什么要宣布破产?如果我把右裤兜里的3个印记放进了左裤兜,
我仍然不能因此宣布右裤袋破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战争贷款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帝国从人民的口袋里掏出了最初的数十亿,然后钱又流了回来;接着又发放了新的贷款,钱再次涌了回来;再一次,就像抽水机一样,把数十亿吸走,然后钱又退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九次之后,国家竟然兴高采烈地制造出了1000亿的债务。为此,人民手里拿着1000亿印着精美图案的钞票。起初,民众还以为自己变得富裕起来;然后国家来了,说:“太可怕了;我欠了1000亿的债,面临破产。” 是啊,但为什么呢?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如果我时不时地把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我当然永远不会破产。因此,就我们国内的战争债券债务而言,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国家破产。因此,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宣布公开破产,我们真的可以省去支付愚蠢的利息和缴纳巨额税收的繁重劳动。

让我们彻底摆脱大贷款资本的摆布吧!只有大贷款资本才能从这种贷款利息税收骗局中获利,因为它们能从中攫取更多利润,而劳动人民则以间接税的形式承担了这部分盈余;与此同时,中小资本家却只能徒劳无功。

这位全球经济官员表示:单凭德国自身之力,不可能废除利息奴役;这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否则,我们将失去所有信誉,资本将外流,而我们仍然不得不履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利息义务。

我承认,我本人也曾长期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这个问题本身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废除利息奴役的理念是所有劳动民族反对国际上对货币利息的奴役的战斗口号;另一方面,它又是我们自身金融困境的根本良方。然而,仅仅因为同样病入膏肓的邻国没有同时采用某种疗法,就放弃使用,这绝非明智之举。如果我们德国人继续在疯狂的循环中挣扎,缴纳税款和利息,而我们却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荒谬的行为只会让大资本家受益,对其他人毫无益处,那将是愚蠢至极。因此,让我们以解放的榜样引领世界;让我们摆脱对货币利息的奴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胜利的解放理念的力量将激励世界各国人民追随我们。

我确实确信,我们的倡议 如果这项倡议不被压制的话
德国拜金主义者 将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席卷其他民族。

斯巴达克主义者说:整个理念不过是对资本的保护;它仍然
情况依然如故:穷人一无所有,富人依然富足。

是的,我的朋友;和你讨论通常非常困难 如果你骨子里真的是个共产主义者,因此会坚持“万物属于全人类”的说法[1]
,如果你确实熟悉俄国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别是列宁的思想,并且认为这些思想是正确的,因此认为列宁为苏维埃共和国指定的下一个任务 “普遍提交账目和控制一切生产和分配” 是人类能够实现的。

10彼得·克鲁泡特金,《面包的征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然而,如果你完全清楚这项任务只有在可怕的暴政下才有可能完成,而且你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或斯巴达克主义者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要再争论了;我们只是彼此不理解,说着不同的语言,未来会做出决定,要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混乱最终导致的束缚国家,要么是我所希望的那种摆脱了利息奴役的国民经济的新国家。

但是,如果你在共产主义的内心深处 如果你诚实的话 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妻子和孩子,渴望一个比爱斯基摩人或祖鲁卡菲尔人更亲近的人性灵魂;如果在苏联领导的工厂劳动中,你仍然觉得拥有自己的小房子、小花园会很美好;如果你的灵魂深处真的无法接受像街头流浪狗一样随意占有任何遇到的女人;如果你想称呼某人为妻子;如果你只是想从工资中省下一些钱,而这些钱本应只属于你一个人,那么你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那么你的内心已经对你大声宣扬的口号“万物属于所有人”感到失望了;那么你真正不想要的,恰恰是万物属于所有人。你想要的正是你渴望拥有的 妻子、孩子、房子、农场、积蓄 无论你已经拥有还是只是希望拥有,即使如此,也应该只属于你一个人。

朋友,你明白吗?如果你内心深处怀疑,如果一个陌生人以“大家”的名义拿走你的积蓄,如果你因此得到另一个孩子,却把你的孩子带走,因为所有孩子都属于“大家”,那么,朋友,我们就不要再互相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了。

或许我可以请你思考一下,共产主义关于万物归全人类的理念,是否必然意味着所有文化的终结,因为缺乏所有权的概念必然会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将人类拉低到野兽的水平。

如果万物归全人类所有,如果列宁意义上的所有地上生产和分配都能被强制清算和控制,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最终只会形成一个蚁群。但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没有语言、灵魂和思想;我们可以默默地、本能地从事强制劳动。人类的终结就在那里。¹¹

好了,斯巴达克斯朋友,就此打住吧。让这个根本性的思考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和心中。之后,在与其他各方的交谈中,你自然会得到更准确的答案。

现在,各位社会主义两种路线 温和派和独立派 的同志们!12

我无法想象你们会提出任何严重的反对或反对废除利息奴役的观点,然而我必须断然对待你们,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界,从马克思到现在的领导人艾伯特、谢德曼、考茨基等等。

1. 社会主义意志:工人阶级的提升是一个必然会取得胜利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是一致的。

---

11 “人类的终结”出自《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中,它指的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但在这里可能具有双重含义。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人类存在的意义变成了盲目的奴役,这便是人类的毁灭。

12费德在这里指的是社会民主党及其和平主义分支 独立社会民主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所采取的道路几乎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

3. 基于错误的假设。

4.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观念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从而导致
衰退。

5. 然而,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有着不同的目标,即提升工人阶级,提升所有劳动人民的地位,它面临着可怕的内部冲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后果导致了与工人运动的实际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

6. 这种内部分裂导致了方向上的明显不确定性
政府。

7. 为了实现伟大的实际目标(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必须对斯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并竭尽全力与之斗争。然而,如今通过工会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些激进团体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它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奉为教育的根本原则,而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最终都指向共产主义。

现在证明:第 2 点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所走的道路几乎完全是错误的。

席卷全国的这场运动,已导致我国人民的严重分裂。对各种雇主,乃至所有资产阶级职业的雇主,不断进行诽谤,称他们是剥削和吸食体力劳动者的血汗的刽子手,而这些劳动者表面上是独立工作的。这种诽谤导致了劳动者毫无根据的怨恨和傲慢,而这种怨恨和傲慢如今必然会体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宣言》)的诉求上。埃尔福特纲领的核心诉求 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移到集体所有和经营 如今已被压缩成对“社会化”的呼声。

任何一位严肃的政治家都完全清楚,彻底将经济崩溃的社会化归咎于国家破产,就意味着国家彻底破产。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坦率地向人民承认这一点。

如今的座右铭应该是去社会化,而不是社会化。因此,人们试图通过虚幻的税收项目来弥补所有社会化进程的明显失败,并以此为借口再次“剥夺他人财产”。这一切除了让整个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之外,别无其他。非但没有增长(革命后社会主义文献中承诺的生产翻番根本不可能),反而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

然而,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现任社会主义政府考虑接受巨额外债。那样一来,不仅会彻底葬送我们的经济,还会使我们完全沦为协约国的利息奴隶,而且再也无法摆脱。

构建起这一系列错误的条约、要求和对人民的承诺的根本失败和基本错误,在于对工业资本和贷款资本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共产党宣言》、《埃尔福特纲领》、马克思……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恩格斯、拉萨尔、考茨基没有认识到工业资本和贷款资本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这一点上,整个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必须重新学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根本性错误,并毫无保留地坦诚承认。然而,随后也必须毫不妥协地得出唯一可能的结论。这些结论意味着彻底放弃毫无意义的、完全错误的对产业、对雇主的愤怒。劳动者和雇主是一体的;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 工作,生产;因为没有生产,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化,就没有进步,也没有向上发展。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言而喻且不可避免的对立,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远不如雇主和雇员之间伟大的共同利益重要。这些对立过去和现在都可以通过工资合同和工会组织来解决,从而使双方都满意。

但是,在我们论述最大政治力量的论述范围内,这些问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要再深入探讨了,我们只需强调,劳动者的集体利益与我们的国家工业、与我们人民的国民经济完全一致。

凡是教导相反道理,并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对立看得更重要的人,都恰恰暴露出他对工人的不负责任;因为他这样做就是砍断了滋养和支撑工人的这棵大树的根基。

然而,社会民主党却做到了这一点,并因此在德国劳动人民面前背负了永远的罪孽;因此,它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难,因为它无法兑现所有承诺,因为它无法给我们带来相互理解的和平,因为它无法为我们创造工作,因为它甚至不得不建立一支武装力量来对抗我们,因为它离不开公务员制度,因为它必须要求人们承担劳动义务,因为20岁以上男女的普选权对任何人谋生都没有帮助,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必然会出现混乱局面,因为如果没有个人融入社会并服从社会,国家就不可能充满活力。

于是,一股深深的、充满绝望的失望之情席卷了全体人民。即便民众仍不明白这一点,部长、议员和人民代表们仍然兴高采烈地互相撒谎,声称必须捍卫“革命成果”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这两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真诚的政治家都无法向人民清楚地解释清楚。

革命的负面行动,即推翻一系列陈旧王朝、罢黜军官、废除贵族制度、解散军队,简而言之,就是“大拆迁”,实际上并非“收获”。

至于反动?!被扫进历史的腐朽的君权神授教条,在整个人民中根本得不到足够的道德支持,不足以促成任何强有力的行动;就真正的资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太过懦弱,太过道德败坏,不敢联合起来反对觉悟的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的统治阶级不必担心王朝或资产阶级的反动。

但人民对所谓革命成果的深深失望,换言之,对人民境况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善的失望,才是最大的危险。这种失望导致大量群众不断向左翼靠拢,在那里,之前做出的承诺远远无法兑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最终,人们再也不能做出“人人享有一切”之类的承诺了。那纯粹是疯狂,但任何思想、任何现象、任何活动,一旦被推向极端,最终都会变成疯狂,然后演变成疯狂的反面。共产主义“人人共享”的理念也是如此,因为它最终会走向终结,最终导致所有人一无所有。饥饿、绝望、苦难、疾病和匮乏已经降临俄罗斯;人们失去了最后一丝勇气和生活的乐趣。

我重申:社会主义思想界最大的根本性错误归根结底在于未能认识到工业资本和贷款资本之间深刻的本质区别。吞噬利息的贷款资本是人类的祸害。导致人民被剥削的,不是生产性的、制造商品的工业营运资本,而是贷款资本永无止境、毫不费力地不断增长。

在此,我不得不探究为何这一本质区别没有得到承认;它是否真的没有得到承认,或者它是否为了大额贷款资本的利益而被掩盖;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领导人和首领,《共产党宣言》和《埃尔福特纲领》的作者,以及当今的领导人,是否始终秉持着必要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当一个人质疑另一个人的绝对真诚和坚定信念时,这是最严重、最可怕的事情;越是仔细探究人生事件的起因和关联,就越觉得这件事的严重性。因此,我也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是想通过引用英国最伟大的首相迪斯雷利(又名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一句话,来暗示一些重大而隐晦的联系。他在小说《恩底弥翁》中写道:

“没有人会漠视种族原则。它是历史的关键,而历史之所以常常如此混乱,是因为历史是由那些对这一原则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知识一无所知的人书写的。”[塞尔吉乌斯男爵致恩底弥翁]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认为安逸是其资产阶级的职责,因此,任何新的革命诉求,如同任何新的思想一样,都必然令他们感到不安。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焦虑;因为或许他们不得不对此进行一番思考。一切改变都令他们厌恶;他们只想安逸,觊觎他们钱财的人必遭殃。的确,人们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利息收入、房屋租金收入、担保债券利息收入、抵押贷款利息收入;简而言之,就是他们所谓的安逸、满足和财富。

即便如此,我们仍需探究那些拥有贷款资本的阶级成员会作何感想。他们与真正的资产阶级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是一种人格类型,无需赘述;资产阶级是人类之树上的一根枝桠,应该被砍掉,越早越好。这些人是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的巴比特,他们的视野狭隘得令人遗憾,毫无热情可言。他们终日单调乏味地消磨时光:咖啡、晨报、早酒、午报、午餐、午睡、剪优惠券、下午酒、与朋友在酒吧小酌,偶尔去趟电影院。他们对推动世界运转的一切、青年所渴望的一切、以及困扰民众、国家和社会的一切都缺乏理解,对战争与胜利漠不关心,他们如同植物般枯萎腐朽,既傲慢又谄媚 但资产阶级是一个如此庞大的阶级,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因此,通过废除利息奴役,节俭被摧毁;人们最终沦落到贫民窟。

必须断然否认废除利息奴役会对节俭产生普遍影响。节俭与当时盛行的经济观念几乎毫无关系,就像浪费一样。节俭和浪费是人性中固有的品质,它们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与时代对利息观念的赞同或反对无关。

在转型时期,或许可以鼓励人们更加节俭,也可以鼓励人们更加节俭。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一个理性且具有经济头脑的人会这样想:“我以后不能再指望只靠利息生活了。我希望能够安享晚年,也希望能够为我的孩子们留下一些东西;因此,我现在必须多储蓄。” 我认为,废除利息奴役必然会对大多数人产生这样的影响。至于老年人,他们当然会得到公共救济。

在此,我必须再次强调,鉴于目前财产税的沉重负担以及各种生活方式所面临的间接税压力,除了那些 这的确是一种不公平且必须予以制止的 所有收入都来自永无止境的利息支付的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美好利息收入都已荡然无存。因此,节俭的减少或许无需担忧。

(令人厌恶的)大资本真的就那么毫无益处吗?难道它没有创造出大规模进步的手段,而这种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益处,远大于贷款资本利息所造成的破坏吗?

不!提出这个问题恰恰证明了拜金主义的言辞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庞大的资本并非大规模进步的源泉;相反,庞大的资本源于劳动!一切资本都是劳动的积累。庞大的资本本身并不具有生产性,因为单纯的货币本身毫无生产力。价值的创造和商品的制造,都离不开智慧、劳动以及现有的或已开发的原材料或矿产资源 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劳动,也只能通过劳动来实现。

即使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最肥沃的农田和最富饶的煤矿,农田也不会因此结出粮食,煤矿也不会因此自动产煤!让我们最终确认这一点。

如果人们发明了货币,那么它自然是非常有用且合理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货币都是如此。
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这种(普遍认可的)“劳动成果凭证”。然而,这些“货币帝国”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潜力,即从自身无限增长到无比庞大 而货币如果能够产生利息,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正是我们内心深处所反抗的;正是这种反抗将货币捧得远远高于其他一切世俗事物;正是这种反抗将货币奉为偶像。而这一切,实际上不过是人类最大的自欺欺人罢了!

单靠金钱是买不到任何东西的。桌子、橱柜、衣服、房子、工具,简而言之,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有价值;最终,一件破家具还可以当柴烧取暖,但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却什么也做不了;

我甚至都包不住一块奶酪。只有当人们明智地同意促进消费品的交换,并就已完成的劳动开具凭证达成一致时,这张纸条才具有意义和用途。农民用粮食换取煤矿公司支付的不是煤炭而是现金,这非常合理;因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其他已完成劳动的凭证,例如干草叉、陶器、犁和镰刀。但金钱的权力也应随之终结。

因此,人类的大规模进步并非由金钱所致,而是由人本身所成就,是他们勇敢的精神、骄傲的胆识、聪颖的头脑、勤劳的双手以及共同的、因而也是社会性的、辛勤的劳动。我们必须如此自豪、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那些为了简化商业而发明的可怜的纸张。

进一步计划

虽然废除利益奴役并非新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但它无疑是最精辟的举措,也是唯一能够将所有民族团结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联盟,共同对抗席卷所有民族的拜金主义暴政的举措。但这并非终点。

相反,废除利息奴役必须带来进一步的措施,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从根源上,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抓住了全球罪恶。

只有当废除利息奴役这一根本诉求得到满足时,社会国家才能首次真正铺平道路。这一点必须明确认识到,并且必须克服一切拜金主义势力的阻挠才能实现。在利息奴役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呼吁社会化无异于企图建立所有行业的托拉斯,并在各地创建巨型企业集团。即便征收各种财富税,大型贷款资本在未来仍将自然而然地再次对这些企业集团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建立在拜金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荒谬的,其必然导致社会民主主义(本身已深受拜金主义影响)与大资本之间的妥协。

相反,我们要求彻底摒弃拜金主义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真正精神重建国家,其统治的基本理念是养育人民的义务 共产主义的一项古老基本要求可以在其中得到合理而有益的满足 即通过国家分配最重要的粮食,使每个人民成员都能获得其在祖国土地上应得的权利。

我们进一步要求,作为新国家的骨架,应通过人民代表院来代表人民,人民代表院应以最广泛的方式选举产生;此外,还应设立常设的劳动院,作为中央委员会,让全国工人根据其职业和经济阶层的分布比例拥有发言权。

最后,我们要求国家领导人承担最高责任。这种基于社会主义贵族体制的新国家建设将在另一部著作中详细论述。

这本书也将很快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然而,这一切的前提仍然是废除利息奴役。

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更确切地说,我的知识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废除利息奴役不仅可以强制执行,而且必将、也必须在各地以无比的喜悦之情予以推行。请记住:与所有其他旨在改善人类的理念、运动和努力(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不同,我的提议并非旨在改善人性;相反,它针对的是一种毒害物质,一种被精心 不,是邪恶地 人为制造的现象,它完全违背了人类最深层的感受,其目的在于使人类病态,使人类陷入物质主义的陷阱,剥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灵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就是金钱权力的可怕、无情的暴政，在金钱权力面前，人们只是利息的奴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分红、为了利息而工作。

我们深感不安，因为我们认识到古老的圣经箴言中可怕的清晰性和真理，根据这些箴言，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向他的选民承诺："我愿赐给你们世上所有的财富；地上万民都必臣服于你们脚下，你们必统治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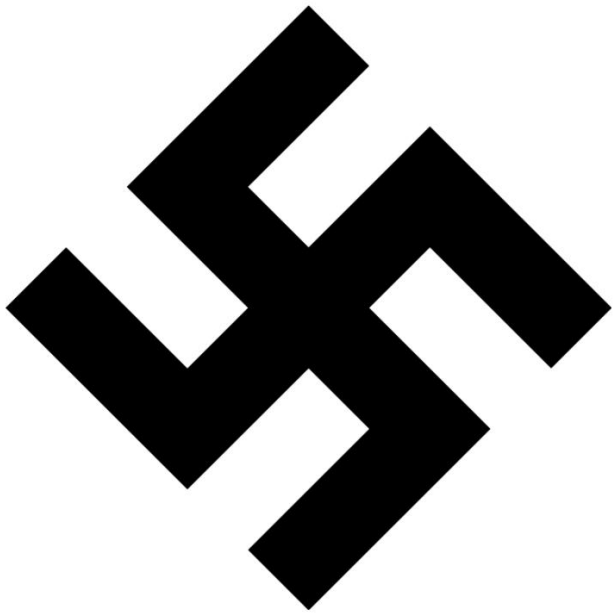
现在，这个全球性问题就摆在你们面前。全球性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但其核心思想却清晰明了。我们必须努力践行这一理念；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最强大的敌人 掌控世界的金钱势力。对方拥有强大的力量，而我们这边只有正义，劳动者永恒的正义。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向我伸出你们的手，团结起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德国国家

社会主义基金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前言

经过

阿道夫·希特勒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需要两样东西：权力意志和清晰的目标。权力意志，解放意志，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无比强烈。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在他的著作《建立在民族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德意志国家》中，以清晰简洁、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了我们的目标。千百万人的希望和渴望在其中找到了形式和强有力的表达。我们运动的文献也从中获得了教义。

慕尼黑， 1923年11月8日

阿道夫·希特勒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前言
至第五版

我的著作《建立在民族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德意志国家》收录于“国家社会主义文库”系列丛书中。正文基本保持不变,但删除了提及本书出版时期（1923年)情况并引用当时例证的段落,并缩减了对犹太人问题的解释,因为后续将有专门的著作探讨该问题。

新版本尤其应该证明,基本程序丝毫没有改变。

穆瑙,1931年10月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那些面临严峻困境的人是有福的。

它强加了一种崇高的政治理念,即

既伟大又简单

它迫使时代中的其他一切思想都为它服务。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介绍
第一版

我们满怀希望和憧憬地展望未来。德国必将屹立不倒，绝不会衰落。德国正经历着新时代来临的阵痛，仿佛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震撼。可怕的自我谴责和外敌入侵的枷锁终将消散，德国将昂首挺胸，引领世界走向辉煌。

如果如此多的苦难和悲惨境遇没有与崩溃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我们或许就能怀着某种喜悦之情参与到新时代的缔造之中。如果我们审视当下的种种堕落和混乱，我们便会处处看到强大的意志、严谨的工作和充满灵感的直觉。德国精神正展翅高飞，迈向新的高峰。

在德国人这段痛苦的历史中，今天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更加重要、更加困难。

因此，必须解决双重任务　不仅仅是“重建”国家和经济
但要赋予它们新的形式。也由此赋予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种新的形式。

德国人对统一德国的古老渴望终将成为现实，新的经济规律将会出现，并彻底清除利息资本主义经济的噩梦。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此全面而艰巨。历史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它对我们充满敬畏，对过往的历史充满敬畏。在德国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上，基于最早的雅利安智慧，我们必须重建人民、国家、经济和文化。

在这里，工人们必须意识到他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们实际上承载着整个国家的希望　通往自由的希望！

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远不止是回归或偏离古老的祖先习俗，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和经济形式的枷锁，它作为第一个也是最坚定的思想，自觉地与拜金主义势力、与席卷全球的犹太帝国主义势力、与贪婪、自私和冷漠的精神进行最艰苦的斗争。

这场普世而伟大的德国自由运动，其最强大、意志最坚定、目标最明确的倡导者便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该党在一份简短的纲领中概述了其目标，这份纲领以25条精辟的条款概括了运动的基本诉求。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运动的论战性刊物《民族主义观察家》¹³的主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一篇短文¹⁴中，以值得感谢的方式逐条阐释了这些纲领要点。

13《人民观察家报》于1920年被纳粹党收购，成为党的机关报，并由迪特里希·埃卡特编辑。
直到 1923 年他去世，之后由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

14罗森伯格首次出版了他的《Wesen, Grundsdtze und Ziele der Nationat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达斯
1923 年的计划。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基于这项工作,至少可以向朋友和敌人阐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诉求。另一方面,在国家社会主义文献中,缺乏一部全面阐述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理念的著作,来解释它为实现最终目标 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即劳动和绩效国家 而打算在国家政治方面开辟哪些道路。本书旨在弥补这一空白。

因此,我们必须阐明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道路和目标,我们将指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现有国家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哪些领域将基本保持不变,哪些领域将进行实质性改革,以及在哪些领域必须开辟新的道路。

我们必须探索并开辟公共生活的新途径,尤其是在国家财政政策、种族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处理方面。此外,我们还必须从根本上应对那些已经甚嚣尘上的敌对反对、歪曲事实和谎言。

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非常艰巨,但这仅仅是德国复兴整体目标的一小部分。

如果一个人决心赴死,并且拥有不受约束的意志,那么一切努力都将徒劳无功。
领导者并没有致力于提高理念的有效性。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坚定不移地怀着一个清晰的愿景,那就是在我们胜利之后,这个德意志国家 德国,我们父辈和子孙后代的土地 应该按照我们的意愿变成什么样子,那么即使是最坚强的意志也将白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 基础

道德基础

国家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基础是对人民和对自身负有完全的责任。

“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法则。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普遍确立这样一条原则,因为我们从历史中看到,在某些时期,统治者将全体人民的福祉视为其国家领导的基石。如果今天必须将这条原则置于所有其他考量之上,这仅仅表明,当今的社会状况与这种唯一正确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我们同样可以从这条原则中看到,道德与经济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首先是一种道德要求。但与此同时,它也以清晰的语言表达了整体福祉与个人为获取个人财产而进行的正当追求之间的等级秩序。因此,这一国家社会主义原则绝不排斥私有财产。恰恰相反:国家社会主义充分且全面地承认财产的重要性。它深知,个人财产和自由处置所得的权利是一切经济的基础,也是一切更高层次文化的基础;但国家社会主义同样认识到,承认私有财产必须划定明确的界限,即财产何时沦为权力的工具,并以剥削的方式损害整体福祉。

或许几乎没有哪个认真思考过的人会想要反驳这一基本原则。难点在于如何正确评估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之间的关系。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公共利益必须优先于私人利益,但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观念,在财产使用方式方面,除了犯罪行为之外,并没有其他道德限制。当然,对同胞实施暴力行为(敲诈勒索、谋杀等)是被禁止的。

过失杀人 背叛和非法致富等等),但积累巨额财富以及利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中那些往往相当可疑的技术手段来获取财富,却从未被禁止。此外,法律赋予每个债权人在不利情况下无情地剥夺拖欠债务人的房屋和财产的权利

疾病、死亡、畸形、歉收和饥荒 这些都会使债务无法履行。每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官都能列举出无数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僵化的法律摧毁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所有正当的正义感都反对将一个勤劳肯干、却因暂时遭遇厄运而陷入困境的人,置于债权人的残酷压迫之下。

无限制地承认个人享有正当权利和合法诉求的权利,必然会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为这种本质上颠倒的反社会法律理念会被用来进行自私的利用,而这与我国“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背道而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与我们中间盛行的资本主义这种错误的根本论断截然相反的是另一个极端,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经济观念。这种经济形式的根本思想是否定私有财产。马克思主义教条甚至直接将财产解释为“盗窃”(普鲁东)[1] 。它要求用尤其令德国无产阶级费解的外国术语来说,就是“剥夺剥夺者的财产”[1] 换句话说,就是剥夺财产!这种摧毁国家、人民、文化和经济的教条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找到了其极端但又合乎逻辑的体现。就其经济方面而言,这种极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一切都属于大家”。

这里涉及到财产的非人格化,所有财产都转移到了整体的匿名财产中。

另一方面,我们当中仍然盛行的无限财产权极端主义,已经将我们引向了金钱之神玛门的殿堂前,殿门上用金字镌刻着:“万物归一”。即使是这种令人恐惧的经济形式,也必然会导致财产的非人格化 只不过方式不同 因为最终,所有劳动者都被迫陷入对匿名金融力量的可怕债务奴役之中。

与刚才描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国家高度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这两种极端经济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想要求实现“各得其所”的原则。

正是在这个原则上,道德与经济再次紧密相连。商业生活中道德原则的缺失,的确是当今经济的典型特征,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更强的实力、更狡猾的手段,以及即使在最危险的交易中也能规避国家监管的技巧,足以左右局势。只需看看各大城市里成千上万的黑帮分子,他们挥霍着巨额财富,只需看看那些尽管当事人百般抗争最终还是开庭审理的案件,就能明白当今商业道德的堕落程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产阶级和已婚工薪阶层的悲惨境遇,他们甚至无力负担婴幼儿的牛奶和面包。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即使靠体面的工作,也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

当有孩子需要照顾和抚养时,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困境更是难以估量;一流的艺术家,尤其是那些其艺术取向与当今主导的犹太式审美趣味不符的艺术家,只能忍饥挨饿;真正的德国诗歌也无处可去。然而,那些因国家财政政策失当而损失了毕生积蓄的人,那些小额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休人员,那些战争伤残者,那些被迫接受慈善救济的人,以及所有那些依赖公共债券的确定性、国家货币的稳定性以及马克黄金储备的人,他们的困境更是难以言表。这种情况就是经济的崩溃 无政府状态。勤劳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懒惰却能获得奖励,正当的商业活动举步维艰,而不正当的商业活动、中间商和投机取巧的行为却最为猖獗。作品的文化价值越高,所能获得的报酬就越少。信任需要用其他方式回报。

15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在其 1840 年的著作《Qu est-ce que la proriete? 》中宣称:那“la propriete c est le” 卷”。

16这个短语“Texpropriation des expropriates”借自法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使用过:“私有财产罢工的最后时刻,征用者反而被征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背叛,而且是来自国家,国家本应是法律和正义的保护者,是公共道德的捍卫者。

我们完全不需要再指出公共生活中的腐败、新闻界的犹太化和贫困,以及外交政策中可悲的无能和不称职的领导,来表明我们公共生活和经济道德的极端堕落。

针对这种物质主义的贫瘠和公共生活的污染,国家社会主义理念确立了久经考验的国家和经济原则: “各得其所”,但最重要的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通过将这一原则提升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原则,国家社会主义将自身与德国历史上最美好、最辉煌的时期联系起来。

“Suum cuique”[1]早已是德国早期中世纪繁荣时期的经济原则,尤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行会制度确保了这一原则的落实,因为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师徒共同劳动,每人获得半便士或三分之一便士的报酬,至少保障了劳动者的收入;更优质的工作和表现能够得到认可和奖励;而杰出的成就则能带来名望和丰厚的收入。

“Suum cuique”(意为“至高无上”)也装饰着普鲁士最高勋章 黑鹰勋章,但此处特指其冠冕应授予特殊功绩者。这种解读与国家社会主义尤为契合 并非因为这里涉及宫廷装饰或对军事功绩的片面颂扬,而是因为其中体现了履行对国家和人民的职责所应获得的道德内涵,这种职责的履行是无私的、不计私利的,不以金钱为先,将个人利益置于次要地位,源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内在强烈责任感。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向另一个方向延伸这一原则,在德国中世纪“各得其所”的理念和腓特烈一世“功成名就”的思想基础上,我们更加强调: “罪犯必将受到惩罚!”。各得其所,功成名就,每一项有序而光荣的工作都应获得相应的报酬,每一项特殊贡献都应获得更高的报酬,每一个穷人和每一个无辜陷入困境的人都应得到公共资金的充分援助,但同样地,所有那些违背公共道德和经济体面的人 都应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而,我们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责绝非对公民的个人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经济在尽可能摆脱官僚主义的干预下才能繁荣发展。我们也知道,通过国家降低每个公民的风险 更确切地说,是降低瑙曼所说的“无风险人”的风险,即国家应当保障其基本生存 恰恰会与瑙曼的预期背道而驰。¹⁸国家的职责必须仅限于创造经济自给自足的前提条件。

[17] 各人自有其道

18弗里德里希·瑙曼(1860-1919)是一位新教神学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家,他于1896年创立了《援助》(Die Hilfe)杂志,并通过该杂志传播一种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瑙曼成为德国民主党(DDP)的首任主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尽可能摆脱我们今天所知的利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怕的高利贷现象。

因此,国家福祉必须再次成为最高准则,国家效率必须将“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置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

然而,这一原则要求政治家、国家雇员和在公共生活中担任杰出职务的人们具备一种如今在政府和公共生活中几乎完全消失的特质 责任感。

如今,我们整个公共生活都笼罩在不负责任的阴影之下。议员们无需为他们在议会中的言行负责 有人甚至说他们“不受约束”
这个词听起来令人绝望,因为它源自医学术语,指的是人体内的毒素已经饱和,新注入的毒素对人体的危害很小甚至没有危害,而健康的人则会因此丧命。各派别无需为多数派的决定负责,部长们也无需为履行职责负责,因为他们只是参与组阁的政党的官员。一旦出现问题,人民的确会遭受最严重的损失,但所谓的“负责部长”只会换成另一个同样不负责任的政党官员。真正的责任问题根本不存在。

在君权神授的时代,对全能上帝的诉求不幸地常常成为统治者不负责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他们对神的责任感等同于对人民的责任感,这一点在此明确承认)。然而,总的来说,这位神圣的上帝归根结底不过是一面舒适的保护罩,它掩盖了统治阶级及其代表对人民实际生活需求的漠视。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大臣只对国王负责,统治者只对上帝负责,而这层层权力阶梯,则如同阶梯一般,将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负责任隐藏在人民的实际生活需求之中。

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彻底清除这种国家认可的不负责任行为。

“最高责任”几个大字将镌刻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之上。凡有幸肩负起伟大民族利益领导重任者,都应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事实上,唯有心中怀有这份至高责任感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对于所有国家雇员和所有身居要职者而言,这份责任必须得到特别强调,并且必须以毫不妥协的严格执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所谓的“复兴”。

唯有如此,最宝贵的财富 信任 才能得以复兴和发展,使领袖与人民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历史共同体。而信任,亦能使信念再次萌芽,在领袖的责任感引领下,德国必将迎来复兴与新生,德国精神将得以重燃,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蓬勃发展,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经济基础

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道德与国民经济是不可分割的。
否则,经济将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尤其是在每个经济体最重要的任务 满足需求方面。如果没有对商业的信心,没有勤奋,没有官员和工人的忠诚,任何工作都无法繁荣发展。

效率、公正、创业精神、活力以及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互信,是任何经济体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所有这些要素都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具有非凡的重要性。

凡是在当今和不久前从事过经济活动的人,都深知如今这些美好事物是多么匮乏。而最终承受马克思主义救世论及其操作方法 罢工、破坏、玩忽职守和马虎工作 之害的,又是谁呢? 最终,正是民众自身,他们通过这些瓦解国家和人民的理论,丧失了所有共同体意识,并将阶级斗争视为自身最重要的工作。因此,那些尤其来自民族主义阵营的抱怨 “我们不再是一个民族”,“如果我们想要重获失去的权力和国际地位,就必须先重新成为一个民族” 也必须指向这一群体。

这些抱怨不无道理,但光靠抱怨是无法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一旦拥有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理想的能力,便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它对异见人士的残酷镇压也毫不手软:在俄国,它通过屠杀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地让敌人噤声;在我们中间,它则通过共和国保卫法来镇压异见人士。¹⁹ 显然,获得政治权力是任何经济或民族政治改革的前提。这一点,我们和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清楚。但我们追求政治权力并非为了权力本身,并非为了利用已获得的权力地位来对付某个阶级,而是为了在团结成一个劳动共同体的民族同志之间创造经济和平的前提条件。满足需求²⁰是国民经济的任务 而不是盈利能力,而盈利能力在当今的商品生产中几乎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凭借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理念彻底对立。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生产的不是必需品,而是有利可图的商品。任何无法带来足够利息和收益的项目,从一开始就被搁置。当前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的盈利狂热,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就是:尽管住房需求极其迫切,住房建设却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它无利可图!从国家政治层面,从更高的意义上讲,住房建设实际上是有利可图的,这一点无需赘述,从前面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国家社会责任的论述中,这一点显而易见。此外,如果人民忍饥挨饿,那么以盈利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绝不会认为其有责任通过生产廉价优质的鞋、衣服和内衣等来满足这种需求,因为在民众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这样做“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各领域的奢侈品行业却异常火爆,因为财富从未如此轻易地获得。

[19] 战后德国也有一部类似的法律,即《联邦宪法保护法》。(Bundesverfassungsschutzgesetz),于 1950 年通过。

[20] 满足需求是指通过可负担的价格满足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构成民族共同体的所有人的总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今,人们渴望沉溺于极致的奢华之中。然而,在如今主宰一切的经济部门 银行和证券交易所体系中,资本主义的盈利理念实际上沦为一种经济谬论。银行的统治地位最鲜明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理念的经济荒谬性。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生产”从未让一个孩子吃饱穿暖,从未让一个瑟瑟发抖的人衣食无忧,总而言之,甚至连维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都从未得到满足。这绝非煽动性的口号,也并非否定货币交易机构的必要性,它只是清晰地揭示了真正以国家经济满足需求(例如国家社会主义的愿望)与完全以私人资本主义为导向的逐利经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即使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自己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它们不再是国民经济的统治者,而是国民经济的仆人;金钱不再是国家和人民的主宰,而只是商品交换的必要工具。

我们非常清楚,这场与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资本的斗争将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艰难的斗争,因为当今世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权力都集中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资本手中。

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权力之争,对手比我们的大多数朋友和追随者都更清楚这一点。这场战斗将会更加艰难,因为很大一部分民众仍然深陷于唯利是图的疯狂之中。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清晰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国家社会主义在财产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从第一章的基本论述,特别是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反对,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国家社会主义对财产的根本承认。这种对私有财产的承认深深植根于雅利安人的生活中。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他认识环境,思考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和塑造自己的世界;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他辛勤劳作,从土地中汲取养分,安家落户,为自己建造家园和城市;一个在同胞和同胞的圈子中扎根的人,他以此为基础,迈向更高的文化境界,在哲学、诗歌、音乐、艺术和雕塑等领域,以更高的智识意义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样的人,必然会认为,他亲手创造的、源于自身劳动的作品,也是他的财产。从对创造者的这种认识中,直接产生了对他人财产的尊重,法律也由此而来。

与创造性思维根本对立且不可调和的,是那些性情迥异、贪婪掠夺的人们的思维。他们从未感受过创造的气息,他们四处漂泊,从未在任何地方扎根,他们没有从土壤中汲取养分,通过漫长的发展历程不断提升文化水平,而是带着他们躁动不安的思维和金钱,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在“掠夺”了某个城市或地区之后,便继续流离失所。即使在那些创造之国的田野里,犹太人也与实际的生产活动相去甚远。我们不认识犹太人作为农民、商人、工程师或建筑大师,也不认识他们作为工厂工人或雇员。真正的创造天赋,即使在美术和科学领域,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只有当一件作品由创造性的双手创造出来,一个物件被生产出来之后,活跃的思维才会开始其特有的活动;只有在那里,贪婪的思维才会懂得如何获取这些商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它利用生产者,并操纵消费,以谋取自身经济利益。它并非为了满足国民经济需求,而是为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流动中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于是便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设立了中间人　商人由此诞生。如今,商人兼货币兑换商已摇身一变,成为董事会成员和银行巨头。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以最荒谬的方式被彻底颠覆。聪明、富有创造力、敢于冒险、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头脑不再主宰一切;取而代之的是奸诈、无能、贪婪且剥削成性的头脑。金钱凌驾于劳动和鲜血之上。

犹太人敏锐的思维使万物皆可流动,甚至通过抵押贷款使土地流动,通过匿名化和股份制使历史悠久的大型产业流动,并通过国家债券经济使国际资本甚至将政府与其人民分离。如今,各国政府都依赖于巨额贷款资本,而对于其人民而言,它们只不过是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和巴黎那些匿名主子的利息代收人。

这些简短的观察向我们揭示了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与贪婪的犹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的最深层秘密。“雅利安人创造,犹太人攫取世界。”

在此,不妨再简要补充一点:财产和占有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区别。占有未必就是财产,占有也不能是自我创造的。就占有而言,其来源无需质疑。犹太人攫取了雅利安民族的财产,如今又凭借其金融实力统治着这些创造者。这种以法律债权、债券、抵押等形式存在的抽象财产形式,使得当今世界都受制于资本的利息。以利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通常没有占有的界限,它使整个国家的所有劳动成果都沦为少数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巨头的利息。

针对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利益资本主义掠夺性经济,国家社会主义设定了财产权的限制。这一限制的原则在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此外,财产权的限制可以设定得非常高,原因在于国家社会主义绝不会以任何理由否定哪怕是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只要它们仍由其创建者(例如克虏伯、曼内斯曼、蒂森等)私有,即使这些企业与整体利益相悖。尤其当这些大型企业的拥有者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在适当的生产利润、合理的销售定价和满足国民经济需求之间,以及劳动者以相应的、体面的方式参与企业收益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时,更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地对外部生产形式做一些基本观察。
战前德国经济蓬勃发展,其显著特点是大、中、小型企业的巧妙融合。如今,总体而言,大型企业的发展趋势确实对国民经济构成威胁,因为大型企业之上的更高层级,不再服务于满足市场需求,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对市场支配和价格专制的利益。然而,某些行业只能以大型企业的形式运作,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适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重工业。此处不赘述,但可以明确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理由力求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经济的外部形式。国家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任何形式的“社会化或国有化”。我们的经济理想要求尽可能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经济自由的人数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我们知道,只有那些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和劳动收入的自由独立人士,才会对自己的工作充满强烈的责任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上,才能涌现出杰出的人物;也只有在自由和责任的土壤上,才能孕育出将因共同劳动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凝聚成一个生活和命运共同体的社群意识,从而造就一个自由、自觉的民族。

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上,个人的福祉才能与整体的福祉结合起来。

在国家与经济的边界上

在界定国家干预经济的界限方面,曼彻斯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截然相反。前者要求尽可能摆脱一切国家监管,它最希望看到国家沦为夜间看门人。而国家社会主义则认为,大多数企业最好由国家自行经营和管理。最极端的社会化或国有化形式 这是俄语中指企业由所有人经营的说法 已经向所有公正观察过社会主义实验的人清晰地表明,这种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行的。

凡是认真研读过我们对经济基础的解释的人,都能轻易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抑制企业家的主动性、缺乏逐利动机、消除竞争;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残酷地推行强制劳动,这些因素必然会将生产优势降至最低。

从德国经济生活中我们所知的这种渐进式、较为温和的“国家控制”模式,只有在公共经济的某些领域才能成功发挥作用。在与自由经济竞争的领域,尤其是在大型工业生产(煤炭)领域,其商业成功与自由经济相比受到很大限制。自由经济能够比国有企业更快、更独立地做出所有重要决策。为了正确判断哪些企业适合国家控制,我们必须明确国家在国民经济的整体运作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已经解释过,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经济的任务在于满足需求。生产者和消费者、制造者和使用者是任何经济体的两大主要参与者。现在我们知道,归根结底,使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或者说,这一点表达得非常清楚:每一块面包都只能被一个人吃掉,衣服也只能供个人使用,一项法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为一小群相互联系的人提供住所,工作场所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为数量可能更多但仍然有限的工友提供职位,因此我们根本无法谈论产品的共同消费或使用。因此,如果消费在归根结底是个人行为,那么生产,即商品的生产,也是如此。生产劳动的产物越有价值,就越能清楚地表明,它仅仅源于高度个人化的创造力。

对于科学和美术领域的智力成果,以及技术发明和发现领域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即使在汇编作品的情况下,情况也是如此。

21.曼彻斯特主义是19世纪在曼彻斯特兴起的一种经济思想流派,是对1815年和1846年科拉保护主义法案的反动。它倡导自由贸易,支持工业家对抗土地贵族的农业利益。该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和约翰·布莱特(1811-1889)。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工厂式的企业中,机器的机械化几乎完全取代了人类的个体劳动,但最终,只有这位工人才能生产出他亲手制作的那双鞋,而其他人则无法做到。然而,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却在下降。在农业领域,古老的格言依然适用:“主的目光使牲畜肥壮”,也就是说,只有饲养员的悉心照料才能带来最佳的收成。

共产主义经济的一切尝试都以彻底失败告终。
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声明,消费和生产都与社会化背道而驰。人类一旦放弃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形式,转而通过劳动分工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式,并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共同体,生产和消费之间便出现了新的介入 贸易、商业和金融体系。

这一非常朴实的经济哲学论断,为我们提供了国家必须限制其经济活动的领域的最清晰证据。显而易见,这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体现,其职责范围也理所当然地应在此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的经济理念正确,那么国家既然涉足某个领域,就必然在该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国家在交通运输领域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战前德国铁路部门的表现堪称典范,即使在今天,只要他们依然秉持着忠于职守和尽职尽责的传统,他们的表现依然如此。人们也常常称赞美国非国有铁路系统的完美;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美国的铁路运输更为自由,许多我们这里因官僚体制而产生的小问题,在美国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甚至美国制造大型机车也曾让我们感到惊讶,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铁路网的宽轨距使得这项技术更容易实现。但这并非交通运输的范畴,而是一个技术事实,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问题而言,铁路运输的安全更为重要。在这一领域,德国铁路始终牢记国家运输的首要任务,并以其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竭尽所能而著称。而美国和法国铁路在这一领域肆意妄为、罔顾乘客生命安全的程度,从美国铁路和法国铁路国有化前的事故史中便可见一斑,当时这些铁路都服务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肆无忌惮的逐利行为。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盈利理念与需求满足经济的责任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商业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安全、快捷、廉价地将货物和人员运送到使用地或工作场所,服务于国民经济。在国有企业中,盈利问题只是次要的,或者仅仅是关税政策的问题。邮政和电报系统自然也属于商业范畴。即使在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德国邮政和电报部门的辉煌成就,就能明白国家是如何安全、快捷、可靠地完成这项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另一方面,贸易一直被视为私人企业家的专属任务。如今,贸易不能像运输系统那样被简单地归类。国家监管从一开始就只针对特定类型的商品,确切地说是大众消费品。战前,人们对国家监管主要食品贸易几乎不抱任何期望 因为自由贸易理论主导着我们国家的经济思想 而如今,鉴于战后时期主要食品领域肆无忌惮的高利贷,人们更不可能接受“国家有责任保障主要食品的生产、运输和分销”这一理念。然而,我们却发现,即使在经济领域的对立面 布尔什维克 也试图通过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问题在于,总是想以国家控制的方式来进行生产或理解生产。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合理分配无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国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组织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专门为公共利益储存和收集最重要的食品,以及为公共利益向消费者供应食品的组织。一项针对我们德国人的调查显示,

如今的经济生活表明,即使在我们当中,这种理念也并非完全是新的,合作理念已在各地日益普及,并由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设想的解决这一极其重要问题的方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农产品合作利用一方面确保农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产品,确保化肥、农具等农资的合作采购,尤其致力于通过建立农产品仓库来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联盟也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可能直接地向消费者供应产品,尤其注重消除中间商环节。在国家监管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的合并势必会解决这一问题。

即使在这里,问题的核心仍然是:经济的首要任务不是盈利,而是满足需求。

对于贸易而言,尤其是在所有涉及个人风险因素的领域,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对于始终安全可靠的食品,无论销售情况如何,商人的那些固有因素从一开始就被消除了。

金融体系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需要纳入国家监管的领域。许多金融理论家将货币解释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这种解释固然没错,但却不够全面清晰。尽管如此,这个定义表达了货币促进商品交易的正确理念。国家拥有铸币特权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国家将货币视为公共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国家在刑法典中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条款来规范伪造货币的行为,这同样证明了货币问题至关重要。事实上,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通过自身的权威来决定哪些货币在公共领域具有合法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商业。金融理论家的一个特殊流派 货币理论家22 代表了国家货币理论,该理论简明扼要地宣称:“货币就是国家宣布为货币的东西。”由此,货币与货币的实质完全分离,国家主权的印记足以将铁、铝、瓷器,尤其是纸张制成“货币”。现状告诉我们,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现实。这些金融理论家的反对者 金属理论家23 坚持认为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因此必须由贵金属(黄金和白银)制成。然而,当前的形势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事实上,国家甚至可以用纸张制造货币,而且这些货币确实可以购买东西,即使这些纸币是由完全没有价值的纸张制成的。但是,这种货币的购买力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与纸币数量的膨胀成反比,似乎印证了金属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实际上金银币的出现并没有导致纸币购买力的下降。但这另有原因,即黄金货币的商品属性。黄金货币之所以能维持其购买力,并非因为其本身是纯金,而是因为黄金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如今,20马克硬币的购买力并非来源于印有“20马克”字样的国家货币符号,而是来源于其所含的精炼黄金。但我们不能在此过多地纠缠于这些金融理论上的争议问题,我们将在根据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来阐述国家金融体系时,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这里需要认识到,就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关于国家与经济边界的问题而言,金融体系无论如何都属于整个经济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领域,就像最重要的食品的商业和贸易一样,必须受到国家最严格的信托监管。

如今,金融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无需特别解释。
任何有心人都能看出,掌控一切的大型金融势力拥有着显而易见的权力。有远见的人早已认识到,国家在金融体系中定位的无能和错误,正是造成当今国家财政状况灾难性局面的根本原因。大多数所谓的国家中央银行并非纯粹的国家机构,而是政府仅保留部分监管权的股份公司,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公共金融体系的混乱局面。

国家政治基础

没有权力就没有国家,没有权威就没有政府。这道理显而易见,无需赘言。如果今天我们这些身处政府高层的人仍然相信,完全缺乏军事和政治权力也能进行统治,那只能归咎于我们公共思想的彻底缺失。

没有权力工具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相互制约,正如经济和道德密不可分。要想重获失去的权力,唯一的途径就是打造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22宪章主义者支持使用法定货币或政府发行的代币(拉丁语:charta)作为国家货币。
23金属主义者认为货币的价值来源于贵金属,反对法定货币,认为法定货币没有内在价值。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可怜的祖国遭受了多么可怕的惩罚,仅仅因为它放弃了权力,转而接受了我们如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和平主义的喧嚣。“为了防止更糟糕的局面”,我们主动交出并销毁了武器;“为了防止更糟糕的局面”,我们签署了凡尔赛条约;“为了防止更糟糕的局面”,柏林政府对一切要求都说了“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局面”,我们任由一切恶意、羞辱和剥削降临到我们身上。德国人民被这种懦弱和卑鄙的无耻口号引向了更深的苦难。我们履行了对我们的要求,而……

这位自称德国人的部长拉特瑙博士(Dr. Rathenau24)竟敢公开宣称:不存在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问题只在于一个民族能被允许陷入多深的苦难!换句话说 尽管拉特瑙的言辞已经足够清晰 德国民族完全无力自卫,政治上毫无力量,思想上几乎被扼杀,它只能继续工作。它让自己背负了如此沉重的罪责,以至于“天选之民”的成员可以凭借这些赔偿,永远在世界各国过着光鲜亮丽的无所事事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以德国人的劳动为代价的。但现在,即使是德国庞大的劳动力也可能不堪重负。因此,必须不断地用兴奋剂来维持德国人的生存,并以此方式将他们维持在体力极限,让他们始终竭尽全力地工作,怀着一种虚假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够摆脱这些重担。 “问题只在于允许一个民族陷入多深的苦难!” 这就是拉特瑙部长深受所有共和党人推崇的政治观点。

我们之所以回顾现代德国治国之道的这一范例,仅仅是为了印证我们身边这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一个手无寸铁、毫无武器的国家,只能默默忍受一切,甚至包括所有的嘲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坚信,唯有外部强大的国家才能保障和平与自由。我们暂且不谈历史原因,这并非宣言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职责。

对外导向的权力政治理念的对应物是内向导向的僵化宪政国家。在俾斯麦式的权力国家中,我们曾相当接近这种理想状态,但在涉及金融体系、对私有财产的无限承认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诉求等领域,我们的法律理念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理念。

毋庸赘言,就内部政治而言,国家社会主义无条件地坚持法治立场,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等级制度中不应存在任何差别。但是,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就法律的基本理念而言,德国人认为法律意味着一种内在的需求,一种自愿服从于整体更高利益的意愿。然而,如今在我们这里生效的法律条文却仅仅被视为一种权力的命令,而且实际上是一种并非服务于整体的权力的命令。这种权力,恰恰是在财产问题上,将财产保护置于保护整体利益之上。

24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是一位犹太裔实业家和政治家,曾任1922年魏玛共和国重建部长和外交部长。他坚持认为德国应该履行《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义务,这激起了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敌意,并于1922年6月遇刺身亡。魏玛政府对此次刺杀事件的回应是于1922年7月颁布了《共和国保护法》(Republikschutzgesetz),费德尔经常提及该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关于个人的问题。公共法律新秩序的问题将在另一章节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现在我们简要地谈谈外部国家形态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急于做出最终决定。一般来说,只有在彻底清除我们内部的政治弊端之后,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实现这种内部政治清除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一个专制政权,以绝对的决心切断并根除我们民族肌体中腐败和疾病的根源。

我们对这样一位领袖的要求极高:他必须对人民充满热爱,意志坚定,在所有决策中都展现出近乎梦游般的自信。他的智力必须远超常人,这不言而喻,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能力并非决定性因素。知识和学识可以由他人掌握 世上不乏博学之士、思维清晰之人、直觉敏锐之人、艺术天赋之人 但如果他们缺乏最后一点,即基于最深切道德准则的炽热意志和坚定不移的决心,那么他们永远无法像开拓者和领袖那样,引领国家走向新的高峰。我们想到基督和路德、萨沃纳罗拉和穆罕默德这样的宗教天才,俾斯麦和克伦威尔这样的政治家,腓特烈大帝和约克这样的将军等等。独裁者必须完全摆脱一切不必要的束缚和犹豫,对他而言,任何事都不能有必然性,因为历史必须由他来创造,他必须在时机到来时以大胆果断的行动抓住机遇,他体现了民族的渴望,因此他从不犯错,并受到那些因他的行动而获得解放的人们的狂热爱戴。他必须能够像热爱他的人民和神圣使命一样,强烈而无情地憎恨他人。相对于他的助手和同僚,他站在自由平等的人民之首。

这一古老的德国理念构成了领导人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的基础。
为了这项事业,他和他的朋友们也加入了进来。

他之所以能成为领导者,是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只要他能继续证明自己。

他的出现似乎让一切力量都倍增了。
他激发了每个人的潜在能量,
每个人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才能,
然而,还是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只希望他们别无其他。
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席勒,瓦伦斯坦)27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行事行事都遵循自己的准则。他会抽出时间倾听每个人的意见,但他完全能够区分轻重缓急。为了达成目标,他可能无所畏惧。

25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他谴责国家和神职人员的腐败,并预言如果佛罗伦萨能够纠正其道德恶习,它将成为强大的新耶路撒冷。他还拒绝……
他支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神圣同盟对抗法国,这导致他在1497年被逐出教会,并于同年被处决。
年。

26 路德维希·格拉夫·约克·冯·瓦滕堡(1759-1830 年)是普鲁士陆军元帅,他反对普鲁士将军尤利乌斯·冯·格拉韦特在 1812 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期间与法国合作,因此在组建反对拿破仑的第六次反法同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导致拿破仑于 1814 年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27弗里德里希·席勒,《小矮人》,其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一部(1799年)。译者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鲜血与战争,在他达成目标之前,他或许不会停歇。达成目标后,他会竭尽所能地巩固自己的成就。但他也可以像独裁者苏拉那样退居幕后,从而以双重方式巩固自己的成果:一方面,他保持距离,但又不凭借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强加一切,使其必须以超乎寻常的标准来衡量;另一方面,如果这位泰坦不持续地掌控政治生活,而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发挥领导作用,那么一个更加自由独立的追随者群体就能得以发展壮大。这种卓越的行动才能将使那位再次带领德国走向辉煌的独裁者脱颖而出。如果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一位杰出领袖的成就,那么独立自主的民族生活所需的内外条件都将得以恢复,届时,民族便可再次自主决定国家的外部形态。

我们对未来国家形态的看法,本质上将受到某些公共生活形式(尤其是选举权及其衍生的民众代表制)构成方式的影响。我们当然可以设想一种健康的共和制国家形态,类似于古罗马。事实上,德国几乎所有的历史记忆都指向君主制国家形态。然而,君主制国家形态与王朝观念并非密不可分。相反,王朝利益的发展似乎常常对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害。另一个因素告诫我们在考虑是否重新引入君主制国家形态时要格外谨慎 那就是王朝的世袭性。在德国人民痛苦的历史中,我们屡次发现,在一位重要统治者之后的第三代,往往会挥霍先辈的遗产,损害国家的荣誉和尊严,丧失帝国的权力,并破坏公民的和平与福祉。德国人谈及君主制,尤其是世袭君主制的优势时,脑海中浮现的总是那些被历史尊称为“大帝”的君主。我们由此想到查理大帝、奥托大帝²⁸、腓特烈大帝²⁹,以及少数几位能与这些真正的君主比肩的君主;然而,对于与虔诚者路易³⁰、奥托三世³¹、瓦茨拉夫³²、查理六世³³等人的名字紧密相连的那些无能、懒惰、自私、挥霍、幻想、脱离人民以及其他种种危险的性格特征,我们却只是匆匆一瞥。

,

[28] 查理曼大帝(约742-814年)于768年成为法兰克国王,并将统治范围扩展到法兰克王国以外的加洛林王朝。
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帝国。

29奥托大帝(912-973 年)是萨克森公爵,于 936 年成为德意志国王,955 年击败马扎尔人,961 年征服意大利王国。962 年,他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皇帝,并在罗马统治,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30路易·勒·皮厄(778-840 年)是查理曼大帝之子,自 813 年起与查理曼共同执政。817 年,他将帝国分封给三个儿子和侄子伯纳德,伯纳德成为意大利国王。然而,伯纳德反叛叔父,被处以剜眼之刑,不久后便去世。路易公开忏悔自己的残暴行径,但也因此失去了许多君主的威望。在他统治的剩余时期,法兰克帝国饱受内战之苦。

[31] 奥托三世(980-1002 年)自 996 年起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在其统治期间,他面临着斯拉夫民族的强烈反对,因此被迫放弃了易北河以东的帝国领土,尽管如此,他仍然成功地巩固了基督教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影响力。

[32] 瓦茨拉夫一世(约907-935年)是普热米斯尔王朝的成员,自921年起担任波西米亚公爵。929年,波西米亚遭到东法兰克国王亨利一世(捕鸟者亨利)的攻击,被迫恢复向其缴纳贡赋。瓦茨拉夫被一群与他的兄弟博莱斯拉夫结盟的贵族谋杀,博莱斯拉夫随后继任波西米亚公爵。

33查理六世(1368-1422)既被称为“爱人”(le bien-aime),也被称为“疯子”(le fou)。他饱受精神错乱的折磨,其统治时期也伴随着所谓的百年战争的持续冲突。查理与勃艮第的长期不和被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利用,后者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击败了法国。

根据 1420 年签署的《特鲁瓦条约》,亨利六世娶了查理六世的女儿凯瑟琳为妻,并获得了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腓特烈·威廉三世34、威廉二世35足以清楚地认识到,王朝国家形式绝不包含对国家福祉的保障。

德国人倾向于君主制的原因在于他们对领袖的需求以及服从领袖的意愿。这最后一点或许是德国人最典型的特征,我们对德国人性格的这一特点的优缺点都了如指掌。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们能够为最伟大的胜利而战,甚至追随外国的旗帜;但这也导致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缺乏独立性,甚至沦为奴性,崇尚异域事物,缺乏判断力。

因此,在德国国内,继承问题并不难解决。
更棘手的问题在于领导者的问题。

迄今为止,领导人的选择几乎完全取决于运气。
王室婚姻固然不能保证君主具备所需的才智和品格。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现代德国经济,就会发现仅仅拥有党籍就能决定能否担任最高官职,因此我们必须格外重视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难点在于如何维护肩负人民命运之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独裁者是凭借自身作为民族渴望的承载者而攫取领导权,而未来的领袖则必须真正从民族的自觉意志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

因此,最高权力是否应集中于一人之手,或者国家领导层是否应由两人或多人组成,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无论如何,有一点对我们而言是坚定不移的:无论是君主还是由两位或三位领事组成的三头执政联盟,受托领导最高国家事务者的最高责任,在最好的情况下,都将由宪法赋予。因此,最高责任将成为国家政治中最重要的基础,它将使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以往的政体。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的一个特殊方面是要求建立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外国和外国种族的成员被排除在国家事务的领导层之外,也被排除在担任公职之外。

德国历史的伟大教训可以概括为:当统治者追求外国利益,当各省市的狭隘私利凌驾于帝国的共同事务之上时,德国总是贫穷、虚弱、悲惨;同样,当德国团结一致,统治者拥有德国式的思想和情感,各省市都认同自己是伟大祖国的一份子时,德国总是强大有力。对外封闭,内里自由多元,这才是德意志国家的正确理念。俾斯麦帝国早已如此。

34腓特烈·威廉三世(1770-1840 年)自 1797 年起担任普鲁士国王。尽管他试图在拿破仑战争中奉行中立政策,并且没有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但他的王后路易丝支持的亲战派迫使他加入了 1806 年的第四次反法同盟,这导致了耶拿战役,普鲁士在这场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

35威廉二世(1859-1941)是德国末代皇帝,于1888年至1918年11月在位。威廉二世不支持俾斯麦严苛的反社会主义法律,并于1890年解除了俾斯麦的首相职务。在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后,奥地利被迫进攻塞尔维亚,尽管威廉二世意识到战争可能牵涉到俄国、法国和英国,但他仍然决定支持奥匈帝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非常接近德国国家的理想,只是我们在德意志奥地利的种族兄弟36仍然被排除在德意志帝国之外。

因此,将所有德意志部落统一为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是我们最重要的国家政治目标。在内部政治上,要维护或重建历史上形成的各大省份的联邦制和联邦性质。在这方面,国家政治的底线如下:凡涉及德意志帝国对外权力和政治地位的帝国职能,均属于帝国管辖范围。这些职能包括外交部、大使馆和领事馆、护照制度、对外贸易管制、海关制度,以及最重要的陆军和海军。

另一方面,在内部政治方面,应鼓励各省或联邦州享有最大程度的独立性。财政独立是国家独立存在的前提,因此税收立法权主要应下放至各省。

民法、商法和刑法的立法将由该法加以规范。
帝国,但实际上隶属于省司法和警察当局。

同样,运输机构肯定会按照帝国法律的指示进行监管,但它们在财政、行政和运营方面仍将处于省级主权之下。

宗教自由应继续受到宪法的充分保障,这一点无需特别提及;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宗教的著作并非完全用德语写成,且并非人人都能理解,并且其内容包含对国家构成危险的教义,那么这些宗教将无法享受这种保护。

帝国的基本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形式在劳动法领域以及疾病、事故、老年和残疾保险领域得到了特别强调,并将比现在更好地得到实施。

洞察力和目标设定

如果说对时间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必须回答三个问题:现状如何?过去如何?未来何去何从? 因为若缺乏这种基本的探究,就无法期待一项完整而严谨的工作 那么,在构建一个新国家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对现状的描述,自然只有在能够提炼出当前国家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时,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在这样的任务中,尤其要避免将任何症状误认为病因。这正是所有诊断的艺术所在:不被表象或赘生物所迷惑,而是深入探究事物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医学案例或活生生的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身体某处出现肿胀,首先要从该部位的疾病本身寻找病因;而该部位的疾病则源于血液状况不佳;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其视为最终原因,血液状况不佳反过来又是营养不良或不足的结果。如果医生对抗这种状况,治疗就无法成功。

36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 1918 年从奥匈帝国德语区成立的国家的名称。除现今的奥地利领土外,它还包括南蒂罗尔和塔尔维西奥(今属意大利)、南克恩顿和南施蒂利亚(今属斯洛文尼亚)以及苏台德地区和德意志波西米亚(今属捷克共和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仅仅关注外在现象是不够的;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减轻痛苦,但疾病本身并不会消失。即使尝试通过血液净化疗法来治愈,如果根本原因,即营养不良或其他有害因素没有被消除,也无法带来持久的治愈。只有从内而外地进行治疗才能带来真正的治愈。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就必须进行这样的调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控制疾病的外在症状也收效甚微。人们常常会深切体会到那句谚语的悲哀之处:“小恶棍被绞死,大恶棍逍遥法外”。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频发,仅仅是表面上的迹象,其背后隐藏着严重损害公共福祉的种种阴谋。因为,只有当国家内部出现腐败时,如此巨大的损害才会持续存在,并对国家自身的生存构成持久的威胁。如果国家本身因此病入膏肓,那么极有可能的原因是其对民众关切以及国家自身职能和权威的错误认知。因此,归根结底,治愈之道在于建立一种全新的、健康的国家理念,进而打造一个健康、强大且完全独立、不背负历史罪孽的国家领导层。任何以与现有权力妥协为出发点,或试图重新依附于先前崩溃的国家形态的解决方案,都蕴含着自身衰败的种子。在此,我们也必须警惕,不要将自己束缚于那些本身并无过错,但却很快走向崩溃的历史国家形态。

当前危机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

从外在和表面来看 就像发烧一样 高烧,或者用经济政治术语来说:焦虑、紧张、动荡和混乱。极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懒惰守旧的人,以及所有负债累累的人,都总是高声疾呼“安宁与秩序”是万灵药。安宁与秩序本身当然不是政治目标,而只是表明国家内部健康状况良好的一个条件。但如果一个国家病了,那么它表现为动荡和混乱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种只宣扬和试图建立“安宁与秩序”的政治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它只会让疾病不断加深,直到死亡带着最可怕的痉挛降临。

即使是溃疡和化脓,如果被拟人化,它们自然也希望病人保持安静,因为细菌一旦安静下来,就能迅速繁殖,扩散到全身,甚至从内部彻底腐烂。不,恰恰相反:必须清除化脓!必须切除它们,不能以手术疼痛为由推卸责任;病人必须脱离恶劣的环境,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接受健康营养的饮食。

其他症状包括:国家职位被不称职的人占据;国家事务通过多数票决定;议会中出现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多数票决定;以及议会选举采用的选举制度表面上看似最自由、最普遍,实则暗藏投机。

民众缺乏判断力,只会压制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更高的责任感。一个依赖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府 而议会多数席位的获得纯粹出于偶然,且只有党派政治考量才是决定性因素 自然无法再成为公共福祉的客观守护者,而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里成了野心勃勃的政党政客和顽固教条主义者的角力场。所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用“议会主义”一词来概括。

这种议会制是民主制度中关于人民自治能力的巨大谎言。当然,我们或许会认为,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完全有能力对公共事务做出权威的判断,并引领其社区或国家的命运,但像普选这样直接且秘密地针对21岁以上男女公民的制度,本身就必然蕴含着低劣无良之徒统治的种子。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高喊反资本主义口号,但如今,在议会及其下属政府的卑劣统治下,真正统治世界的却是庞大的贷款资本。金融巨头肆无忌惮地掌控着国家和经济。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对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逐利利益采取任何严厉措施。所有国家都因巨额国债而受制于这个超国家的世界强权,背负着沉重的利息和税负。这种利息奴役的后果极其严重,它动摇了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根基。收取利息实际上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工作。这意味着各国将遭受可怕的税收剥削和榨取,税收手段五花八门,尤其是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通过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不断增长,最终导致整个中产阶级的积蓄被洗劫一空。这种金钱至上的统治,披着合法收取利息的外衣,实则是历史上最残酷的统治。它导致民众,尤其是那些并非以敛财为目的、因而也并非其全部思想中心的群体,陷入贫困和赤贫。唯有如此,才会产生这种绝对金融统治最可怕的后果,即受其统治的人民的道德沦丧。所有本能都指向获取和占有,所有忠诚和信仰的概念都在对利益的无情追求中消亡,体面之人被迫体会到,作为其体面的回报,他必须不断堕落,而无良之徒却在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行业中都能攫取巨额利润。无数人为了生计苦苦挣扎,仅靠劳动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封闭的前线,工人们试图勒索更高的工资,罢工动摇了经济工作场所,削弱了生产,并间接地损害了那些依赖国民经济尽可能多地生产商品的人,也就是工人自己。

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将这些条件概括为“拜金主义”的概念。

这种拜金主义的另一面,是源于拜金主义侵害受害者思想情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者的幕后操纵者们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思想情绪,一方面为国际资本效力,另一方面又转移了被剥削者的仇恨。但我们在此必须面对的是一种不仅阻碍,而且极其敌视重建健康的民族意识的思想倾向。

状态。

我们必须瞥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它否定私有财产,从而动摇了一切经济乃至一切高等文化的根基;此外,它还助长了阶级斗争的思想,从而将人民撕裂成碎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不同阶级之间互相争斗。只需指出俄罗斯人民遭受的无名苦难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苏联时期，这种错误的、毁灭民族和经济的理论被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我们现在去寻找这种疾病的真正病原体，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到处都是犹太人作为领导者和主要受益者。

犹太人问题正在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将关乎谁的福祉和利益。
各国将蒙受祸患。

本图书馆系列37将专门用一部作品来探讨这个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血腥镇压和消灭犹太人来摆脱这种邪恶　但几代人之后，犹太人在这样的迫害之后又会再次变得强大，经济实力也会更强。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以这种原始的方式寻找犹太人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一个人无法杀死瘟疫杆菌，只能通过切断其生存必需品来根除它。

全世界范围内反犹主义的抬头，是各国已经认识到自己最大、最致命的敌人的火炬信号，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以正确、合理的方式引导这种正确的、感性的认知。

反对马克思主义，进而反对犹太人的斗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对被毒害的群众进行不懈的教育。这是我们斗争的第一阶段。

打破利息奴役是经济领域中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场战役，它关乎人民和国家能否从超国家金融体系的黄金网络中解放出来。
力量。

只有经历了这些阶段的斗争，彻底取得胜利之后，才能进行所有进一步的改革，使虚弱不堪、病入膏肓的民族重新焕发活力，赋予民族新的生存意志和新的生命力，首先实现我们所有人心中都渴望的、我们全心全意相信的、我们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的目标：

德国的重生。
一个崭新、自由、统一的大德意志，处于健康、稳固、强大的工作和发展状态。

37费德尔关于犹太人的著作《Die Juden》于 1933 年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图书馆第 45 卷出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该计划

节目起源

每项工作都需要计划,每一次实现都必须以思想的创造为前提。
施工计划越清晰、越完善,建筑物就能越美观、越迅速地建成。即使是新的政治机构也需要清晰的建设规划,这里称之为政治纲领。

政治纲领必须满足的要求非常高,而且涵盖范围很广。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任务,因为人民的福祉取决于纲领的好坏。纲领必须以最简洁的方式处理公共生活的所有重要领域,必须经得起任何批评,不能陷入细节,不能给对手留下任何不必要的弱点,也不能唤起任何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希望。纲领必须忠实地描绘未来国家和新经济的蓝图。它必须向所有人展示理想的国家和经济秩序的轮廓,但不能限制或预先设定具体的执行细节。

任何纲领都有其历史和发展历程,但如果一个运动经过多年,其基本特征无需任何实质性改变,只需去除一些模糊之处,那么这无疑是对其根本正确性的一次检验。 1923年2月24日旧纲领第11条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纲领要点 “废除不劳而获,打破利息奴役” 迫切需要从国家、金融和经济政治层面进行彻底的纲领性阐述。当时,对这一要点的详细阐述并非绝对必要,因为当时与此相关的更详细的著作 《打破利息奴役和国家破产及其解决方案宣言》 几乎是唯一存在的文献,而且运动的创始人和早期追随者都对此耳熟能详。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著作的思想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活动的范畴。

当时的计划已经基本确定,其基本特征是 围绕安东·德雷克斯勒和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小群人渴望革新,以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

正是通过这些纲领要点和诉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从本质上和根本上区别于所有其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团体、运动和政党,尤其区别于所有所谓的议会政党,因为这些政党只不过是财阀统治的一种体现。

新方案制定过程中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获得更清晰的……
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了形式和清晰的结构。这种情况已经发生。

我在此有责任提及另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奥地利和波西米亚国家社会主义的平行表现形式,我指的是那本书……

38安东·德雷克斯勒 (1884-1942)与迪特里希·埃卡特和费德尔一起,是慕尼黑德意志工人党 (原奥地利德意志工人党)德国分部的创始人之一。德雷克斯勒担任该党名誉主席,而希特勒早在1921年就已成为该党的实际领导人。德雷克斯勒于1923年退出该党,并在希特勒1933年掌权后重新加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工程师 Jung39,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德意志人在布拉格议会的代表。

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前时期。
它的思想范围更多地建立在试图使社会主义思想世界与民族主义思想相协调的努力之上,而德意志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在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崩溃后才出现的 实际上,它对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的存在一无所知 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斗争立场。

如今,这两个运动已在共同的目标上走到了一起。

[39] 来自特罗帕的代表,工程师鲁道夫·荣格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纳粹党的国家和经济纲领

我们的目标是 德国本着德国精神,实现德国的自由,实现德国的复兴。40

实现这一主要目标的途径是:

一、国家政治原则:德意志帝国是德国人的家园。

1. 在外交政策方面:

1. 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德国人的封闭民族国家。

2. 在海外有力地代表德国的利益。

2. 在种族政策方面:

3. 将犹太人和所有非德国人从所有重要职位上清除出去
公共生活。

4. 禁止东方犹太人和其他寄生性外国人移民。
麻烦的外国人和犹太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3. 在公民政策方面:

5. 只有那些效忠德国文化和社群的德国人才能
行使公民权利。

6. 非德国公民只能作为客人居住在德国,并受外国法律管辖。

7. 德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优先于外国成员国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

二、经济政治原则:国民经济的任务是满足需求,而不是尽可能提高贷款资本的盈利能力。

8. 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承认私有财产,并将其置于……之下
国家保护。

9. 然而,人民的福祉限制了个人过度囤积财富。

10. 所有德国人组成一个工作共同体,以促进共同福祉,
文化。

11. 在德国公民普遍承担的劳动义务范围内,并基本承认私有财产,每个德国公民都享有自由获取和自由处置其劳动收入的权利。

12. 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包括农业领域,小、中、大企业的健康组合仍然得到维护。

13. 将打击巨型企业(公司、辛迪加和信托)。

14. 高利贷、敲诈勒索以及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肆意敛财的行为,将被处以死刑。15. 所有德国公民必须服一年义务劳动。

[40] 有关这些观点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Feder 的 Das Programm der NSDAP und seine weltanschaulichen Grundlagen,慕尼黑,1927 年;tr。 ETS Dugdale,国家社会发展党纲领及其总体概念,慕尼黑,1932 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三、金融政治原则：金融体系服务于国家，金融权力不得在国家内部建立国家；因此，我们的目标：通过以下方式打破利息奴役：

16. 使国家及其人民摆脱对大债主的利息债务。
贷款资金。

17. 将帝国银行有限公司和中央银行国有化。

18. 所有大型公共项目（水力能源开发、公路建设等）的融资，应通过发行无息国库券或无现金方式避免贷款。

19. 在有保障的基础上引入稳定货币。

20. 建立非营利性建设经济银行（货币改革），以提供无息信贷。

21. 根据社会主义民族经济原则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使消费摆脱间接税的负担，使生产摆脱限制性税收（税制改革和减税）。

IV. 社会政治原则：公共福利是最高法则。

22. 通过终身年金制度的国有化，大力发展老年保险。每一位贫困的德国同胞，从达到一定年龄或在过早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都将获得充足的养老金保障。

23. 所有从事生产性事业的人员，按绩效和年龄分享劳动所得，并相应分担履行国民经济任务的责任。

24. 没收所有不以诚实劳动为基础的战争和革命所得，以及通过囤积和高利贷获得的财产，并将其用于发展社会保险。

25. 通过根据第 21 条设立的新的非营利性建设和经济银行，在帝国各地建造新的综合住房，以消除住房短缺问题。

五、在文化政策方面：在政治自由、经济健康的国家基础上，所有科学和艺术的蓬勃发展是我们的主要文化目标。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26. 将青年培养成身心健康、思想自由的人
遵循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伟大传统。

27. 宗教和良心的完全自由。

28. 基督教信仰的特殊保护。

29. 压制和排斥与德国道德情感相悖，且其内容具有毁灭国家和民族性质的宗教教义。

30. 压制文学、报刊、戏剧、艺术等领域的一切有害影响
电影。

31. 德国大学的教学自由，以及有品格的统治阶级的形成。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六、军事方面：

32. 通过对所有自由民引入军事法律，使国家具备防御能力
德语。

33. 废除雇佣军。

34. 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建立一支由专业军官组成的民兵队伍，保卫祖国。

七、其他改革：

35. 改革新闻体制。取缔一切违背德国人民意愿的新闻媒体。对所有新闻报道实行最严格的问责制。

错误地或带有倾向性的歪曲。

36. 改革选举权，废除当前腐败的竞选形式和当选者缺乏责任感（豁免权）。

37. 专业商会的发展。

38. 司法改革领域

土地法 （对土地所有权的根本承认、私人资本不得租赁土地、国家优先购买权以及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土地归还国家）。

民法 （对个人名誉和健康的保护远比当今单方面保护财产的法律更为严格）。

39. 宪法改革：

宪法：符合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宪法是建立在最高权力集中的主权国家领导之上的。 至于这个最高权力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君主担任，还是由两三位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担任，则应留待人民日后决定。

德意志帝国的联邦性质：德国人民由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民组成，这些省份通过部落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决定了各个联邦州在内政方面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帝国关注的是德国人民在海外的形象、护照和通行费，以及陆军和海军。

阻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民族经济纲领实现的三大主要对手是：马克思主义、议会制，以及凌驾于二者之上的巨额贷款资本。

我们的反马克思主义斗争是针对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瓦解国家的理论、瓦解人民的阶级斗争理论、瓦解经济的否定私有财产理论以及纯粹的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

2. 我们反对议会制的斗争，是针对那些所谓的民选代表的不负责任，他们享有豁免权，永远不必承担自己决定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害（腐败、裙带关系、受贿），而最糟糕的后果是，政府依赖于这样的议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我们反拜金主义的斗争凌驾于其他两个战线之上,它针对的是包罗万象的金融势力,也就是针对通过巨额贷款资本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持续的金融和经济榨取和剥削。

另一方面,这场斗争也是一场强大的智力斗争,旨在对抗摧毁灵魂的物质主义精神 利己主义和贪婪,以及它在我们公共、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所有伴随的腐败表现。

归根结底,这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较量,这两种世界观分别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智力结构表达出来 一种是生产创造的精神,另一种是流动贪婪的精神。扎根于土地、在形而上学体验中超越世俗的创造精神,其主要代表是雅利安人;而贪婪无根、唯利是图、纯粹追求今世利益的精神,其主要代表则是犹太人。

国家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一样,都从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精神中看到了罪恶的根源,但它也知道,这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斗争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的反犹主义诉求上,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个民族和经济纲领远远超越了虽然具有开创性但却消极的反犹主义斗争,它积极地描绘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作和绩效状态应有的创造性建设性图景。

如果这一主要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党将会解散。届时,国家社会主义将成为全体德国人民的生活准则。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议会政党,而仅仅是民众中那些意志坚定、目光长远、面向未来的群体,他们聚集在一位意志坚定、思想卓越的领袖周围,旨在带领德国摆脱外部的耻辱和无能,摆脱内部的破坏和腐败,走向外部的强大和威望,并在内部建立一个经济健全、文化繁荣、思想和道德高尚的民族共同体。

我们希望建立像Geibel41歌中所唱的那样,充满德国情怀的帝国:

外表一人,手持利剑,
团结在一面高高的旗帜下,
内部丰富多样,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特色!

41伊曼纽尔·盖贝尔(1815-1884)是一位德国诗人兼剧作家,他创作了多首爱国诗歌,这些诗歌遭到当时以犹太作家海因里希·海涅和路德维希·博尔内为代表的自由派“青年德国”文学圈的攻击,但后来却受到纳粹的拥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国家结构

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德国国家的理念

在论述权力政治基础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德国统治者每一次偏离其纯粹的德国使命,都会给德国人民带来极其恶劣的后果。纵观德国历史,我们总能发现德国人对封闭民族国家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往往只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得以实现。德国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德国也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无力与分裂的深渊。由此可见,整个德国历史都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教训:只有将民族封闭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之下,德国才能抵御仅仅源于其不利地缘政治位置的巨大危险。德国几乎没有天然边界,几乎处处都暴露在敌对势力的入侵之下,毫无防备。环绕英国的海洋,以及将西班牙和意大利与其邻国隔开的高山,都无法为德国提供天然屏障。法国和俄罗斯都只有一面面向德国的开放边界。只有德国位于其他国家之间 既是欧洲的心脏,也是欧洲的战场。在德国的土地上,西班牙、法国、英国、瑞典、俄罗斯和蒙古的军队交战;在德国的土地上,三十年战争的恐怖宗教战争爆发;反过来,德国人也为了外国利益在世界各地流血牺牲。日耳曼尼亚母亲饱受外敌入侵和自身子民内战的摧残,伤痕累累。德国历史充满了无尽的悲剧,以至于德国人对统一封闭的德意志帝国的渴望,被写入了童话故事,写入了巴巴罗萨的传奇故事,甚至出现在基夫豪瑟的传说中。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建国的理念始终是这个国家最优秀人民的渴望和希望,直到1871年,一位伟大的铁匠锻造了德国的统一。然而,要真正实现一个包含所有与祖国领土相连的德国人的伟大德意志国家,还有许多未竟之业。但德国人渴望的这种部分实现,已经使德国历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但我们不必纠结于“如果”和“但是”,而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政治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如果救赎之光要从“创造历史”中绽放,照亮我们的人民,那么我们的治国之道、我们的国家政治,就必须在尊重历史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避免重蹈覆辙,并恪守最佳传统。那些不了解历史、教条地坐在扶手椅上创造历史的人,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正如我们近年来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政府作秀者身上所经历的那样。旧社会形式的彻底崩溃,尤其是当这种崩溃的力量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力量完全一致时,其灾难性和危害性是巨大的,因此,仅仅因为旧事物古老,就不能轻易将其保留下来。

保守主义精神的悲剧就在于此,它缺乏创造力,而且

42位于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之间的基夫豪瑟山脉被认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1122-1190 年)的安息之地,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溺亡于土耳其的萨莱夫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缺乏想象力,它便会因为新事物是新的就排斥一切,并顽固地固守那些早已失去实质的过时形式。人和国家并非木乃伊和建筑,而是鲜活的生命体;剪裁过的衣服未必永远合身。

只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基本特征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而忽视这些基本知识总是会给国家带来惨痛的后果。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根本的历史民族政治信条是:“统一!”

“联合”一词43却不是指“统一”44 ,而是指“达成一致”45。只有德国各部落在内外政治原则上达成一致,才能培育出最优秀的国家,一个内部自由、外部强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因此,对于德国国家而言,其政治行动可能不涉及任何欧洲或国际经济、教会或人道主义动机,而仅仅以全体德意志民族的福祉为唯一目标。我指的是政治行动的“动机”。当然,教会、经济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因素也同样重要,这些因素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考量。但其原则必须始终如一:德国民族国家只能代表德意志民族,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皆是如此。

因此,我们的国家政治目标是:

1. 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德国人的封闭民族国家。

2. 代表德国在海外的所有利益。

民族主义思想

唤醒(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唤醒)强大的民族意识的前提条件是:

将所有犹太人和非德国人从公共生活中的所有重要职位上清除出去。

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会全力以赴地对犹太人入侵我国公共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进行坚决的防御性斗争。反对犹太人的斗争,就是自觉地捍卫德国精神和德国自由的斗争。

犹太人对所在民族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战争相提并论,而只能比作健康机体与侵袭它的致命毒菌之间的生死搏斗。当一个生物体受到毒杆菌攻击时,问题只有一个:要么机体自身的健康力量能够战胜外来入侵者 将其清除 要么失去这种力量,最终死于外来入侵者之手。同样,对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所在民族而言,也只有这一个选择:要么将犹太人从民族肌体中剔除 要么因犹太人而灭亡。

正是通过人体与细菌的对比,我们才能非常形象地看出那种广为流传的误导性观点是多么片面:犹太人之所以能一路攀升,仅仅是因为他们效率更高,因此攻击和迫害他们是极其错误和不公正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霍乱弧菌也比人强大得多,效率更高,所以它才能战胜健康人 不,

43 einig

44 Einheit

45 Einigkeit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它对人而言如同毒药。正如生物体对抗入侵毒素的斗争中,中毒会伴随发烧、痉挛、瘫痪等特殊症状出现一样,犹太人攻击各国的斗争也表现出类似的疾病症状　公民和政治生活中的动荡与骚动,民族肌体内部的剧烈震荡,动荡、恐怖、内战,以及在民族知识分子阶层（即政府)中出现的典型瘫痪症状交替出现。那么,问题只有一个:那些认识到敌人的民族觉悟群体能否成功地警告和启迪政府,或者能否组建政府并瓦解犹太人　如果成功,那么治愈就必然到来;如果失败,那么民族的灭亡也必然到来。没有第三条路。暂时隔离　用医学术语来说　只能带来表面上的缓解:细菌迟早会再次侵入人体的血管,而这第二次斗争的结局对病人来说是致命的。

决定最终成败的关键　如同人生其他方面一样　在于权力意志。没有这种权力意志　没有这种维护国家的意志,国家就注定走向衰亡。那些没有真正衰落的国家,最终都会沦为犹太世界强权的奴隶、奴仆和仆人。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许多精锐战士已经出发,但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仍在沉睡。唯有坚持不懈地教育,才能解决问题。而教育之所以如此艰难,恰恰是因为雅利安人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种族问题上,天真无邪、心胸狭隘。

德国民族内部强烈的种族融合无疑几乎完全掩盖了许多人清晰而高度的种族意识,以至于他们对种族上的“外来者”犹太人只剩下模糊的厌恶感,而不再对种族法则有清晰的认识。犹太人则两千多年来始终严格遵守其种族法则,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保持血统纯正对于民族和品格的重要性。 ⁴⁶

另一方面,他能够将种族煽动描绘成过时的垃圾,而就德国的种族融合问题而言,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幸地显得颇有道理。德国人非但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以“德国人,保持你们血统纯正！”的口号,坚决反对犹太人对种族科学的蔑视,反而认为德国人在这一领域甚至不如犹太人的心理教育技艺⁴⁷。启蒙运动的世纪及其人道主义理想确实使犹太人摆脱了先辈们凭借其高尚的智慧为抵御犹太人贪婪和高利贷精神所铸就的枷锁,但对我们自己而言,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只有困惑和不确定。随着“犹太人也是人”这句话　这句话过去是、现在也的确从未有人质疑过　犹太人获得了公民平等的权利。由此,针对具有完全不同知识结构的犹太外来民族的种族抵抗被削弱了,反对公民解放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阻碍。

从这个平台出发,我们整个经济体系遭到了征服,
最近,公共生活一直延续到目前犹太人不受限制的统治局面。

46参见国家社会主义图书馆关于种族和犹太人的卷册！
47种说服的艺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一系列犹太人自己的证词表明,他们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国中之国,他们觉得自己与其他国家同胞的联系比与所在国人民的联系更紧密。

犹太人这种与各民族紧密联系的归属感,直接给各国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对外政治关系中土著民族带来了危险。

然而,起初犹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追求经济利益上。他们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丝毫不受对东道国人民的社会情感所影响,这再次让他们占尽优势。

作为现代信贷体系的发明者和持有者,他们很快就能轻易地将各州的整个金融经济,以及通过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将大部分私营部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从此,在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地位之后,犹太人也开始涉足民族的知识文化领域;他们充满活力的精神、敏捷的才智、批判性的理解力 这些特质对于严肃、沉重、务实的雅利安精神来说,往往是明显的优势在这里都对他们有所帮助。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贪婪的本能、缺乏良知和肆无忌惮 而这些早已在他们的宗教教义中有所体现。根据《舒尔汉·阿鲁赫》(Schulchan Aruch)的教义,对犹太人而言,非犹太人的财产如同无主之物 任由犹太人占有!犹太人将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所有手段都据为己有。匿名化 即通过股份制有限公司这种可交易的金融形式实现经济的非人格化 在一定程度上将资本与劳动分离,股东几乎不了解自己工厂的情况,他只关心自己资金的盈利能力。

当他把钱投资于股票时,情况就不同了。必须在此提及这一现象,因为经济的非人格化也伴随着经济的衰落。白手起家建立企业的企业家和制造商,了解客户的需求,仍然秉持着传统的商业荣誉感,并将生产符合经济实际需求的优质耐用产品视为己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与现代的大股东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纯粹出于资本家的本能,持有大量股份,却只追求尽可能高的回报。对于资本家 股东而言,企业是否生产优质廉价的产品,股份公司是否创造了生产价值,或者像信贷公司(银行)那样,根本不创造任何价值,都无关紧要。这导致生产不再以需求为导向,而是更多地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来人为制造所谓的“需求”。过去,商人的道德准则完全禁止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样做的人被称为叫卖者,而这种类似叫卖者式的推销行为,在精明的商人看来,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然而,犹太商人却坚持不懈地从事这种叫卖式的贸易,并巧妙地运用他们的说服技巧。如今,取代了喋喋不休的犹太叫卖者的,是犹太广告。

48 《舒尔汉·阿鲁赫》是犹太法律中最权威的法典,由约瑟夫·卡罗于 1563 年在巴勒斯坦北部编纂而成。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 即所谓的国民经济学 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国民经济学的任务逐渐不再在于探究国家经济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也不再在于从研究结果中推导出经济领导的指导方针,而仅仅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上,不再探究所遇到的经济现象和形式是否合理、适宜,是否符合国民经济的实际需求。如此一来,人们成功地,而且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功地,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造成了可怕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是不可逆转的。国家和私人信贷服务业的理论,尤其是利息理论,正是在这个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只需指出,我们今天所称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只是私人资本主义谋取个人财富的指令,以及精心策划的、为资本主义对生产性国家劳动力的剥削进行高利贷式掠夺辩护的企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经济学讲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犹太人占比。

对普通人来说,更引人注目的是犹太人对文学和艺术的渗透。
场地。

任何审视当今戏剧的人都会对其中弥漫的低俗和犬儒主义感到震惊。现代电影现象尤其如此。好色之徒和浪荡子的戏剧充斥着我们的舞台;影片以颠覆性和巧妙的辩证法,向德国人灌输道德伦理、荣誉和良知本质上都是愚蠢的,没有这些,人寸步难行。这些对公众的攻击,还伴随着犹太戏剧经纪公司的骚扰,在这些公司里,艺术人才的知识水平往往不如他们对戏剧经纪人和音乐会经纪人的感激之情来得重要。

但随后,通过日报对舆论进行大规模操纵的现象开始出现。几乎所有的大型报纸都逐渐落入犹太人手中。

至此,对德国人民的包围圈就此形成。除了经济统治,思想统治也随之而来。一切有损犹太人利益的事物都被尽可能地压制和掩盖;如果某些思想或行为最终还是得以传播,真正的“猎巫”行动便开始了。起初,他们会试图让这些努力变得荒谬可笑;如果这招也不管用,那就只能诉诸谎言、歪曲事实以及人身攻击。贿赂、威胁层出不穷,最终,他们甚至不惜榨取那些碍事的反对者或批评者的经济利益,甚至将其杀害。

最后这种最可怕的武器通常不会或很少用于对付私人,因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没有政治或国家权力地位的人,其反抗几乎从未达到过有效程度,就被犹太人的公共机构的谎言和诽谤击垮了。

在各政党中,群众的不满情绪被极度夸大,阶级对有产者及其所谓保护者 国家政权和军队 的仇恨被煽动起来。即便在这里 如同在其他所有攻击民族国家的事件中一样 煽动和煽动者也大多是犹太人。只需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确是一位犹太人(Mardochai)。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是他的真名）。他在德国的使节费迪南德·拉萨尔49（原名费斯特·拉萨尔)也是一名犹太人。

在随后的战争和革命中,犹太人对德意志国家的破坏工作圆满完成。诸侯被驱逐,军官的肩章被剥夺,官员们被饥饿逼迫屈服,以便将他们的人力 即使对于现代德国这个社会主义高度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提供给犹太人使用。就这样,德意志民族被解除武装,丧失了权力,失去了领袖,被剥夺了财产,遭受了蹂躏,士气低落,国力衰弱。与此同时,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经济到政治,从艺术到戏剧,犹太人攫取了绝对的霸权。

他们的统治基础是他们庞大的财富。

尽管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占比很小,但他们却能够将所有重要的公共职位都安排在犹太同胞或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的德国人手中。然而,将犹太人从德国民族国家中清除出去是完全可能的 尤其是在工业、农业、专业领域和行政管理等真正至关重要的生产活动中,犹太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

将犹太人从我们的民族国家中移除,既不会扰乱农业生产 我还没见过哪个犹太人在犁地上耕作 工厂也不会因为缺工人而停工 工人们当然知道,没有犹太人会辛勤地搬运煤炭或在锻造炉旁工作 我们的铁匠、金属工、木匠和鞋匠的工作场所不会因此而荒废 犹太人被驱逐后,房屋也不会变成废墟,统计数据中没有提到犹太泥瓦匠、木匠、屋顶工或玻璃工。即使在贸易和商业领域,如果犹太人消失了,也不会出现停滞。在交通运输领域,国家迄今为止已经以模范的方式保障了人员和货物的运输,而且,谁见过犹太人当铁路售票员或火车司机呢?

或者当电车售票员、货车司机或运输工人?

但即使在犹太人通常擅长的贸易和金融领域,战前的军事行政机构也表明他们能够进行细致的仓储和供应服务;在贸易本身,数十万商业职员和德国商人活跃其中,他们了解贸易的真正面貌和必要性;在国家银行和邮政银行,我们拥有可以构成一个健康的国民经济基础的机构,摆脱犹太强盗经济的影响。

如果从这个简短的调查中我们已经看到,犹太人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生活中并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反,他们却以最残酷的方式滥用他们的统治地位,伤害他们的东道国人民,那么,一个显而易见且合乎逻辑的后果就是要求将犹太人驱逐出我们的国家。

只有宣誓效忠德国民族共同体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公民50 。

49费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一位德裔犹太社会主义者,他与马克思相识,但马克思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他愿意与保守派俾斯麦妥协。因此,当拉萨尔创立德国工人总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时,马克思并没有支持他。

1863 年成立的协会主要目标是争取普遍直接选举权。

50这项规定早已包含在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第二部分“帝国公民法”第二条中：“帝国公民是指具有德国血统或同族血统,并且其行为表明其渴望且能够忠实地为德国人民和帝国服务的公民。”而将犹太人完全隔离于德国社会的做法,则已在这些法律的第一部分“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中予以规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从对种族问题的审视中,自然而然地也必然会引出禁止东方犹太人移民的其他后果。如果有人认为仅仅通过禁止移民就能驱逐东方犹太人,那就完全是对犹太人问题缺乏了解。必须同时对那些与我们同胞为敌、定居在我们中间的犹太人实施外国人法。东方犹太人当然是犹太人源源不断补充的巨大来源。近年来,种种经验已经清晰地揭示了这种移民本身所蕴含的巨大危险。短短几年内,这些东方犹太人就凭借各种商业手段和伎俩积累了巨额财富。我们的法庭上充斥着这些外来分子实施的欺诈案件。国家对这些毫无生产力、毫无用处的人的移民毫无兴趣。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对东方犹太人的这种立场并不排除以下可能性:
即使是寄生于本国体制的其他国家成员也可以被驱逐出境。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现在将我们引向国家政策的第三部分:
国家社会主义:公民权。

公民权

公民权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在这一原则上,国家社会主义与现行权利有着显著差异。根据现行权利,所有20岁以上的德国成年公民,无论男女,均可行使国家公民权。同样,根据魏玛宪法,犹太人也享有这种权利。此外,任何外国人只需履行一些形式上的手续即可获得公民权。

魏玛宪法总体上没有明确“国家公民”的概念,而是在第110条中提及国家成员资格,并在第109条中规定所有国家成员,无论男女,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自然排除了对获得公民权的道德和种族前提条件的要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国宪法第113条将讲外语的“民族群体”(!)置于其特殊保护之下;他们“在自由的传统发展方面,尤其是在教育中使用母语以及在内部行政和司法方面,不得受到不利影响”。

如果将这种对外国公民最全面的考量与我国《共和国保护法》对本国同胞的实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该法规定有义务将所谓的战犯移交给敌人,并且第 12 条还保证“任何外国政府的德国人都不得被移送至受迫害或惩罚”。如果将上述最后一条与法国对克虏伯公司及其董事的臭名昭著的判决进行比较,或许只需提及该宪法的起草者是犹太人普鲁士,就足以对所有这些事件做出明确的解释。

51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哈尔巴赫(1870-1950)于1909年至1941年间经营弗里德里希·克虏伯股份公司。克虏伯与汉斯·冯·塞克特(1866-1936)领导的德国国防军合作,违反《凡尔赛条约》秘密重整德国军备。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后,也因克虏伯持有军火而对其处以罚款。

在法国占领期间,克虏伯工厂的十三名工人被法国人枪杀,人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公开葬礼。

[52] 雨果·普鲁士(1860-1925)是魏玛共和国的德裔犹太内政部长,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制定1919年魏玛宪法的过程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正如贝特曼-霍尔维格⁵³在他一次不幸的议会演讲中所说， “波兰人更美好的未来”并非德国国家的首要理念，库尔曼⁵⁴也认为罗马尼亚犹太人的福祉同样不可取，而只能是德国人民的福祉。这一指导思想体现在纳粹党的国家和经济纲领（《纲领》，第35页）第7条： “德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优先于外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以及第6条：“非德国公民只能作为客人生活在德国，并受《外国人法》的约束”。

据此，公民权必须通过努力获得，也可能因不合格而丧失。犹太人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其他民族的成员也可能被排除在外。

申请德国国籍的内在条件是对德国文化和社群的承诺。凡不以这种方式向德意志民族做出承诺，或自称是德国国家的敌人，或感觉与其他国家成员的联系比与本国人民的联系更紧密的人，都不能获得任何德国国籍权利，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想与德国社群有任何瓜葛。

当像 Crispien55 等人那样公开宣称自己没有德国这个祖国的人，仍然想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指手画脚，声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使节，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如果他们从议会晋升到政府职位，仍然享有特别严格的法律（共和国的保护）的保护，这似乎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纳粹德国将对这些人进行最严厉的追究，革命政府和议会的成员必须追溯性地为其行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因此，所有涉及公共生活人士责任的法律都必须具有追溯效力。

这里的问题不像德国革命的错误那样，是饥饿的“无产阶级”与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争夺工资的问题，因此也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思想误导劳动人民健康正确的感情的问题，而是道德要求必须结束当前议会和政府体制受益者的不负责任行为，那些利用人民的需要过度致富的人，以及那些助纣为虐、为其他势力的阴谋诡计提供便利的人，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小罪犯被绞死，大罪犯逍遥法外”的口号不应被证明是正确的。相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决定刑罚时，会考虑到小罪犯是被诱骗而受刑，以此作为减轻刑罚的因素；另一方面，则会依法严惩危害德国人民的大罪犯。

53西奥多·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于1909年至1917年担任德国总理。战争期间，贝特曼-霍尔维格似乎更倾向于比军方领导人所倡导的更为温和的政策。

54理查德·冯·库尔曼（1873-1948）于1917年8月至1948年担任德国外交国务秘书。1918 年 7 月。1918 年 5 月，他与罗马尼亚谈判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

55阿瑟·克里斯皮恩（1875-1946）于 1920 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议员，并于 1922 年成为社会民主党（SPD）的联合主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法院的清算工作绝不能止步于那些最初通过革命掌权的人。它还必须追究帝国政府时期那些因疏忽而导致德国覆灭的人。罪魁祸首贝特曼-霍尔维格已被绳之以法,罪魁祸首之一埃尔茨贝格尔⁵⁶也同样如此。埃尔茨贝格尔是1917年7月那场可悲的议会革命的始作俑者,他再次点燃了敌人的必胜信念。就连艾斯纳⁵⁷也难逃厄运。

拉特瑙等人已被从他们破坏国家的活动中清除出去,诚然,这是非法的,但却是历史铁律使然。然而,许多人仍然活着,他们通过组织1918年1月的军火罢工,在战斗的军队背后捅了一刀;许多人仍然活着,他们通过言辞和文字摧毁了人们的取胜意志;许多人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活着,并且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些人利用战争和革命中人民的苦难,为自己谋取了暴利。

诚然,这样的全国性政治诉求必将引发恐惧和恐慌,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心怀不轨而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但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而言,这一社会正义诉求关乎德国人民的命运,决定着德国人民能否走向高尚的民族地位,还是会沦为堕落腐败的农奴,苟延残喘。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意义也取决于此。

因此,国家公民权并非与生俱来,并非每个在德国出生的人都能轻易获得;相反,这项权利本身也包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最高道德义务。然而,对国家和民族的这项责任的履行也必须受到保护,因为若不称职,这项权利可能会再次丧失。

另一方面,获得国家公民权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每个勤奋的德国人,只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德国社会,并向德国种族和历史共同体效忠,就可以提出的要求。

履行了兵役和工作义务的人,在其职业领域内积极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有权获得国家公民权。

但这种国家公民权也伴随着一项义务,即在所有工作中不要忘记整体的视角,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始终意识到必须将自己的工作融入整体,也就是说,即使在特定领域拥有完全的自由,德国国家公民的活动也不应损害整体的福祉。

56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尔(1875-1921)是德意志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成员,被认为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得力助手。战争期间,在1917年中期,他力主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并削弱了人们对德国军队的信心。埃尔茨贝格尔签署了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并在魏玛共和国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签署了《凡尔赛条约》。1921年,他被自由军团指挥官赫尔曼·埃尔哈特(1881-1971)创立的“领事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成员刺杀。

57 库尔特·艾斯纳(1867-1919)是一位德国犹太裔社会主义者,他组织了推翻维特尔斯巴赫政权的革命。1918年11月,他继承了巴伐利亚王朝的王位。他成为巴伐利亚共和制总理,并在伯尔尼社会主义者会议上抨击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不承认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1919年2月,他被民族主义者阿尔科·冯·瓦利伯爵刺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的任务是满足需求,而不是尽可能地获得最高的贷款资本利息收益率。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一原则对所有经济体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与当今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恰恰在这一指导原则上存在差异。对于天真的生产者而言,很难想象一个不服务于满足需求的国民经济;然而,现在必须明确指出,对于当前经济的主宰者 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资本 而言,满足需求基本上无关紧要。国际资本拥有利益。

只有当这种需求的满足能够以高利贷资本主义的方式加以利用时,它才具有意义。

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态度。
全体民众对整个经济唯一迫切的需求,自然是满足食物需求,其次是住房和衣物需求,之后才是其他各种日常必需品,直至更高层次的艺术和文化娱乐。其间依次是配套服务、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及其相关产业、贸易和金融体系。在健康的经济体系中,商品生产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支付来尽可能地满足需求,支付内容包括生产成本、企业家的相应劳动收入以及适当的利润分成,这些利润分成既可以用于弥补不可避免的损失,也可以用于企业的改进和改造。

公正的企业家不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个别案例中追求过高的利润,即使幸运的偶然因素可能使之成为可能。公正的企业家完全清楚其国民经济任务,即以最低的成本满足用户需求,同时使企业发展壮大,并在不降低工资的前提下不断降低生产成本。

或许,这种真正的企业家思维方式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恩斯特·阿贝58,他是耶拿蔡司工厂的联合创始人兼厂长。他对企业家的这项国民经济任务有着高度深刻的理解,并竭尽所能地去实现它。

但在这方面,我们通常也没有理由对战前的企业家们提出特别的批评。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59、曼内斯曼60、维尔纳·西门子61这样的人。 ,
蒂森62、博尔西格63、克劳斯、马菲64等公司在德国工业史上也赢得了社会荣誉。它们并非都只追求利润,

58 恩斯特·阿贝(1840-1905)是一位物理学家和企业家,他受雇于耶拿光电的创始人卡尔·蔡司。
阿贝是卡尔蔡司股份公司(Carl Zeiss AG)的合伙人之一,该公司生产光学仪器和系统。

59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7)是弗里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于1811年创立了克虏伯铸钢公司。在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领导下,该公司成为当时领先的武器制造公司。

60 曼内斯曼公司成立于1890年,最初生产无缝钢管。

61 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1816-1892 年)是一位发明家,也是 1847 年 Telegraphen-Bauanstalt 公司的创始人。
西门子股份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子技术公司之一。

62 奥古斯特·蒂森(1842-1926)于1867年创立了蒂森-富索尔钢铁厂,并收购了其他重工业公司,这些公司于1926年合并为联合钢铁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这是二战前世界上最大的矿业和钢铁卡特尔。

63 Borsig 是一家机车公司,由 August Borsig(1804-1854)于 1837 年创立。

64克劳斯-玛菲是一家成立于 1838 年的机械生产公司。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都保持着朴素谦逊的品格,作品的成功是他们唯一的指路明灯。

事实上,德国工业孜孜不倦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不仅使人口的急剧增长有了工作和生计,而且尽管工资上涨,尽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但最重要的产品却能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发明而变得更便宜。德国体力劳动者永远不应忘记,这一切都归功于脑力劳动者。

还有一点必须再次强调:德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强有力的俾斯麦帝国。正是这两个因素 德意志帝国团结而强大的政治局势,以及德国企业家和工人前所未有的勤奋 使得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全面提高,德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得以得到解决,德国的移民人数也降至微不足道的水平。

1870 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德国移民的数量只包括了德国企业家和商人精神的丰厚盈余,他们作为德国勤劳和德国成就的先驱涌向世界各地。

德意志帝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对健康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

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然而,即使在当时,也出现了深深的……
我们的经济遭受了多种形式的损害。

1.在德国人民日益富裕和强大的同时,我国的财政债务却越来越大;在德国工业和贸易效率的产品征服世界销售市场的同时,我国的国内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成功,医疗和生活条件也逐年改善。

当然,债务不断攀升绝非好兆头。这种现象总是表明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日益富裕,而其财政状况却并不健康繁荣,这无疑是荒谬至极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德意志帝国及其各联邦州从铁路、邮政、矿业以及国有林业等部门获得了巨额收入,更何况,帝国及其各联邦州凭借其财政主权,完全可以征用其公民的巨额税收。

2.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经济损害是农业和城市房地产债务的不断累积。针对这一问题的土地改革运动正确地认识到了整个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遗憾的是,它并未取得完全的成效。

3. 各种信贷手段助长了我国工业的通货膨胀,这一事实也理应令目光敏锐的观察者感到担忧。诚然,在经济日益繁荣的时期,工商业企业往往会轻视接受外币及其利息负担,因为工作和收入的大幅增长确实使其有能力承担这些负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但如果经济危机爆发,那就糟了!届时,以利息为导向的信贷的使用所带来的全部经济危害就会暴露无遗。

这些年出现的股份公司形式,实际上是将资本与其所从事的工作脱钩,也就是说,债权人纯粹追求金钱盈利的资本利益,与个体企业家的健康合作以及其存在与企业完全融合的理念相分离,同样埋下了深刻的经济损害的种子。

4. 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增长的权力,本应令我们尊敬的国民之友感到忧虑。银行从经济的仆人变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宰。值得注意的是,银行权力的增长丝毫没有伴随国民经济的繁荣,相反,国民经济越是衰落,银行的势力就越是膨胀。

我们在此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一发展,关于这一点,在讨论纯粹的金融货币经济时会有很多内容需要阐述。提及金融信贷体系造成巨大国民经济损失的四重根源至关重要,因为正是经济的这一方面已经完全背离了真正的国民经济,沦为金融强权单方面掠夺的经济。

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发地感受到自己如同被寄生虫侵蚀的身体,那么他要么非常在意维持现状,要么就依赖于这种剥削性经济的受益者。不幸的是,后者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内心深处对这种现代经济强盗体系的反抗才难以形成。

尤其糟糕的是,就连本应尽职尽责地处理这些问题的科学,尤其是科学本身,除了少数例外(奥斯玛·斯潘65)之外,仍然受制于当前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并依赖于它。当今的国民经济并非引领真理和正确知识的先锋,反而沦为国家经济犯罪的代言人。

所有伟大的真理和智慧,即使是普通人也能理解和领悟其本质。但不可否认的是,获得这种根本性的知识并非易事。诚然,知识本身,即直觉,如同照亮灵魂的明灯,照亮那永渴求知的灵魂。然而,困难之处在于后续的理解工作,它必须像砌砖一样,一块一块地、精心挑选材料,才能构建出完整的思想体系,最终使之对每个人而言都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赞美莫过于偶尔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因此,在我创作这部作品期间(1923年夏天),我收到了这样一份赞美。

奥特玛·斯潘(Othmar Spann,1878-1950)是一位奥地利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受亚当·穆勒(Adam Muller,1779-1829)经济理论的影响 穆勒反对亚当·斯密的唯物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他于1919年至1938年担任维也纳大学教授,后因纳粹统治而被剥夺了教职。

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尽管斯潘同情纳粹党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他关于社团主义国家的观点并未完全得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支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是奥地利工程师 W. Schober66（现已年迈)的杰出著作,他在 30 年前就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预测了奥地利金融和信贷状况的灾难性发展。

肖伯指出,只有彻底摒弃那些从根本上错误的国民经济理论,才能阻止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发展

可惜的是,一点成功也没有。

当时的主要原因是,肖伯的朋友们,也就是基督教社会党的成员,在最初热情地表示同意之后,就以懒散的借口背弃了他:“时机尚未成熟”,但实际上,是因为这不符合基督教高层金融家的利益。

银行早已不再是储蓄资本与经济需求和营运资金之间值得信赖的中介。如今,大型银行的董事和代表遍布所有股份公司。任何事情都逃不过银行的耳目。那么,银行现在对经济还有什么兴趣呢?它唯一的兴趣在于尽可能地提高资本的利润;至于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却漠不关心。它并不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国民经济面临最严重危机之时,以最低利率发放贷款来刺激经济增长 尽管这本应是它最重要的职责 ;相反,大型银行更倾向于在制造业最迫切需要预付款的时候,推出各种信贷方案和信贷通知。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银行满足的是什么需求? 有人会说:满足资金需求。当然。但银行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在什么条件下满足这些需求?面包师、鞋匠、工厂主、商人,他们确实满足了对食物、衣物等的实际需求,并且他们也因此获得了等值的报酬,即价格,以货币或转账的形式获得。
这样一来,需求就得到了满足,工厂主等又有了流动资金用于采购、支付工资和继续生产。至此,一个经济循环就完成了。生产者满足了用户的需求,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并在生产者手中重新滋养了经济。

放贷业务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首先,银行不像其他商家那样有义务免费发放资金。因此,银行可以确保只向对其有利的人放贷。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要求的担保金额远远超过贷款金额,并要求借款人出具债务证明,承诺用其所有现有和未来的收入偿还债务。换句话说,银行发放贷款的同时,也获得了远超贷款金额的资产;此外,银行还出具债务证明,使借款人的收入暴露在银行的控制之下。但这还不够:对于这种双重担保甚至多重担保的贷款,银行还会收取巨额利息。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一种从经济角度来看完全不具生产性的程序:偿还款项（质押、债务证明)立即支付,此外,债务人还必须同意在几年内支付另一笔款项,而这笔款项的价值将超过已收到的款项,且无需质押人。

66温泽尔·肖伯（1846-1928)是一位奥地利铁路工程师,他与维也纳教授约瑟夫·施莱辛格（1830-1901)一样,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指出,奥地利对犹太国际金融的依赖是其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方及其根源》(Die Noth und ihre Ursachen,3卷,维也纳,1880-82年)和《奥地利的货币制度》(Die Valuta-Regalierung in Osterreich,1892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摆脱债务或解决债务问题。这种金融运作方式从国家经济角度来看自然是荒谬的,它就是赤裸裸的高利贷。

信用的真正含义,即相信他人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实际上是指储蓄者认为自己无力以盈利的方式利用这笔钱,因此他会寻求值得信赖的人的帮助,将钱托付给对方,并保证在需要时全额无损地偿还。如果贷款增强了借款人的经济能力,使其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那么借款人除了偿还本金外,还将部分利润分给债权人,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平或感恩的行为。这种私人货币和信用经济的观念主导了整个中世纪,构成了教会利息教义的核心。收取利息被视为高利贷。如今,教会认定为高利贷的利息,实际上已成为我们整个经济的公理 国民经济中的信用观念已沦为国民经济中的谬论。诚然,对于富人来说,这种理论是持久而不费力致富的源泉。这并非因为黄金 正如它所宣称的那样 真的拥有创造货币的力量,一种超乎常人的现象,摆脱了尘世的损耗规律,使万物在其魔爪下永世长存;而是因为在现代金融和国际经济学中,人们将其视为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任何形式的金融资产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利息,这种利息是货币固有的。这种对劳动与金钱关系的颠覆,竟被奉为圭臬,仿佛不可撼动,仿佛相关科学必须为此提供大量论证。

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偏离其唯一和自然的任务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从而创造工作和食物 并将其主要滥用为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资本所有者的个人致富工具。

现在,针对我们运动的政治斗争中,惯用的伎俩是将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对国民经济的剥削、争取建立满足社会正义需求的国民经济的斗争,描绘成财产权与其他占有形式之间的对立,将我们“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诉求斥为共产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始终强调《国民经济纲领》第八条(《纲领》,第35页):

“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承认私有财产,并将其置于……之下
政府保护”。

然而,立法将负责划定这方面的限制。
个人过度囤积财富,损害了整体利益。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为了经济本身,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对整个经济及其任务提出了要求,即《国家经济纲领》第10 条要求:全体德国人组成一个工作共同体,以促进德国人民的共同福利和文化。

由此又衍生出一种道德要求,即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在智力和体力上工作,但他的这项工作必须融入整体之中。

我强调,这是一项道德要求。因此,这并非一个建立……的问题。
强制劳动制度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存在。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要求所有德国公民在获得完全国家公民权之前必须进行一年的强制劳动。

这与我们的总体目标截然不同,我们的主要目标正是要确保所有在青年和成年时期勤奋工作的民族同志都能安享晚年。

正因为一个国民经济没有持续遭受贷款资本利息和通行费的折磨,所以它才能、也必须、也能够轻松地将大量盈余捐赠出去,从而确保所有国民同志在达到一定年龄或因过早丧失劳动能力时,都能获得适当且充足的养老金 类似于官员的退休金。

我在此提出这一社会政治诉求,是因为完成这项任务属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职责范围,因为这不仅能够不断地对最广义上的劳动者说:你必须工作!而且,在强制劳动的背后,它建立了一种令人感到安慰和和解的东西 为每一个尽职尽责一生的人带来有保障的晚年生活。

承认私有财产是我国经济的根本基础,自然也包括保障每位德国公民自由谋生、自由支配劳动收入和已积累财富的权利(《国家经济纲领》第11条)。限制这项基本权利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而法律的指导原则是,只有那些不损害社会利益的工作才能被视为工作。连锁交易和牟取暴利无疑也造成了大量的工作;同样,窃贼在“工作”中流的汗往往比泥瓦匠在建造房屋时流的汗还多,但这种“工作”实际上只是为了单方面地谋取个人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工作”通常是有害的,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样的明确界定绝非多余,因为从法律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多少事情被认定为正当劳动,而且这种情况令人震惊。此外,还有一系列活动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很难说这些活动还能“与整体”相符。

无论如何,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以制止所有以身心方式危害国民健康的活动或企业。同样,利用民众困境牟取暴利和放高利贷的行为也应受到制止。

对于这种危害国家的害群之马,我们要求判处死刑。
对付这种肆无忌惮的人,惩罚甚至监禁都无济于事。

因此,简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将致力于消除经济中对盈利能力的错误关注,并因此恢复国民经济唯一正确和合理的任务:满足需求。

这绝不排除商人、工厂主和诚实商人获得收入和利润;相反,只要这种努力是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就不应该为这种合理的赚钱努力制造困难。

因此,这关乎一场净化行动,以及维护德国经济在形式和表现上都无可指摘的现状。由此便可理解《国家经济纲领》第12条的要求: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农业领域,保持大、中、小型企业的健康组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也阐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不同社会秩序中的基本地位。

国家社会主义将通过一切手段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因为农业是强大国家的基础,也是人民的粮食供应。

如果该纲领第17条包含一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由剥夺土地的条款,那么正如阿道夫·希特勒在1928年4月13日所宣称的那样,其含义仅仅是“创造合法途径,在必要时没收以非法方式获得或未按照人民福祉角度进行管理的土地。这主要针对犹太土地投机公司”。因此,该条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

国家社会主义尤其珍视的是健康繁荣的商业和贸易中产阶级的独立自主。

即使在所谓重工业的生产形式中,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本质上需要反对的地方。恰恰相反,这个庞大的工业体系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实现了一切合理化,也就是说,它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更好、更简便的生产方法。目前企业负担过重

以共产主义为目标 拥有大量实际上可有可无的人员(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维持自己的税务和保险官员等的必要性) 自然会直接阻碍工业的国有化努力。

在国家社会主义完成这些经济政治任务之后,还有一项巨大的组织成就: “为每个德国人实行一年劳动服务”。

即使在这里,促使人们提出这一要求的也是一项深刻的道德原则 责任。

想要行使国家公民权利的人,也必须为国家服务,也必须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责任感、忠于国家,而且是无偿的,也就是说,没有致富的可能性,就像士兵为祖国服务一样。

我们从强制劳动服务理念中看到了一个与普遍兵役制理念完全互补的理念。

尽管我们希望能够大幅缩短训练成为高效士兵所需的时间,使其比以前两到三年的服役期有所缩短,但我们仍然认为,每个德国青年都应该熟悉一项或多项商业活动,以便为国家服务,这是必要且明智的。

在机器统治和工人阶级对企业家的敌对情绪的双重压迫下,人们对工作质量的责任意识遭受了严重损害,因此,在国家严格指导下,按照统一原则开展这方面的培训显得尤为必要。正因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们才会欢迎这样的制度,绝不会将其视为竞争。这样一支劳动大军本身就不可能构成竞争,因为经验表明,国家的每一项生产性经济活动都必须承担过多的官僚负担,因为雇用和培训一支缺乏经验的年轻劳动力队伍会消耗其过多的效率。

另一方面,本年度的劳动服务任务之一是让示范性国有企业的青年更好地了解所有技术进步。他们应该,如果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有可能的话,满足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和在军队服役的同胞的需求。

因此,国家与国民经济其他部分进行竞争并不存在,它最多只能在某些领域作为价格调节者发挥作用,市场价格仍然会给自由贸易商和自由企业家留下广阔的合理利润空间。

本宣言的目的并非详述细节。然而,必须对其进行简要概述和阐释,因为我们知道,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对于重振经济士气将大有裨益,更何况,唤醒人们对工作的责任感,使其成为对国家的道德责任,这将使整个经济受益匪浅。

就国家公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言
俾斯麦曾宣称: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是为了履行我们的职责。

这一道德原则也是我们对国家和……立场的基础。
经济。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金融改革 货币和信贷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利息规则。”

在政治纲领中,打破利益奴役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最广泛的群体对国家社会主义提出最强烈的反对。

反对者中绝大多数是那些在现行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中损失惨重的人,他们从小就接受这种思想熏陶,至今仍害怕失去已经失去的特权。这种反对确实缺乏动力,因为缺乏内在动力正是深陷资本养老金理想的群体所特有的特征。

另一类人是依赖贷款或至少认为自己依赖贷款的人。
该群体自然并非真正担心取消支付利息的义务,而是担心除非一切照旧,否则将无法获得更多营运资金。

另一群人是杰出的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反对这个问题。
摆脱利息是他们国家经济智慧的开端和终点。

还有一类人是心怀恶意的人,他们的观点其实并不高尚,但出于个人或党派的策略原因,他们用虚假断言和歪曲事实来对抗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要求。

国际金融圈运用利息规则,恰恰在于……
对于这一要求,我们最不可调和、最痛恨的敌人来说,其原因不言而喻。

除了恶意反对者和职业利益反对者之外,敌对和不信任态度的主要原因是 无知、思想懒惰和愚蠢。

我们在这里要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对手,任何试图强制执行的制度都会失败,他们像水母一样在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压力下退缩,但压力一解除,他们又会立刻重新回到旧的思维方式中。

那么,“利息奴役”究竟指的是什么?利息奴役指的是国家和人民对超国家金融权力机构的利息债务。因此,这是一种新型的奴役,即对金融统治的奴役。这种奴役比以往任何形式的专制君主统治都更加可怕和残酷,因为它以一种冷酷无情的方式运作,没有任何人性,只被一种永无止境的扩张本能所驱使,一种对权力的贪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条规则存在的常用说法是:“金钱驱动世界”。
但在这里,金钱仅仅被用作金融权力的象征。金钱本身,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其本质既非善也非恶,也不发挥任何规则作用。作为一种流通货币,金钱对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至关重要。正因如此,任何试图仅从金钱角度来应对金融权力统治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无效,因为在这种统治问题上,我们实际上面对的并非狭义的货币体系,而是权力本身的问题。

如前所述,金钱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其本身既非善也非恶,关键在于其用途。金钱也可能被用于杀戮,即被滥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金钱本身就是善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任何方式都不能抵消货币无穷无尽且不可或缺的用途。即使是货币，只要运用得当，也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货币被誉为国民经济的血液，绝非浪得虚名。只要货币忠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责，只要收入或所得再次流入经济体系，它就无法对国民经济造成任何有害影响。

现在，一个因素出现了：那就是人们希望将货币作为一种储蓄方式。这种愿望本身完全合理，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储蓄意识能够重获尊重 如果，是的，如果 在当今的形势下，储蓄真的可行的话。由于国家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德国货币持续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巨大，这使得储蓄变得愚蠢，因为短短几周甚至几天后，货币的价值就可能跌至原先的几分之一。因此，如果货币要发挥其作为储蓄货币的作用，它的价值就必须稳定。

由于德国货币目前价值不稳定（个中缘由我们稍后再探究），而且也不可能保持稳定，因此，每逢经济动荡时期，德国储户都会寻找价值稳定的货币。这类货币包括所谓的“贵金属货币”，例如美元、瑞士法郎和荷兰盾，以及北欧各国的货币等等，还有贵金属制成的金属货币。

然而，如今货币作为经济流动资本的国民经济任务，与积累稳定货币的愿望相悖。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事实：货币的本质是，也应当是，“劳动的凭证”。通常的解释 “货币是交换媒介” 固然没错，但这并不能穷尽所有。货币的任务，而且是其最重要的任务，是促成商品交换。但其他物品也能完成这项任务，例如中国人的茶叶包、黑人的贝壳等等。如今国家发行的货币以及各种货币替代品的内在本质在于，它们是他人所做劳动的凭证 或者说是凭证。“劳动”一词必须涵盖所有经济产品，包括原材料，因为即使是原材料，也只有在开采并投放市场后才具有商业价值或销售价值。为了促进彼此间的商品交换，或者说，为了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实现这种交换，必须发明一种交换媒介，使生产单一商品的生产者能够通过这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交换媒介直接满足自身多种需求。鞋匠年复一年地制作鞋靴，但他每天都需要面包、肉、牛奶、鸡蛋，还需要衣服等等。鞋匠从面包师那里购买面包，面包师一年可能确实需要一两双靴子，但他不可能仅仅因为每个人都穿着靴子吃面包就获得全年的报酬，他当然还要支付磨坊主和柴火供应商的面粉和燃料费用，但这些供应商也无法再使用靴子，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经从其他鞋匠那里购买了鞋靴。

但面包师不可能用自己的产品支付磨坊主的面粉费用，他必须为社区烘焙面包。换句话说：在劳动分工广泛的发达国民经济中，纯粹的交换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交换中介

因此，它是不可或缺的。最普遍而言，这种交换媒介必须是国家保护的、普遍认可的国民经济生产记录；人们必须能够用这些记录购买商品，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有义务用自己的商品来换取这种交换货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例如,认为金钱是对已完成工作的记录也是错误的。
当然,人们接受货币作为一种已完成的工作,但这并非因为一个经济循环已经完成,而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众多已完成工作活动的记录 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记录来满足其生活必需品和其他需求。只有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货币重新投入经济循环时,货币的基本循环才算完成。但如果货币被囤积在手中,那么只完成了一半的交易,只完成了一半的循环。货币尚未实现其目标,相反,它已经偏离了其被发明和存在的目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声明,这种中断货币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无论从国家经济还是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接受的。显然,不可能要求收到的每一笔款项都必须立即发放出去,也不可能要求金融市场拥有如此充裕的资金,以至于每个私人都可以自行安排经济活动,从而为自己保留一部分资金,用于支付每月的生活必需品或支付较大的年度一次性服务费用。但是,必须宣布,国家为增进社会福祉而发放的货币被收回并囤积起来,这在国家经济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因此,金融体系也对应着支出义务,即支出义务。
将获得的资金重新投入流通。

这里还可以再次明确指出,储蓄绝非因此而变得不可能。正确理解的储蓄绝非贪婪吝啬地囤积金钱,而是 如果要将储蓄与儿童救济这一理念结合起来

,它是创造和获取商品,购买或建造小房子,购买贵重物品、收藏品、书籍、绘画、家居用品,扩大和改进商业机构,扩大库存等等,这比囤积黄金要好得多,是一种更好的“储蓄”。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不得不接受一次极其深刻的世界观教育。刚才描述的这种正确的“储蓄”方式已经获得了最佳回报,而那种以金钱为中心的错误方式则受到了惨痛的教训。

即使在这些问题上,民众的这种准确感受也得到了史诗和童话故事的恰当反映。积攒的钱财要么变成一文不值的泥土,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么带来无尽的厄运。另一方面,无论何时何地,那些勤劳致富的人 按照这种健康的逻辑,他们总是将蓬勃发展的私人经济理解为商业、工业或商业

它赢得了尊重和敬重。这种财富发展无可厚非,它并非违背金钱精神,而是作为整个经济中蓬勃发展的一部分,在最好的意义上具有社会意义。

在对金融体系进行这些简短但必要(因为至关重要)的观察之后,让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出发点:“我们所说的利息奴役是什么意思?”

如果由于那些不了解货币在国家经济中作用的人,或者更甚者,那些想把货币当作权力工具的人,将货币囤积起来,导致僵局出现,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减少,出现货币紧缩。但是,那些拥有货币的人仍然没有以有利于国家经济健康的方式将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满足了持续的需求,建造或购买了房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商业或工业产品。因此,它们并没有从急需流动资金维持企业运营的商人或工厂主手中夺走产品,而是将他们非法扣留的资金,从国家经济意义上讲,以特殊的代价 利息 返还给了他们。这就是国家经济紧缩。

开始。

国民经济劳动者 即生产者 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货币原本根据其本质和发明目的服务于经济,如今却突然摆脱了束缚,反过来对商品生产施加了挤压作用。金融统治由此开始。当然,私营经济乐于维持其企业的运转,因为它感到自身有义务服务于国民经济生产。囤积货币者从国民经济劳动者的这种国民经济责任感中获得了双重利益:首先,他获得了一份债务凭证 即法律上的所有权 根据这份凭证,债务人必须用其全部财产偿还贷款,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特别抵押其他特定的财产;其次,债务人还必须承担持续不断的额外支出,即利息。

因此,这种担保信贷并非出于“信贷”一词的字面含义,即对更高经济效益和执行能力的信任,而是纯粹为了利用经济企业家不劳而获地获取部分劳动收入的需求。这种信贷也并非为了促进生产,而仅仅是为了让持有资金变得“有利可图”。信贷最终被用于哪些企业,对债权人来说基本上无关紧要;即便他对此感兴趣,也只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资金安全,更重要的是,确保资金能够有效地产生利息。

总体而言,如今由银行主导的信贷体系的构建方式使得资本家 即资金和信贷的拥有者 与劳动完全脱节。他与他“让钱生钱”(正如那句广为流传却又误导性的说法)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联系。股东们对“Girmes”、“Pöge”、“Weser”、“Riebeck Montan”、“Otavi”、“Salitrera”、“Steaua Romana”这些公司又了解多少?他对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又了解多少?他对此毫无兴趣,他只关心股价的涨跌以及他的资本能获得多少股息。股份公司或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活动(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工会等)是否服务于生产,对他来说也完全无关紧要。最重要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 “盈利能力”。银行股票的巨大受欢迎程度便是最好的证明。大型银行以及所有信贷机构,通常都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即生产商品。在大型银行体系中,利息的概念 也就是将生产性劳动收入的巨额份额转移到货币所有者手中,而且对后者来说几乎毫不费力 正在上演一场真正的狂欢。如今,几乎所有企业都以某种形式依赖于银行,都以纯粹的利息资本主义形式运作。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都依赖于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资本,并受制于它们的利息。

67 Girmes 是一家纺织公司,由 Johannes Girmes (1854-1912) 创立;Weser 是一家造船公司,Riebeck-Montan 是一家矿业公司,Otavi 是一家矿业和铁路公司,Salitrera 是一家智利硝石公司,Steaua Romana 是一家罗马尼亚炼油公司。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银行巨头　也就是金融巨头　同时也是生产巨头。生产是否停滞，市场是否充斥着大量劣质产品，都取决于他们。对于有组织的私营部门而言，满足需求完全是次要的。

因此，在这种以利益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信贷体系经济形式下，我们面对的是最彻底的国民经济不道德现象，是金融信贷体系作为经济的仆人，其意义完全被扭曲为经济的绝对主宰。

创造性和生产性劳动沦为奴隶，狡猾贪婪、永不停歇的犹太高利贷精神统治着世界。这种敲诈勒索只有通过人为制造紧急状态，以非法手段扣留国家经济资金才能实现。而如今，这竟被视为正义之举，一种无人敢触碰的权利，因为它会让人与掌控世界的大型贷款资本发生冲突。

兴趣的奴役已经臻于完美！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完善，是因为流动精神的诱惑艺术成功地将金融体系的既定保护者　国家　也束缚在利息的奴役之下，以至于它也只能束手无策地承认国际资本是它的主人，并允许自己从保护国民经济的真正任务中转移开来，成为大额贷款资本的执行官和利息征收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民金融经济

现在,我们的特殊任务是追踪国家金融经济的这一发展进程。

即使在这里,从确定目前所发现的事实出发也是正确的方法。

西方文化圈各国国民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国普遍背负巨额债务。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所有国家都因战争而遭受重创,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

大英帝国最重要的统计著作是《政治家年鉴》;这本官方的国家年鉴为各个邦提供了其公共债务状况等的精确概述。

据此,截至1930年3月31日,英国 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 欠国际资本的债务为75.96亿英镑,年利息约为3.5亿英镑。将这一数额换算成德国马克颇有裨益,因为这样更能体现利息问题涉及极其广泛的国际层面。

法国欠其国内外债权人约2790亿黄金法郎。

北美合众国,这个美元的福地,背负着公共债务。
约160亿美元的负担。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到处都能看到同样的悲惨景象:各国乃至各国人民都背负着沉重的国际资本债务。各国的国民生活都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偿还贷款利息,也就是我们如何偿还欠国际金融机构、欠巨额贷款资本的债务?

各国财政部都在不遗余力地开发新的税收来源,议会也对新的税收法案进行了数月的审议,但一切抵抗都无济于事。面对国际高利贷资本及其对利息支付的“合法”索取权,各国议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屈服,用前所未有的税收负担压榨人民,而不是勇敢地以断然的“不”来制止这场巨大的国际骗局。

不公正成了法律,主人反倒成了奴隶。

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我们贫瘠祖国的现状。

在用鲜血和铁腕实现民族统一之后,年轻的德国劳动巨人以迅猛之势崛起。他不知疲倦的工作和创造精神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胆识征服了世界市场。法国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银行巨头的贷款资本,以及美国金融家卡恩、勒布、施佩耶尔等人的信托资本,都惊恐地意识到自身盈利能力受到了严重威胁。德国马克的价值,也就是德国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持续攀升。人们开始预测马克何时会与美元等值,甚至认为德国的世界贸易规模将超越英国。世界各地都以德国的交通设施、教育机构、卫生组织、城市管理体系和军事方法为典范。世界各地的德国工程师作为德国劳动能力的先驱,建造了铁路、桥梁和街道。但这一切都意味着贷出的资本的盈利能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际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威胁。于是,国际金融业决定在国际共济会的帮助下,包围德国,并利用一切谎言和诽谤手段,将德国描绘成世界公敌。 爱德华七世只不过是这场棋局中被推出的一枚棋子。英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被煽动起来,反对德国。这里无需赘述世界大战的政治前史,但无论如何,德国尽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还是战败了,因为在协约国的阴谋诡计面前,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政治反制(参见罗森伯格, 《国际共济会》68页)。

即使是德国唯一仍保留外交政治意识的团体 全德意志69党,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场武装国家间的激烈斗争并非为了政治上的胜利,而是为了使德国工人沦为国际资本的利益奴隶。法国的特殊目标是武力征服德国,英国的特殊目标是摧毁德国海军,但凌驾于法英两国这些帝国主义目标之上的,始终是国际资本对世界统治的野心。

当各国在残酷的战争中互相残杀,最优秀的战士鲜血在战场上奔流不息时,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行动起来。对整个犹大而言,丰收的时刻已经到来。

金融巨头资助了世界大战;在世界各国,犹太文官占据着国际报刊的编辑部,他们散布谎言,煽动各国互相争斗。就这样,26个国家被卷入了对抗同盟国的战争。来自东方的犹太人如潮水般涌入德意志地区;他们蜂拥而至,讨价还价,攫取财富,占领城市住宅,攫取一切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在军工企业中,犹太人负责掠夺和控制德国劳动力,他们凭借自身力量,渗透到国家和经济的各个层面。内部士气低落同样是由犹太人有意识地领导的,哈斯、迪特曼、科恩、卢森堡、巴特,然后是帕尔维斯-赫尔潘德、艾斯纳、莱维恩、格拉德瑙尔等人煽动和挑起事端,并得到野心勃勃的人、傻瓜和贪婪的罪犯的支持,反对德国人民。

---

68 Alfred Rosenberg 出版了题为 Das Verbrechen der Freimanrerei (1921) 的著作以及 Freimaurerische Weltpolitik im Lichte der kritischen Forschung (1929),收录于 Nationsozialistische Bibliothek 系列,第 9 卷。

69全德意志协会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 1891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协会宣扬德国的扩张主义目标,战后,它支持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1865-1937 年)的说法,即德国在战争中被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背叛(“背后捅刀”)。

[70] 雨果·哈泽(1863-1919)是一位犹太裔社会主义者,1911年与德国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共同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主席。他自称是和平主义者,并于1914年7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威廉·迪特曼(1874-1954)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成员,因参与1918年2月柏林军火工人罢工而被判入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一月革命期间及之后,迪特曼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成员,在议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迪特曼逃往瑞士。奥斯卡·科恩(1869-1934)是一位犹太政治家,曾与斯巴达克同盟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共事,是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逃亡了。

1933年前往巴黎。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一位犹太裔马克思主义者,她与李卜克内西共同创立了斯巴达克同盟,该同盟最终发展成为德国共产党(KPD)。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均于1919年被自由军团刺杀。埃米尔·巴特(1879-1941)于1917年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并于1918年11月德国君主制垮台后成为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的六名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沙伊德曼和奥托·兰茨贝格,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哈泽和迪特曼)。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原名以色列·赫尔凡德)(1867-1924)是来自白俄罗斯的犹太人隔离区居民,他通过与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各种国际联系,在实施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年土耳其党。马克斯·列维恩(1885-1937)是一位俄国犹太裔布尔什维克,于1913年成为德国公民,也是该党成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就这样,德意志民族最终从内部崩溃了。犹大的星辰染上了血红。最后一个曾坚决抵抗国际金融及其巫术的国家也崩溃了,它放下武器,向凡尔赛条约的恐怖枷锁俯首称臣。德意志民族伤痕累累,群龙无首,这并非因为诸侯被驱逐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诸侯作为真正领袖的彻底失败 而是被其议会和议会制政府用一句在这种时候总是适用的致命话语 “为了避免更糟” 引诱着陷入了对贷款资本的利息奴役。

列维恩是德国共产党（KPD)的成员。1919年4月,他与另一位同为德国共产党成员的俄裔犹太人欧根·莱文（1883-1919)共同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这一“苏维埃”实验遭到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镇压,他动用自由军团维持慕尼黑的秩序。莱文于1919年5月被自由军团逮捕并处决,而列维恩则逃往奥地利和苏联,并于1937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处决。

格奥尔格·格拉德瑙尔（1866-1946)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一名犹太裔党员,在萨克森王国解体后担任萨克森州首任州长。作为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效仿慕尼黑的埃伯特,试图借助自由军团的力量镇压莱比锡的激进分子。然而,此举导致他选举失利,并于1920年被迫辞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凡尔赛法令
《道威斯条约》和杨格计划

世界大战的目的已经达到:德国,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最有效率的国家,被剥夺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军事上被击败,群龙无首,被虚假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所诱惑和毒害,道德沦丧,背负着永远无法摆脱的巨额债务,只能永远沦为国际资本的利益奴隶。

根据伦敦的付款计划,德国不得不承认其利益。
背负着1320亿金马克的债务,而且这笔债务还加上了利息。

如果不是事态如此严峻,如果不是敌人如此无情地对待此事,完全违背了和平主义者的那些陈词滥调 “情况不会那么糟”、“理性终将胜利” 那这一切就显得荒谬可笑了。不!理性不会胜利!国际金融界会竭尽全力让德国继续深陷于这种利益奴役之中。只有我们才能解放自己。

德国民族的深重悲剧在于,尽管他们在狭小的工作范围内通常效率极高,但一旦目光超越日常工作的局限,面对世界大事,便会立刻变得茫然不知所措。此时,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德国人便会失去所有底线,沦为空想家和狂热分子。“德国教授”在其专业领域成就斐然,但面对世俗之事,却成了报纸上的笑料,从忘记带伞到意识形态家滔滔不绝的空谈,无一幸免;德国军官过于依赖部队的卓越效率,往往低估了政治中难以捉摸的精神因素和思想的力量,从而对最终的胜利产生怀疑;德国官员则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全体人民的公仆。

因此,无论大小,我们都能在德国人的性格中看到这种灾难性的特质:德国人是专家和梦想家。他们在各个专业领域都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高效、更勤奋,甚至完全有能力对任何伟大的想法充满热情,并以英雄般的勇气为之献身,但他们却不擅长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复杂环境中发现并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德国人在政治领域中这种根本性格缺陷的体现,便是他们常常被诟病的缺乏民族情怀和政治上的无能。普通德国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全局观;因此,他们大多也不明白,那些债务数字实际上关乎他们的命运,而正是这些数字,以及承认这些债务、愿意并试图用金钱和物质偿还这些债务,才是德国民族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然而,他却很少意识到,德国这项支付义务的受益者实际上并不是其他国家,而仅仅是国际金融。

然而,对国际金融界而言,偿还贷款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的利息负担。正因如此,在凡尔赛条约的金融条款中,国际金融界从一开始就将本金设定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根本无法考虑偿还本金。即便最终降低本金(但必须同时提高利率),德国也将永远沦为利息的奴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对我们勤劳贫苦的人民强加这种利息统治是最终目的。

世界大战期间,金融业的目标是获得巨额资金,而这一目标已经完全实现。

《凡尔赛条约》的相关条款令人不寒而栗,它们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利息规则的严重性和破坏性,该规则将我们拥有的一切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置于国际金融的掌控之下。因此,我在下面摘录了这些条款:

第231条。协约国及其附属国政府声明,德国承认(!),德国及其盟国作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应对协约国及其附属国政府及其成员因德国及其盟国的攻击而被迫遭受的一切损失和损害负责。

虽然第 232 条相当愤世嫉俗地承认“德国的资源不足以确保完全弥补所有这些损失和损害”,但仍然要求“所有这些损失和损害都应得到补偿”。

第 233 条规定:“损害赔偿的程度将由赔偿委员会决定。

第 234 条规定:“赔偿委员会将定期测试德国的支付能力……但未经委员会所代表的各国政府批准,不得豁免任何金额。”

第 234 条规定:“在确定最终赔偿金额之前,德国将支付……200 亿马克黄金(以黄金、货物、船舶、证券或其他方式支付)”

此外,德国还将发行附件二第 12c 条所列的债券。

现在,在所谓的《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附件二第12c条的末尾,巧妙地隐藏着对德国的财政和政治扼杀。该第12条最重要的内容如下:

委员会拥有本条约赋予它的所有权力,并行使本条约赋予它的所有权力。

委员会在赔偿问题上通常拥有最全面的监督和执行权。它必须遵守以下条件和规定:

a) 凡已确定的全部款项中未以黄金、船舶、证券或货物或其他方式支付的部分,德国必须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条件,通过向任何类型的债券或债务转移相应金额来担保,以确认所欠款项。

b) 委员会将定期评估德国的支付能力并审查德国的税收制度(!),以便首先优先(!)将德国的所有收入,包括用于偿还国内贷款利息和债务的收入,用于支付其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或《德国联邦宪法》所欠的款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其次,为了获得赔偿,也为了确保德国的税收制度与委员会所代表的任何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一样具有压迫性。

这一段落阴险地聚焦于对德国的长期压迫,它实际上暗示,只要参照某个征收无限制税收的小强盗国家,就可以简单地规定在德国也征收同样的税。但它同时也残酷地承认,其他国家也应该陷入同样的债务奴役之中。接下来就是臭名昭著的c段。

c) 为促进和实施盟国及联系国经济生活的恢复,委员会将按照第232条的规定,从德国收取首笔款项,作为其履行义务的担保和承认。该款项以债券的形式支付给持有人,债券以黄金支付,免除德意志帝国或各邦政府已征收或可能征收的任何税费。这些债券分期支付,具体分三期,如下:1. 立即支付200亿金马克;2. 以债券形式支付400亿金马克,债券利率为5%,另加1%的摊销费,自1926年起生效;3. 立即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再以债券形式支付400亿金马克,债券利率为5%。

这条条款是整个凡尔赛条约的核心。我们知道伦敦《最后通牒》不仅减少了还款额,反而将总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第16条明确规定:“自1921年5月1日起,德国政府必须支付其债务的利息。”利率定为5%。

接下来是第17条,该条规定了每项违规行为的具体处理方法:

第 17 条 如果德国未能按时履行本条约前一节规定的任何债务,委员会将立即将此违约情况通知每个参与国,并同时提出对德国采取的措施。

接下来是整个条约中最令人愤慨的条款之一:

第18条 德国承诺,不会将盟国及相关国家针对德国蓄意(!)不遵守条约而采取的、在敌国看来何谓不正当的措施(!)解读为敌对待遇(!)。这些措施可能包括进口禁令、经济和金融制裁,以及(!)有关政府认为形势所必需采取的一切措施(!)。

有了这条条款,自然就向一切恐怖行为敞开了大门,哪怕是最残暴的恐怖行为也不例外。德国政府还明确签署了一项协议,表示即使如此,它也可能不予考虑。

71 1921 年 1 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确定德国必须支付 2690 亿金马克的赔款数额后,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于 1921 年 5 月 5 日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发出了一份为期六天的最后通牒。根据该通牒,如果德国不承认偿还 1320 亿马克(与 1 月份的 2690 亿马克略有不同)以及遵守《凡尔赛条约》的其他规定,协约国将占领鲁尔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最严重的压迫、对德国人的屠杀、最残酷的驱逐、掠夺、破坏等等，“都是敌对待遇”！

这份将德国人民拱手让给残暴、报复心强、冷酷无情的敌人的书面文件，是……

此外，根据第23条规定，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

> 当德国及其盟国支付了其为执行本条约所欠的所有款项，或按照委员会的决定支付了所有款项，并且所有这些款项或其等值物分配给了参与国之后，委员会将解散。

这就是德国永恒的利益奴役。

或许，我们的政治盟友和敌人现在都能理解什么是利益奴役，或许有人会明白，为何打破这种可怕的利益奴役是我们诉求的核心。或许有人还会明白，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它关乎国际事务，而且是头等大事。对德国而言，这关乎命运；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亦是决定其能否复兴的最关键问题。

与这个国际问题相比，其他所有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如果不打破利息奴役，生产力强的国家的崛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开始的利息奴役继续下去，金钱之神玛门就会登上王位。上帝已死，国家的灵魂也已消亡，人类沦为国际金融的利息奴隶，世界一片混乱。金钱统治着世界。

凡尔赛条约的诸多条款在1924年被《道威斯条约》所取代。如今，在通货膨胀的恐慌过后，对德国的进一步掠夺将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高额的财政收入使得各种保证得以出台，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帝国银行和帝国铁路的非国有化。尽管有种种“曙光乍现”的预言，德国经济依然持续崩溃，就连那些盲目狂热的执行者最终也意识到，按照《道威斯条约》支付款项是不可能的。杨格计划取代了《道威斯条约》，旨在带来“缓解”。如今，一切都已结束。

来。

《国家社会主义图书馆》第7卷（售价1.80马克）论述了《道威斯条约》的恐怖之处，提供了最为详尽的信息，其中包含原文的重印本以及全面的评注。本系列第13卷则论述了杨格计划的主要内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贷款经济

“如果国家需要钱,就必须向那些拥有超出自身所需财富的公民借钱。当然,偿还这些贷款需要支付利息,否则就收不到钱,事实上,国家在偿还贷款方面已经非常困难了。”

这段话是前社会党部长大卫博士（Dr. David72)在柏林与我讨论时使用的。我特意将这段话放在这里,因为它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他恰好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更增添了这段话的特殊吸引力。

现在,我从数百次讨论和讲座中了解到,上述表述完全源于当今的利益资本主义思想世界,以至于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这种对国家利息和债务经济的解释是错误的,更不用说找到正确的答案了。

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原因,即上述解释适用于在利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范围内满足私人货币需求的情况。

对于个人而言,就像对于一般的私人经济而言一样,这句话是正确的:“如果有人需要钱,他必须向那些拥有比自己所需更多的钱的人借钱,并支付利息。”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从私人资本主义的视角,而应从政治家的视角来回答国家金融经济问题。我的意思是,如果简单地将这种私人经济思维方式不加质疑地移植到国家经济领域,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

国家及其权力工具,其主权,绝非任何普通的私人可以相提并论。国家拥有三种强大的能力,凭借其主权,可以满足其履行职责的需求。这三种能力分别是:公共服务主权、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

所谓“服务主权”,指的是国家有权征召公民免费提供服务。国家对个人的这种主权在强制兵役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面对国家在战时对公民提出的要求,一切私人考量都必须让位于国家。家庭、职业、生意和收入,当国家号召子弟奔赴战场时,一切都必须归于沉寂。然而,国家不仅可以征召公民服兵役,还可以征召他们从事重要的经济活动。我们还记得辅助服务法,但不幸的是,与兵役制度截然相反,该法规定了高额且不断增长的报酬,这很快导致前线士兵和后方受雇于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前线士兵每天为祖国献出生命,却分文不取;而后方受保护的后方人员则领取高薪。顺便提一下,其他一些国家基于服役义务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值得一提:例如,中国长城的修建,以及中世纪城市的围城。

因此,实际上这完全属于国家主权的权力范围之内。

72爱德华·戴维（1863-1930)于 1919 年 6 月至 10 月在魏玛共和国担任内政部长。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复兴和扩大老手和团队服务73 ,并以此方式利用现有力量解决大型经济任务。

国家的铸币主权是其直接满足货币需求的第二大权力来源。没有人质疑国家铸造硬币或发行国库券的权利,事实上,凭借其主权,国家已经利用一切可能的来源生产货币,包括铜、镍、铁、瓷器、铝,以及最重要的 纸张。我只需回顾一下,当年我们的帝国政府认为每天发行1000亿亿马克以及更多新纸币是合理的。我们在此不赘述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和可接受,我们只需指出,国家实际上可以凭借其铸币主权满足自身需求,而无需“向那些拥有超过自身所需财富的公民借贷”。

国家的财政主权或税收主权同样不容任何人挑战,任何胆敢挑战并试图以个人名义行使该主权的人,都将感受到国家以执法人员身份行使的权威。国家的财政主权或税收主权,即国家要求其公民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利,与国家结构一样显而易见,也一样古老。这种形式也是最自然、最健康的,尽管在这一领域,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税收的合理意义才被彻底扭曲,税收制度沦为超国家金融权力对人民进行全面掠夺的工具。即使在这里,税收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应该再困扰我们,而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完全有能力通过税收来满足其资金需求,这种方式对私人经济来说是不开放的,但它却彻底消除了国家通过向资本家收取利息来满足其资金需求的必要性。

当然,国家和任何私人一样,自然也可以通过举债来满足自身需求。但这对于私人而言已是一把双刃剑;而对于国家而言,用通俗易懂的德语来说,这无疑是最愚蠢的做法。不仅如此,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守护者的使命而言,这简直是犯罪行为。

各国的贷款经济实际上已经摧毁了这些国家,并将它们置于国际金融的掌控之下;它将国家的财富拱手让给了金融强权;如今,国家贷款就像可怕的吸血鬼,各国无法摆脱,如果我们不通过打破利息奴役来坚决终结这一幽灵,它们将无可救药地崩溃。

由此,我们便进入了国家财政政策的核心领域,一个普通德国人完全不熟悉的领域。面对如此众多庞大的数字,我们该如何应对?普通公民通常不会阅读预算辩论,他们对金融艺术的隐秘路径和误导手段抱有近乎虔诚的敬畏,恨不得完全避开这些。在潜意识里,这当然也与每个人内心深处对国家税收主权的漠视有关,没有人愿意被提醒那些数字的存在。只有当税单飞进家门时,现代人才会意识到这些事情其实与自己息息相关,并且自己总是各种虚假国家财政政策的受害者。

73中世纪领主要求农民提供的农业服务,包括体力劳动和畜力劳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现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根本不像乍一看那样晦涩难懂、神秘莫测,实际上,它们基本上是那么清晰简单,以至于任何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至少都能把握其大致轮廓。

因此,无需过多的宪法解释,国家完全有能力满足其资金需求,因为每个人都了解并亲身经历过国家主权服务的本质,每个人每天都会收到国家发行的纸币,而且无人能够免于纳税。因此,如果国家仅通过这三种方式来满足其资金需求,那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三种途径都行不通。他既无法成功地要求邻居为他工作或缴纳税款,也无法自行印钞并使其流通,从而确保自身安全。对他而言,如果他坚信只有依靠他人的钱财才能获得幸福,并且无法避免负债,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背负利息的债务。

但国家普遍认为,在需要资金时,接受有息贷款(即债务)是唯一正确的手段,而如今它行使其他主权权利的方式却往往是暗箱操作,只为向人民追讨债务。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所有的思想,甚至包括国家财政和政治事务,都被私人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所引导或腐蚀。在这种普遍的舆论污染下,我所指出的那些看似合乎逻辑的国家贷款政策解释,实际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犹太人甚至在这些问题上也展现出了高超的心理操控技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很难不立刻笼统地指责相关政治家的直接腐败,这种假设显而易见。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腐败,而仅仅是金融和信贷体系的不确定性、短视和自满,导致国家财政部门缓慢但坚定地陷入了贷款狂潮,至今仍看不到出路。

促成这一局面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人们最初认为通过贷款为铁路建设等大型公共工程融资是无害的,因为这些工程有望带来收入。人们当时的想法是:铁路或水路的收入可以立即支付利息,这样就能有效控制价格。国家自身资源无法一次性从国库中拨出如此巨额的资金,因此欣然接受了银行提供的信贷援助。这免去了政府在州议会批准新税的麻烦,国家流动资金也无需被占用,铁路部门也能轻松地用盈余支付利息。贷款资本本身如果找不到愿意借钱并支付利息的人,就无法有效地利用资金,而这种诱人的伎俩却成功地将黑钱洗白,使国家本身成为了私人资本的利息代收机构。

即使是政府或议会,只要稍加思考,意识到自身责任,就应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用外国资金修建铁路,并且必须年复一年地偿还,即使利率只有5%,加上所有相关费用,20年后就能一次性偿还全部本金,40年后就能偿还全部本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已经过去两年了,同样的债务依然未偿清。这些数额巨大的债务远远超过初始投资成本,必须再次间接地从民众　全体人民　那里筹集,他们必须支付根据这些利息而定的铁路运输费。如果当初向民众一次性宣布征收高额铁路税,或许会更好。当然,这样一来,这些税费在最初几年可能会比较沉重,但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运输成本和铁路很快就会成为国家真正无债的资产,并能确保国家每年获得丰厚的收入。然而,人们常说,与其慢慢地把狗尾巴剪掉,不如一点一点地剪掉,这样对狗来说痛苦会小得多。当然,事实恰恰相反。这项国家工程的投资成本确实应该由民众承担,但如果通过贷款来发展,那么必然会产生利息,而这些利息最终会累积到债务本身数倍之多。因此,通过贷款来为这类公共工程融资,简直是愚蠢至极。我们在此即可指出能够将国家从贷款狂潮中解救出来的办法:例如,任何人都不能禁止国家发行信用票据（国库信用票据)来支付此类生产性项目的款项。在完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家创造这种货币（因为新发行的票据也具有新的价值）,将一举解决所有难题,使国家和人民永远摆脱对私人资本的利息债务。

我们将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一个精明的财政管理机构应该能够妥善安排,使如此庞大的工程能够通过专项税收以及国家其他收入来源来支付,并且仅需部分发行新钞。当然,只有当所有其他国家支出,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非生产性支出,例如行政、司法、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都能由国家商业企业的盈余来支付时,这种可能性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

鉴于铁路、邮政等行业目前极度亏损的现状,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讽刺,然而我们当时距离这种可能性并不遥远,正如我在1919年2月发表于《南德意志月刊》的首篇文章《现在怎么办？》中“激进手段”一节所阐述的那样。仅仅是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利息义务,才使我们与这种理想的国民金融经济状态相去甚远。当时已经存在的一种错觉　即国家在需要资金时,只需以利息的形式将资金注入自身　阻碍了这一理想的实现。

显而易见,这一点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国家在开展某项事业时,绝不会依赖外资,更不会因此背负债务。例如,国家可以要求提供劳动和团队服务,并且完全有理由为此发行国库信用券,以便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开展这些工程。这种做法的巨大优势在于,这些工程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所有利息和通行费的束缚;这些工程将立即成为无债务的国有财产。从工程收入中,发行的国库信用券可以很快兑现并销毁;这些工程的产出,或者货运和客运价格,都可以大幅降低。如此一来,整个国民经济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国家也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这将极大地造福整个国民,同时也能使国家自身摆脱对高额财政的依赖。但它也本应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所以,国家才是金融体系的主宰,而不是金融巨头,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纳粹国家里,情况也会如此。

银行成功地运用了一种心理教育欺诈伎俩,阻止了人们表达如此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思想过程 这些思想过程一旦表达出来,就不能再被反驳 并用上面引用的句子迷惑国家和经济,使它们陷入资本的利息奴役之中。

我知道,即便这些事情现在显而易见,我的许多读者仍然不相信自己健全的常识,他们根本不愿相信如此荒谬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反而会想:“这不可能,我们的政治家不可能如此愚蠢 但我实在无法判断。”这种对国家在金融政治领域如此明显的无能表现的判断力不足,与他们平时对国家措施的挑剔和抨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一个事实相悖:这关乎每个人的钱包,而且影响深远。

对于这些人,我想留下另一种观点供大家思考,那就是:
与通过省议会或帝国议会进行信贷审批的方式有关。

如此庞大的国家事务的确会在议会中经过深思熟虑。经过漫长的辩论,贷款最终获得“批准”。普通民众现在认为一切就绪,国家 这个如此富有而强大的机构 已经拥有了获批的数百万资金。一些颇有见地的人或许还会挠挠头,暗自嘀咕:“这意味着又要加税了。”但我认为我可以大胆地断言,除了那些知情者 实际上,无论是代表还是部长,或许最多只有一个人能明白,省议会或帝国议会批准的这笔巨额贷款,只不过是允许政府以其他方式将这笔“贷款”以利息的形式借给自己而已。因此,这种“议会批准的贷款”实际上只是赋予了相关部长从大型银行获得这笔利息贷款的权力。这样一来,“通过议会批准信贷”自然就成了一场闹剧,一场喜剧,因为最终必须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全体民众,实际上并没有能力提供“信贷”,不,它必须首先由大量 ,的贷款资本创造出来。

唯一合乎逻辑和自然的事情是,如果通过议会批准信贷,那么同时自动地也会批准国家银行根据执行机构的付款指令向相关企业家支付或授权已批准的款项。

信贷已获批准,为了获得必要的资金,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因此,如果像现在常见的那样,先发放贷款,然后资本家以某种方式再次给予刚刚“批准”的信贷,那就毫无意义了。

现在有人可能会说,国家盈余资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提取的,这必然会对国家的整体财政状况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这种信贷管理方式能够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原因任何银行专家都无法否认。诚然,这类汇票和贷款支付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以现金支付的,这里指的是那些带着汇票去银行的小额储户,他们攒下了几百或几千马克,现在想把这些钱投资到一种神奇的利息凭证上,这种凭证每年只需撕下一部分就能获得一定金额的利息,而且凭证本身的价值也不会因此降低。但以这种方式进入银行的资金相当可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微不足道。此外,存放这些款项的银行根本不会将这些现金汇入国库,而是完全通过转账或清算的方式进行这些汇票款项的转移。

但是,所有此类贷款的大额汇票从一开始就是由资本家在他们的银行通过无现金转账或银行交易流程进行的。
ETC。

因此,实际上国家手中并没有现金,即使收到现金,也必须立即用于各项工程。所谓的优势并不存在。相反,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国家会为贷款发行所谓的担保凭证或债券。这些国家债券是印刷精美(或不那么精美)的纸张,其中包含债务凭证,并赋予国家对所收款项的所有保障,此外还包括必要的利息支付日期,以及在债券自身的息票上列明的息票面额。国家承诺根据这些息票面额,按季度、半年或年度支付息票上注明的金额的利息。

此外,该优惠券还附带一张所谓的续期证书(talon),如果第一张优惠券在一定年限后过期,则持有人有权凭此证书领取一张新的优惠券。

现在,由国家发行、国家以其全部财富承担本金和利息责任的证券,无疑赋予了持有者购买力。持有此类国家证券的人士可以随时用这些证券购买商品或服务,无论是直接以证券支付,还是先在证券交易所或银行出售证券,再用所得款项支付。

毫无疑问,国家发行新的证券意味着增加购买力 至于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或合理,我们目前暂且不谈 这与国家印制新的纸币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区别在于,前者发行证券除了债务本身,还会给国家带来持续的利息负担;而后者发行新的纸币则完全无需考虑利息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如何,后一种方式对国家和人民都更为有利。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融资方式,就会发现,直接为大型国有项目融资,避免贷款途径,具有更大的优势。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国家工程的融资方式会导致新增购买力的产生,这体现在新证券的发行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新增贷款金额自然会而且必须一次性发放,即便新建的铁路、水路等工程目前仅处于建设阶段,尚未具备任何值得一提的实际价值。

如果按照我提出的方式为这类大型公共工程融资,首先,贷款的巨额广告费用就会消失。大家或许还记得,单单报纸上的招标广告就要花费多少资金。此外,一开始就支付给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佣金也会消失。即使是这些佣金,也高达数百万。而且,贷款往往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发行,也就是说,对于面值1000马克的债券,购买者只需支付大约970马克,却能收到全额本金和利息。即使是这些损失,从一开始就无法弥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会成为国家或企业的负担,却有利于资本家。事实上,正如股市行话所说,人们往往会用其他诱人的东西来“装饰”这类贷款,承诺提供特殊的额外好处,甚至可能包括免税。我这里要提到一个矿业溢价贷款,它展现了国家所能提供的最离谱的诱人条件。为了推销这笔贷款,他们利用彩票和赌博的诱惑,承诺支付数百万的奖金,这些奖金来自数量庞大的1000马克债券;此外,他们还承诺支付所谓的奖金,并宣称利率为5%(但实际上却附加了各种条款),而且,如果出现一系列税收,储蓄溢价贷款竟然可以免税!人们究竟从何处筹集巨额资金来支付这些保费和福利,以及这些惊人的彩票奖金?没有人考虑过 尽管每个严肃而有洞察力的人都应该清楚,所有这些款项最终都将再次从人民的口袋里掏出来。因为当时收到的款项立即被用于最紧迫的开支。这些都是针对人民的金融政治犯罪,其肆无忌惮的程度令人震惊。

因此,如果完全不走贷款途径,而是直接创造货币,那么国家预算所有这些沉重且不公平的负担都将消除 甚至不必一次性发行所有必要的新纸币,而是可以根据新工程的进展情况逐步进行。这样做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不会出现发行无担保货币的问题,因为只有在另一大段工程完工后才会发行新货币。这样一来,我们所使用的货币将完全由实际价值支撑,因此是一种稳定的货币,一种与实际劳动时间相匹配的货币。

但是,即使是这种看似更为有利的、连续发行新货币用于建设的方式,也绝非最终方案。因为根本不需要将与新建工程等值的货币投入流通,新发行的钞票实际上会再次流入国库;因此,无需发行新系列,即可再次发行。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即宣布为这种特殊状态发行我们自己的新货币。

任务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即使我们能够很好地解释用自己的钱进行建设的融资过程的合法性,尤其是其清晰度,并且希望出于某些目的遵守它。

最后一步是实现此类国家项目的完全无现金融资。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贷款获得现金,进而支付铁路或电厂建设项目的企业家和工人费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然而,企业家们仍需每周从银行提取必要的现金,用于支付他们的劳动成果。而银行方面,则必须再次向中央银行或德国国家银行等机构借款,以满足这些巨额的国库资金需求。通常情况下,现有的全部流动性足以支付全体劳动者的周薪。因此,即便像巴伐利亚瓦尔兴湖发电厂建设期间那样,大量劳动力暂时集中在同一地点,也并无大碍。因为即便他们不在那里工作,即使被分配到其他企业,他们也依然能够领取周薪,或者通过失业保险获得救济金。这意味着,满足全国人民的支付需求是一项相当普遍的国家任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经济,无论是否为了执行大型国家工程而临时雇用更多劳动力到一处,都会受到影响。

为工资支付提供支付手段以及向企业家实施其他无现金转移支付是支付交易的任务,与信贷状况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因此,最显而易见、最合乎情理的做法是,通过全体民众的合法代表批准某项大型国家工程的信贷的同时,也授权国家银行根据这些已批准的信贷进行必要的支付。当然,这些支付必须按照正常程序进行 只有在各个签约的国家机关(农业部门、道路和水利工程部门、铁路建设部门、特殊用途部门等)审核了企业提出的付款金额,并根据相关规定和合同批准支付后,才能进行支付。

整个贷款骗局 因为它不过是现代欺骗国家的一种形式 完全没有用处,只会造成危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帝国银行公司

德意志帝国银行并非如某些轻信的公民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家真正的国有银行,而是一家股份公司。因此,即使在1922年6月之前,国家在协约国的要求下完全“自治”之前拥有某些监管权,德意志帝国银行也绝非国家机构。银行的官员由帝国任命并支付薪水,但顾问委员会却完全由大型银行和国际犹太社群的代表组成 这两个群体本质上是同一类人。

早在 1873 年成立之初,第一个顾问委员会就记录了大约 15 名成员,其中包括:罗斯柴尔德男爵、商业枢密顾问布莱希罗德、商业枢密顾问门德尔松、西奥多·普劳特、商业枢密顾问奥本海默、商业枢密顾问瓦尔绍尔、商业枢密顾问茨维克、商业顾问斯特恩、商业顾问格尔普克;因此,共有 11 位纯种犹太贵族,此外还有 4 位名字带有德国色彩的绅士作为点缀。

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建议,帝国银行不应发展成为纯粹的国家机构,因为这样一来,在战争中,敌人就无法依据国际公认的私有财产安全原则将其夺取;而如果发展成为纯粹的国家银行,它将立即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这又是一次巧妙的棋步。

事实上,这位精明的犹太人和其他几位大金融家,自然只是想把帝国的主要金融机构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人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帝国也因此彻底放弃了其货币主权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发行纸币的权利。

如今,帝国银行在德意志帝国的金融体系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即使是最不重要的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地位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可怕后果。

要彻底调查各大银行自德国国家银行成立以来,是如何滥用其对德国国家银行的决定性影响力,以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应该是一项单独的调查。

只要俾斯麦在位,他那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范和民众对他的尊重就足以制约股市的“鬣狗”;在帝国银行的整个历史上,俾斯麦只动用过一次《帝国银行法》赋予的首相否决权,那就是禁止接受俄国股票。如今,正如前文所述,在国际银行家的友好施压下,帝国银行已完全独立。因此,帝国政府再也无法对银行的业务运作进行任何决定性干预。

各国受制于利息,意味着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统治。打破利息奴役是国家社会主义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任务。

如今国家和经济中发生的一切 一切都变成了大资本对生产性劳动的利息需求。修建铁路会产生贷款,发动战争会产生战争贷款,开发自然资源或水力能源会产生水力能源贷款,工厂扩建会产生新股,新企业成立时,总会选择某种利贷公司形式,使劳动和风险流向企业家,而利润的大部分则落入金融家手中。如果不再通过贷款进行,那么就会采用更简单、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政府选择了大规模印钞的方式,就像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这种方式同样能让大资本攫取最大利益。正如神话故事中的迈达斯国王点石成金一样,如今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生息证券。

不幸的是,世界银行家们胃口极大,证券无疑是他们最爱的“食物”,而且显然非常适合他们。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像迈达斯国王那样挨饿 众所周知,迈达斯国王甚至能把嘴里的食物变成黄金。恰恰相反,在那些高利贷者之前,工人阶级会先挨饿。

他们也丝毫没有放弃或放松统治的打算,所以必须打破这种利息规则。

现在我们必须阐明第三个方面,即使对于外行人来说,它也能完善和全面地展现出资本利益剥削的图景,那就是通货膨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我们金融政治困境最明显的体现。通货膨胀
对每个人　每个必须谋生的人　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但通货膨胀究竟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有的源于回答者的狭隘视角,有的则来自煽动性的口号,有的虽然指出了部分原因,却始终未能触及根本的驱动因素。当人们听到各方对通货膨胀原因的种种论断时,似乎任何社会秩序和任何职业都能被某些人贴上“通货膨胀罪魁祸首”的标签。

对于那些认真阅读过书中关于利息奴役解释的人来说,答案并不难找到。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劳动对资本的利息义务。

利息　税收　通货膨胀,由此构成了一个逻辑链条,从……开始
国家做出灾难性的、荒谬的利息承诺,迫使国家不得不通过税收从人民身上榨取已承诺的利息;各种税收,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关税,以及最令人反感的间接税　未加抵押的纸币发行税,都加剧了通货膨胀。如此一来,便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循环:通货膨胀导致国家支出不断增加,而深陷借贷狂潮的国家却总认为只有通过举借新债才能弥补这些支出;这些新债本身又会产生新的利息;新的利息又使得新的税收成为必要;税收立法逐渐彻底失效,因为在货币崩溃的情况下,所有税收收入都远远无法弥补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最终,国家毫无抵抗地屈服于印钞机的金融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如我们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惨痛地经历的那样。

我早期的论战作品主要致力于揭示这些关联。在《打破利息奴役宣言》中,我概述了利息问题的普遍重要性;在《国家破产:解决方案》一书中,我具体地揭露了国家贷款制度的愚蠢之处,并指出无数税法加重了广大民众的生活成本,他们的生产资料不得不全部用于支付利息。在《即将到来的税收罢工》一书中,我结合1920年和1921年的新税法以及1918年的《帝国预算》,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帝国和各州的整个财政管理完全依赖于巨额贷款的利息服务。然而,在最后一本书中,我已经用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指明了扭转这种完全肮脏局面的途径。

很明显,通过向国民经济大量注入纸币,
这种纸币的购买力必然会持续下降。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劳动成果的象征,那么所谓的货币数量论,至少在其基本特征上,必然是……

74.潜在购买力是指目前尚未对市场造成负担的已储存购买力。这包括囤积的现金以及已稳妥投资的储蓄资本。

有效购买力是指国民经济中所有以现金形式存在的消费需求总额。
或者以证券的形式应用于商品市场,并试图将自身转化为物质商品。
潜在购买力随时可能转化为实际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称之为“逃离目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认可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不想出现购买力变化,国民经济中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关系。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库存相对应,并根据商品数量计算出一定数量的常用货币价值单位,即商品的平均价格。这里我特别强调“平均”一词。事实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平均价格水平 而非单个商品的价格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总购买力。但购买力是一个比现金资产数量更为广泛的概念。我们不想在此过多纠缠于经济细节,否则就不得不讨论实际购买力和潜在购买力对价格的影响。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例如,流通货币量增加一千倍,自然会导致价格也大约增加一千倍。实际上,并非物价上涨,而是马克的购买力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反比下降。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利息负担。这种利息负担使得税收成为必要,因为国家只能以某种形式从公民身上榨取收入,才能支付利息。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对公民的这种掠夺形式是三重的
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直接税收、更有效的间接税收,或者特殊的间接通货膨胀形式来实现。最后一种形式最令人反感,也是破产国家赖以维持运转的手段 它是最完美的伪造手段。但最后这种形式尤其有害,因为它直接摧毁了最勤劳、最有效率的那部分人的储蓄财富。

这是德国人民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篇章之一。成千上万勤劳的体力劳动者、雇员、官员、自由职业者、医生、工程师等等,毕生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勤工作,为自己和家人积攒财富,希望能够安享晚年,无忧无虑。他们一分一分地积攒着,每一马克都代表着晚年每日最低生活保障。然而,这些不幸的人们将毕生积蓄托付给了国家,但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国家却丝毫没有补偿这些积蓄 即便当时这些积蓄是以闪亮的金币形式存入的,约有3000万纸马克。相反,国家利用自身造成的货币贬值,宣称:马克就是马克。就这样,它剥夺了这些人毕生辛勤劳动的成果,并将他们推入了最痛苦的境地。国家随后以微薄的救济金敷衍了事,私人慈善机构不得不介入提供帮助 但正是这种形式对受害者来说尤其可耻,因为这些来自私人的援助仍然是施舍,是慈善捐赠,这些不幸的人必须为此感恩戴德,尽管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辛勤劳动所得权利的有组织掠夺。如果这些权利得以恢复,被掠夺者甚至无需对此表示“感谢”。

75由于马克贬值,纸马克于1914年8月设立,金马克与黄金的挂钩关系被终止。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直至1923年11月,政府宣布发行价值1万亿纸马克的地租马克,货币才得以稳定。地租马克于1924年生效,但同年晚些时候又被帝国马克取代。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已在其他段落中指出,一个错误的原则 即养老金资本化理念 给这些可怜的人们带来了可怕的报复。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人罪有应得,恰恰相反,国家有义务尽一切可能补偿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然而,我们仍然希望,这一可怕的教训能够继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回响,养老金资本化理念能够彻底消亡,并有助于正确的储蓄理念 纯粹的德国式养老理念,即通过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园、田地和花园等方式来照顾妇女和儿童 取得突破和胜利。

上文提到的国家对公民的第二种掠夺形式是间接税。间接税从其后果来看,的确是一种社会犯罪。它以一种人人无法逃避的方式,无情而无情地打击着绝大多数民众,而富人通常几乎不受间接税的影响。

如果直接税的税率是根据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来确定的,那么它本身就是一种公正合理的税种。直接税作为一种对国家公共事业的贡献性支付,也绝非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的税种,因为它只应在实际盈余超过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前提下征收。然而,如今直接税的征收方式,如同通货膨胀一样,无异于赤裸裸的掠夺,并且与魏玛宪法第153条所保障的财产权直接相悖。

总之,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通货膨胀,通常是由于国家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利息债务所致。这实际上是我国经济体系长期遭受吸血,而这些资金却流入了超国家金融势力的口袋,而我国政府则充当了该势力的收税员。

这里涉及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通货膨胀形式 利率资本主义通货膨胀。
当粮食歉收或瘟疫肆虐,自然需求大于现有供给时,就会出现自然通货膨胀。然而,这种通货膨胀总是暂时的。下一个丰收年到来,困境就会消除,物价也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然而,资本主义的利息通货膨胀就像一场吞噬一切的烈火,直到它吞噬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使全人类成为国际金融的利息奴隶,或者直到利息奴役被打破,才会熄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金融改革

在对我们州财政状况进行如此彻底的诊断之后,正如我们财政状况所显示的那样。总的来说,对于这个系统,我们或许可以期待能够给出正确的治疗方案。

那些规范从现状向未来形态过渡的规章制度和措施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对于这些措施,可以遵循的总体原则是:应尽可能避免对经济生活造成任何干扰。当然,这必然会在某些方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也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但即便是最周密的计划,也难免会造成一些损失。

我们伟大而辉煌的最终目标是打破利息的束缚。

国家金融体系向私人机构 帝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降后,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帝国银行的国有化。

从这家银行的规模来看,显然“帝国银行”必须是帝国的机构,就像帝国邮政或帝国法院一样。必须明确指出,允许这家帝国银行(如图所示)使用这个名称是对公众舆论的误导。

因此,真正的帝国银行必须承担双重任务。首先,它必须负责帝国的金融业务,尤其是在个别行政机构无法直接提供这些业务的情况下,例如邮政和铁路部门;其次,它必须在支付交易的信托中介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此外,它还必须确保始终拥有充足的现金资产,以用于货币交易。

鉴于此,帝国银行必须是国家财政管理的执行机构,并完全受其管辖。帝国银行的官员必须与其他官员一样,是国家官员。像今天这样由犹太大亨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自然是完全多余的。事实上,只需由国家任命一位专门负责监督帝国银行财务行为的专员即可。帝国银行的职责将由其自身的《帝国银行法》明确界定,从而确保帝国银行的财务行为完全服务于国家利益。

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家银行机构完全符合我们对帝国银行提出的这些要求。这就是巴伐利亚州立银行。巴伐利亚州立银行实际上是一家纯粹的国家银行,没有人能够否认它以无可指摘的方式履行了其作为银行机构的职责。当然,前提是它也遵循了利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惯例。但无论如何,这家银行在处理货币交易时,并没有将盈利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它展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这家银行自身资本仅有800万马克,却完全有能力满足所有货币交易的需求,并管理数十亿的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证券交易所年鉴》(Saling s Stock-exchange Yearbook,一本面向资本家和股东的手册,1914/15 年版,由……出版)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尽管这本关于巴伐利亚州立银行（当时仍称为“皇家巴伐利亚银行”）的手册第644页本有机会提及它，但德国银行却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然而，对于金融界而言，一家并非完全服务于私人资本主义目标的银行，显然不能称之为银行。

更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和慕尼黑布尔什维克时期结束后，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立即开始“扩大其规模”（正如证券交易所当时所用的委婉说法），以便让这家独立的机构也能为私人资本的“盈利”服务。因此，我们的诉求在巴伐利亚州立银行中实际上得到了验证。由此，关于银行不能以国家机构形式运作的反对意见被驳斥了。

事实上，就帝国银行本身而言，《帝国银行法》提议进行国有化，根据该法，帝国有权在提前一年通知后，于1891年1月1日首次行使该权利，此后每十年行使一次，要么解散帝国银行并以净资产价值（！）的价格收购其资产（包括价值连城的建筑物），要么按面值（！！）收购所有股份。因此，如果帝国在1921年1月1日以区区1.8亿 即帝国银行股份的面值 的价格收购帝国银行的全部资产，它就能弥补帝国立法对德国人民犯下的严重错误。

当时尚未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拥有的《人民观察家报》，以及当时已经由属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先驱的人领导的《人民观察家报》，还有施博士的周刊。

《德国金融家报》的普多尔及时指出了这一点 当然，这是当时唯一公开的德国报纸发出的声音但自然没有任何成功。

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帝国银行的股份登记在个人名下，但持有帝国银行股份的外国人竟多达2153人！这2153名外国人（截至1913年）究竟持有帝国银行多少股份，帝国银行的披露信息中却无从得知。无论如何，考虑到本地股东仅有16646人，这部分股份所占比例相当可观。显然，本地股东所持股份可能少得多，而外国人购买帝国银行股份时，自然不会只买一两股，而是直接买下一整套。这一事实掩盖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有相当可观的资金以股息的形式从“德国帝国银行”流向了外国。

德意志帝国银行（其主要利润来源为票据贴现，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的利润分配方式非常独特。首先，股东获得3.5%的优先股股息，剩余利润的四分之一分配给股东。剩余利润的四分之三上缴帝国，另有10%转入储备基金。1913年，以这种方式上缴帝国的资金为31,025,555马克。因此，帝国授予这家非凡的机构所谓的“印钞特权”，即根据其交易需要发行纸币的权利。在战争爆发前，德意志帝国银行至少应储备相当于其发行纸币所需资金三分之一的金银，以德国或外国金银币或金银条的形式作为这些纸币的抵押品。即便连这一限制都取消了，无限制的纸币印刷也再无阻碍。帝国银行唯一能为其纸币提供担保的，竟然是神奇的帝国国库券 因此，这又一次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担保而已。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纸面上的光鲜亮丽,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破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货币不可阻挡地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毫无疑问,国有银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任务是始终确保经济体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因为只有当这里不出现僵局时,即使其他金融机构能够完全满足所有需求,也不会出现基于货币短缺的利息勒索 而这可能引发最严重的全球危机

相反,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已发行的货币也会通过无数公共货币交易渠道回流到德国国家银行,以便其再次从流通中回收这些纸币。众所周知,英格兰银行的惯例是,回流到银行的纸币不会再次发行,而是兑换成新纸币,旧纸币则被销毁。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

如今,随着汇票、支票等所谓的货币替代品,尤其是无现金交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货币问题在未来必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的清算经济体系中,邮政支票办事处 如今它们已是无现金、无息货币交易的典范 将变得至关重要。从现有的邮政支票办事处中,我们可以窥见构建理想货币交易系统的核心要素,该系统在国家监管下运行,与国家客货运输体系完全契合。

邮政支票账户的支付交易速度更快、更可靠,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贷项通知单和借项通知单最多只能在48小时内处理完毕,也无关紧要。要知道,如今银行的贷项通知单往往要8到14天才能出具,而对于早已到账的款项,银行却常常如此。如果银行客户需要资金用于业务,他们仍然不得不申请银行贷款。而通过邮政支票账户进行资金交易则完全免除了利息计算。这极大地简化了支付流程,尤其是在年底结算时。邮政支票账户的客户每年1月2日都会收到账户余额的准确信息,而且每天都可以根据需要查询。

因此,通过银行进行货币交易对经济而言并无特别的益处。纯粹通过银行进行的货币交易只会给生产带来各种各样的负担,而且只有银行从利息中获益,而使用银行服务的人却一无所获。对于公正的工厂主和企业家来说,收取几马克的短期贷款利息根本无关紧要。公正的企业家会合理安排自己的资金,确保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只够支付工资和其他日常开支。

邮政支票账户完全符合这些需求,这并非偶然。即使在战争期间,伦敦的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也向财政大臣递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如何支付战争费用?》的备忘录,其中指出德国和奥地利的邮政支票账户组织可以提供支持。敌人总是目光敏锐,当他们表明立场时,往往能起到作用。

76费边社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组织,主张改革而非革命。它成立于1884年,早期成员包括乔治·萧伯纳、H·G·威尔斯、安妮·贝赞特、伦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事实上,正是西德尼·韦伯在1900年起草了新成立的工党的党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一个机构能成为本国的典范,那么就可以肯定它有其独到之处。

之前对帝国银行国有化的说法,自然也适用于其他中央银行的国有化,例如巴伐利亚中央银行。巴伐利亚中央银行同样是一家纯粹的股份制公司,多数股东可以决定将银行的黄金储备（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就源于此)分配给股东。事实上,我们仍然记得,慕尼黑的犹太银行家施魏斯海默曾尝试过这种做法。但这一次,由于巴伐利亚政府的反对,计划最终失败。当时,巴伐利亚州政府已收购了六分之一的股份,巴伐利亚抵押贴现银行也收购了另外六分之一,剩余的三分之二则分配给了其他股东。

一个国家竟然会担心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会因该银行“股东”的干预而受到威胁,这本身就极其荒谬。了解犹太人顽强作风的人都知道,巴伐利亚政府即便一反常态地保持强硬立场,也丝毫没有消除其黄金储备所面临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根本办法就是将中央银行国有化。除了巴伐利亚中央银行之外,德国还有巴登银行、德累斯顿的萨克森银行和符腾堡中央银行。

如果帝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国有化,银行的官员和雇员显然将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被国家接管。届时,发行纸币的权利将完全由国家行使。此类纸币的发行必须经由财政部颁布法令,且必须确保所有纸币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此,稳定我国货币的重任便落在了解决之道上。但这并非中央银行的职责;它们只需确保所有纸币的发行都得到充分的保障即可。

对于纸币的制作,现行规定仍然有效。任何伪造行为都将根据刑法典第八章第146-152条的规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股东将获得补偿。股东对该银行黄金股票的任何索赔权均将被依法排除。

只要人们继续按照上述方式,指望德国民众承担长期无法偿还的利息和关税,那么真正稳定我国货币就完全不可能。此外,试图维持激进的货币稳定手段也是错误的。

这里的问题并非一个可以脱离国际利息经济问题而单独讨论的特殊问题。只要这种由犹太人主导的国际金融掠夺经济继续存在,各国货币就永远是金融投机的理想对象。此外,货币的稳定性　也就是“货币”一词的内在含义　取决于其他因素,尤其是贸易平衡的活跃程度。在这里,我们的目光超越了祖国的疆界,本国经济与外国国民经济相互交织。

为了迅速在这个庞大的国际金融领域找到方向,我们必须再次牢记,国际经济的意义和目标并非为私人资本牟利,而是满足需求。其他一切都只是附属品,一种辅助手段。国际金融经济　国际支付交易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然而,如今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国际银行集团。正是这些国际银行集团“满足”了各国的货币需求,从而攫取了统治权;正是这些国际银行集团通过庞大的托拉斯控制着钢铁、石油、罐头食品、粮食、油脂、棉花等产品的生产。国际银行集团为战争提供资金,大型银行集团为所有战争物资提供资金并进行控制。它们自身并未从事任何生产活动,既没有参与生产,也没有积极参与战争;它们只是从一切事物中攫取利润,从鲜血和泪水、战争的恐怖、民众的饥饿、暴富者的挥霍、股市投机者的狂热中牟利。

所有这些都变成了黄金,并为国际金融带来了黄金价值。生产国的每一项劳动都会为国际金融带来利息。即便在国际经济领域,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资本与劳动之间原本合理关系的彻底颠倒。

工人们合理劳动,并将他们的劳动产品投放国际市场,以换取外国的劳动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合理的经济行为并非将外币(美元或英镑)兑换成光学仪器,然后注销这些仪器,再进行外汇投机。在经济繁荣时期,任何工厂主都不会想到这样做。他们当然需要这些收入来生产更多产品,支付工人工资,并购买新的原材料。整个德国经济不可能以外汇或外汇的形式收取其工业产品出口的收入,因为德国国民经济必须购买其所需的原材料,例如庞大的纺织工业所需的棉花、同样庞大的电力工业所需的铜、丝绸、黄麻、热带水果,以及超出国内生产能力的食品和饲料等等,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收到的外汇必须立即再次支出。这本身也十分自然,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除了兑换之外,无法在本国使用外币。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美国工人不能用法郎领取工资,英国商人也不能在店里用意大利里拉收款。将这些货币带到国外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根本无法作为合法支付手段使用。本国货币服务于,也应该只服务于发行该货币的国家的内部需求。正如在一个国家经济中,商品生产的意义不在于货币交易,也不在于囤积货币,使其无法进入经济体系一样,国际商品经济交换也只有在进口商品以出口商品支付时才能完成。

理论上的理想情况是,每个国家都能用出口额完全满足其进口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外汇的绝对稳定。如今,每个力求向上发展的国民经济体都致力于实现出口盈余,这无可厚非。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财富的增长,才能称之为积极的贸易顺差。如果进口需求大于出口,就必须将部分国内财富交付给外国以弥补这一缺口。但这些交付物由于无法从劳动收入中直接提取,只能再次从财富中获取。这可以通过黄金或证券出口来实现。然而,尤其是证券出口,实际上只是国际利息奴役的开端。这种“证券出口”是否会延伸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现有的国内证券,或者以外国“债券”的形式伪装起来的证券,对受影响的国家来说实际上无关紧要。然而,由于在国际经济思维中,只有巨额贷款资本的盈利狂潮占据主导地位,所有对健全国民经济的合理质疑都被媒体和议会践踏,各国对这种国际金融体系的奴役也蔓延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即使在国际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与国内经济相同的现象。正如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的,如今撼动各国经济的种种可怕危机,主要源于西方文化圈所有国家被奴役的后果。那些货币疲软的国家,要么其国内经济已经过于脆弱(如俄罗斯),要么其国内局势因革命而变得动荡不安(如德国),它们原本庞大的生产剩余却被无偿地作为赔款从敌人那里没收,这些国家已经丧失了剩余购买力。因此,它们无法再用实物支付进口需求,只能用纸币支付。它们将大量纸币抛售到国外,以换取外汇。

因此,它们以类似的方式损害了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
另一方面,强势货币国家(例如瑞士)恰恰因为本币升值而举步维艰。由于货币汇率高企,产品价格过高,它们无法再向以往的大市场出口产品。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凭借强势货币轻松满足进口需求。

但是,当成品在货币疲软的国家价格低廉得多时,贸易商和投机者就会涌入这些国家,进行大肆收购和掠夺,最终损害两国利益一方面损害了本国生产,另一方面也损害了被收购国家的消费,因为这些疯狂的收购进一步减少了本已稀少的商品库存。如此一来,这些疲软货币国家的本国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

鉴于这种彻底颠倒的关系,一切之所以还没有早已崩溃,是因为即便在国际金融的种种阴谋诡计之上,相互的国际需求依然占据上风。只是,一切都发生在最后关头,伴随着呻吟和哀嚎,因为国际资本的利息需求 这根扳手 已经插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转之中。或者,用医学术语来说:在国际经济健康的血液循环中,一种起初很小,但如今已发展到极其庞大的癌细胞已经滋生,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血液吸纳到自身,并从中榨取过路费,也就是利息。所有的血液当然都会流入心脏,但心脏每次跳动也会将受污染的血液排出体外。只服务于纯粹货币交易的国家银行恰恰符合这种形象 而国际金融活动则最能体现这种“癌变”的本质,它通过其信贷银行控制着世界所有货币,将整个国际经济牢牢地攫取在它的吸力之下,并在各个领域攫取利益。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世界各国根本不需要超国家金融权力机构。当然,我们需要一些机构来对国际货币交易进行国际监管,例如清算所或邮政支票账户。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国家运营的外汇机构来完成。

总之,有很多方法和手段,与建立国际邮政联盟的方式非常相似,可以用来组织国际支付交易。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主要通过清算,国际金融机构不会在这些简单的商业交易中获利两到三倍,也不会以牺牲生产国的利益为代价而变得臃肿不堪。细节在此无需赘述。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货币稳定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然而,可以通过一系列途径消除内部管理缺陷或不受限制地操纵钞票印刷机所造成的错误和不负责任之处。

所有拟议措施均在已检验过的体系框架内;如同帝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国有化一样,它们仅仅是国家作为货币交易保护者,其职责发生转变的必然结果。这些措施是对过去那种只顾金融巨头利益、却以人民利益为代价的局面的自然反应。帝国银行国有化的合理延伸,在于国家参照邮政支票系统的模式,对货币交易进行监管和调解。邮政支票系统将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这一目的。

所有这些措施确实标志着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即使经济态度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也依然可以实施这些措施,正如国家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原则:“经济的任务是满足需求,而不是私人资本的盈利能力。”

金融和税收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和新秩序,特别是避免贷款途径为大型国家任务融资,以及实际上接近社会政策职能范围的金融政治措施,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新方法

大型公共工程的融资。

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执行规模庞大的经济项目,这些项目的执行超出了私人企业界的资本能力,而且涉及重大的公共法律利益,并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自然能源为基础。因此,这些任务要么涉及对公共自然力量的开发利用,要么必须在国家主要职责范围内执行,例如整个交通运输领域。

由此可见,完全有可能在不限制私营企业自主性或避免国家与之竞争的前提下,相当精确地限定国家主导权的发挥范围。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些大型公共工程的实施几乎完全由私营企业负责。

我们在基本观察部分已经详细描述了国家如何以堪称典范的方式构建了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诚然,在某些方面,私营企业或许能够以更合理、更经济的方式进行建设,但对于关乎数百万民众安全的任务而言,这并非首要考虑因素,而是尽可能确保系统的稳固性。交通运输无疑是一项纯粹的国家职能。

铁路和邮政的可靠性、准时性、安全性和统一收费标准,应该是交通运输系统的决定性考量因素,而不是私人资本的盈利能力。

但这个问题与如此庞大的公共事业的融资形式密切相关。
任务。

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荒谬之处,那就是议会批准的“信贷”之后必须再次得到私人资本的“批准”,而国家却不得不通过承诺支付利息来承担相当特殊的负担。

在此无需赘述这项利息承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事实上,本文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此仍需特别提及,这项对国家贷款收取利息的承诺,使得铁路票价等项目变得异常昂贵,其程度之大,对于初次听到这些数字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置信。

截至1914年,德国帝国铁路网的建设总资本成本(全部通过贷款或融资)约为250亿金马克。按平均3.5%至4%的利率计算,这笔贷款的利息支出约为8亿至9亿金马克。扣除人员(官员和雇员)和物资(煤炭和润滑油)开支后,净收入约为8亿至11亿金马克。

因此,利息支出几乎耗尽了德国铁路的全部净收入。过去那种自豪地宣称邮政和铁路收入构成国家预算支柱的说法,总是误导公众舆论。当然,如果利息支出没有耗尽全部净收入,情况或许会如此。另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德国铁路所有官员、雇员以及工厂和线路工人的工资和薪金总支出加起来,恰好只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就像贷款资本的利息一样!换句话说:德国铁路庞大的员工队伍,包括最高职位的782,731人,他们劳动所得的收入,仅仅与贷款资本这只完全不活跃的手所攫取的收入一样多。

仅铁路贷款的利息支出就超过了当时我们庞大的帝国军队的全部开支! 实际上,这还不包括与军队相关的一切开支,例如军事监督、军事司法、驻军管理和军事建设体系、军事教育和发展体系、技术学院、救济基金和军人遗孀基金,以及军队的服装和武器装备!1913年,也就是和平时期最后一个完整的年份,我们整个军队的开支总额高达775,385,300马克。这样的对比数字令人深思。尽管社会主义和民主党一方在议会和报刊上不断抨击“军备负担”,却从未有人提及这笔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开支的公共贷款利息。事实上,这笔用于满足普遍需求的贷款利息,完全可以支付整个海军的开支。 1913年,我们引以为傲的帝国海军的全部开支高达1.97亿。我们应该考虑到,如果我们的国家预算没有背负如此巨大的利息负担,所有这些开支原本都可以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支付。

少数几个大型贷款资本家 以及几千个“寄生虫”,也就是那些只有几千马克资产的小储户 在这种公共贷款中根本不起作用

就这样,我们年复一年地,毫不费力地就将本可以维持和支付整个帝国行政机构、整个陆军和海军的资金收入囊中。

任何人如果看到这些数据,仍然无法理解利息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国家财政政策及其贷款经济体系的彻底失败,那也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其实人人皆可获取,它们既收录于前皇家统计局精心编纂的《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 ,也收录于普特卡默和米尔布雷希特出版社出版的、由共和国统计局出版的《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 。

然而,只有当我们考察帝国如今如何弥补其支付这些利息的资金需求时,才能真正理解帝国行政机构、陆军和海军的必要开支与国家偿还贷款利息支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所造成的巨大不公。这就引出了关税和税收领域。我必须再次强调,我在《即将到来的税收罢工》一书中对此情况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绝大部分税收都由广大劳动人民承担。因此,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国家首先完全无视其财政主权所蕴含的可能性,冒险走上贷款之路来执行大型公共任务,也就是背负债务;然后,它又因此进一步加重了预算负担,以至于不得不将所有净收入用于支付利息,并且为了偿还利息,不得不通过征收关税和税款来压榨人民。国家现在必须在省议会和帝国议会中应对所有必要的国家任务,而这些任务都面临着最大的阻力。最终,国家把自己视为贷款资本的利息收取者,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解决之道早已指明　在对当前荒谬的状况进行如此详尽的考察之后,答案显而易见:

国家将凭借其财政主权,在获得议会批准后,为帝国的所有大型公共事业提供资金,并严格避免贷款途径,通过无现金转移交易直接分配资金或发行无息国库券。

我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最好地说明这一措施:巴伐利亚水力能源的发展。

开发利用山间河流和大型高山湖泊蕴藏的巨大水能的计划和努力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毫无疑问,就水能而言,这是国家能源资源,属于公共所有,却要被开发利用以谋取私利。因此,显而易见,在开发如此庞大的工程项目时,许多公共和私人法律利益都受到了影响。这完全属于国家管辖范围。1920年12月,人民通过其代表口头批准了这些贷款。此前,该项目经过了充分的咨询、测试和反复的重新规划,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已毋庸置疑。国家和人民已经决定开发这些能源,现在,随着贷款的批准,他们只需做出相应的决定,即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可以由国家银行根据已批准的贷款直接支付。无论是不以现金方式进行,还是通过转账到邮政支票账户或以现金方式进行,最终都无关紧要。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为此目的,国家银行会发行等额的自有货币,金额与所需且已批准的信贷额度相同,那么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这些水力发电建设票据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库券,作为国家担保的预付款发行给正在建设中的水利工程。因此,这是一种多重保障的资金。首先,保障体现在已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瓦尔兴湖水电站等工程上;其次,保障体现在国家担保,即政府会从国库全额收取这笔资金,而不是支付款项。这些建设票据同时也是水利工程的部分债券,但并不附带利息。然而,众所周知,其他流通票据并非如此。

水力发电建设票据完全可以在其印记中明确说明其面值的全部覆盖范围。例如:　“这张千马克票据的部分面值涵盖了巴伐利亚水力发电设施的建设价值。所有州财政部均接受此票据作为支付手段。”

如果想更进一步,国家完全可以承诺,在工程完工后,以票据存款为抵押,提供一定千瓦时的电力或一定百磅的氮气。

没有人会拒绝接受国家发行的、完全由实物商品支撑的货币,这种货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作电力配给券。相反,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货币会特别受欢迎,因为它非常稳定,与美元一样稳定,甚至更好,因为人们可以用它兑换到相当确定数量的电力或氮气　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各种辩论者的公开宣传中,竟然有人提出“没有人会接受这种货币”的反对意见,这完全是人们目光短浅的表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即使是这些辩论的先生们,也从未犹豫过接受国家发行的货币。即使是帝国银行发行的最破损的纸币,尽管那是纯粹的通货膨胀货币,大家也都接受了。即便精明的投机者试图尽快将其兑换成外汇或商品,大家依然接受了。

事实上,即使是城市和社区的应急货币 同样是无抵押纸币 也无人拒绝。那么,现在对于我们大型工程而言,像这种完全由实物资产担保的、更理想的有抵押纸币,难道不应该立即接受吗?想必那些代表或本着其主子的精神反对无息政府资金的人,也并非真心相信这一点。

尽管那些“金属主义者”百般抱怨,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贵金属制成的货币才算货币,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货币”就是国家宣布的货币 至于这种货币是由纸张、瓷器、铁、皮革或其他任何材料制成,则完全无关紧要。然而,就货币的购买力而言,情况则截然不同。金属主义者的观点不无道理,即黄金制成的货币即使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也能基本保持其交换价值。但是,这种由贵金属制成的金属货币的稳定性并非源于其货币属性,而是源于其作为商品(即黄金)的属性。

毫无疑问,国家以所述方式满足其大型工程的资金需求是完全合理的。首先,国家拥有主权,也就是说,它无需受任何人影响,因为它拥有权力;其次,这种措施经得起最严格的商业审查。国家以凭证的形式发行现金,以此作为其信用的保障。当国家为社会福祉做出贡献时,人们为何要轻视国家的信用,而忽视银行的信用呢?即使有人说,国家是用纸币支付已完成的工作(参与瓦尔兴湖工程的企业家和工人),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之后,在工程竣工后,国家会再次接受这些纸币作为其所提供服务(例如供电或供氮等)的报酬。至此,经济循环便得以完成。因此,最初几年的建设票据再次从电力供应等费用中赎回,票据被销毁,一项庞大的政府组织艺术杰作在一条利息高速公路上诞生,成为所有人的无息财产。这项杰作在不给电力用户造成过重负担的情况下,为国家开辟了另一大笔资金来源,从而使国家更接近健康国家财政政策的理想目标 一个无税的国家。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为特定工程发行自有建设资金的流程,并不一定需要以建设票据的形式发行全部核定金额,因为实际上,支付给企业家的绝大部分款项并非以现金支付,而是通过转账等非现金方式支付。即便假设以新发行的国库券形式发行全部新建建设资金,这些金额与国家目前所需的其他资金相比也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巴伐利亚议会因为巴伐利亚水力发电的 8 亿信贷而大发雷霆 或者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再次诉诸“贷款”;80 亿在议会“未经辩论,在三读中,为了应对普遍紧急情况”获得批准。

,

在此我再次重申,如果通过发行新货币进行融资,就不会造成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建设期间发行计息债券无论如何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由于即使工厂尚未进行任何生产性工作,也必须支付利息,因此会产生通货膨胀。

然而,就数量论而言,货币与物质商品之间的国民经济平衡丝毫不受影响,因为货币支付手段的增加,恰恰伴随着商品数量的更大增长。如果之后通过此类工程的收入,发行的货币再次被收回并销毁,那么国民经济平衡自然会得到改善,国民财富也会根据这些新工程的总价值而增加。

即使在这里,也必须指出利息对这类工程产品成本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奥斯卡·珀宾(Oskar Pöbing)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后发现,由于贷款利息高达500%(!),每千瓦时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如今,我们巴伐利亚水电站的电力价格上涨了五倍,因为我们再次选择了“最便捷”的贷款途径。即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设想,巴伐利亚大型电力厂和城际办事处运营维护所需的全部物质和人力成本 包括所有员工的工资和薪金 从闸门管理员、机械师、工人、劳工、管理人员,到整个技术和商业管理机构直至董事,每年加起来的工资总额,也只有那些 如此“优秀”的 贷款资本家每年不劳而获地收取利息的五分之一。

利息吞噬一切,利息使一切更加昂贵。只有贷款资本受益,民众却遭受损失。依靠自身力量建设的民众遭受损失;那么,谁来建设巴伐利亚的工厂呢? 当然是巴伐利亚的工程师、工人、工头和企业家;巴伐利亚的工厂提供大部分机器设备 而那些巴伐利亚本地不生产的,则必须用巴伐利亚的粮食或牲畜来交换,因此,巴伐利亚的劳动也必须再次作为交换 只是巴伐利亚人民不愿出资建设(显然!),所以他们需要来自纽约、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大资本家。巴伐利亚人民不得不向世界各国借贷,并让本就高昂的水力发电成本背负沉重的利息负担,导致电价上涨了500%!

这难道不是疯了吗?这难道不是经济犯罪吗?这些人除了曾经动笔写支票或指示银行家签署巴伐利亚水电贷款之外什么也没做,却年复一年地从巴伐利亚人民那里收取利息。

不仅如此,自来水厂也不再是巴伐利亚人民的自由财产,而是抵押给了资本家。更可笑的是,大资本家们自然不会把“他们的钱”借给一个本身对资本和利益不利的国家,因此,这个国家仍然享有如此高的信用,以至于人们可以……

投入8亿美元。事实上,水电债券的招标中包含一项对资本家来说极具诱惑力和保障性的保证:“巴伐利亚州政府动用其全部财富为资本和利益提供担保 (!)”

77奥斯卡·珀宾(1882-1956)是一位巴伐利亚机械工程师,曾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工作。
他是《Die Wasserkräfte Bayerns》(1919 年)和《Zur Bestimmung strömender Flüssigkeitsmengen in offenen Gerinnen》(1922 年)等研究的作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财大气粗,你还想要什么!巴伐利亚州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承认,它的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借给它8亿欧元用于瓦尔兴湖水电站和中伊萨尔河的开发,但是 它却无法运用其财政主权,通过自身权力来资助这些工程。为什么?因为它深陷于贷款和利息的泥潭,因为它的那些“负责任的政治家”缺乏足够的思考能力和责任感,以至于不敢去质疑这些简单明了的、以利益为导向的计划。

他们无法自行获得免费融资;因此,他们转而求助于专业的银行专家。这就好比一个肺结核患者问他的结核杆菌,他去达沃斯或恩加丁[78]疗病是否合适,而结核杆菌向他保证:“不,千万别去,旅途可能会对你有害,甚至可能发生火车事故,最好待在家里,在你熟悉的环境中。你现在的状况不应该做任何尝试!等等。” 如果听从结核杆菌的这些建议(从它们的角度来看,这些建议完全正确),肺结核自然会迅速发展,结核杆菌也会疯狂繁殖。金融和利息经济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这种从对手那里获取建议的做法,是天真无邪的德国人的典型特征。如果出现一个人,热情地爱着自己的人民,给他们提这提那,提醒负责人注意这样那样的阴谋诡计,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关心此事的人会跑到这个人面前,天真地问他:“告诉我,某某告诉我你是个无赖,请告诉我,这是真的吗?”如果这个人随后面带最真诚的表情解释说:“那你觉得呢? 我是个恶棍! 恰恰相反,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一直都在帮你摆脱经济困境。”那么,天真的提问者就会非常高兴 他已经做够了,尤其庆幸自己不用再费脑筋了。然而,这位麻烦的人民之友,他通常认为不值得他回应 事情进一步陷入了高利贷资本主义的泥潭,直到最后一笔自由的国民财富被抵押给金融强权,整个国家只向国际金融机构支付利息。

最后,我们必须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指出,巴伐利亚州 当这并非像巴伐利亚水力发电开发这样重要的国家任务时,而是当需要解决十一月政府的货币危机时 迅速通过巴伐利亚州立银行发行了约1.3亿张巴伐利亚州立银行国库券。这一发行完全公开透明 而且每个人都像接受帝国银行的国库券一样欣然接受这些巴伐利亚国库券,每个人都可以用巴伐利亚国库券买到与帝国银行国库券一样多的面包。事实上,甚至不必是整个巴伐利亚州,只要省会慕尼黑的市长和一些城市元老的名字印在这些色彩鲜艳的纸片上就足够了,即使是这种应急资金也能流通,每个人都能像领取帝国银行的零钱一样领取和发放,而这种应急资金本身也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完成了任何货币的任务 促进商品交换。

只有一家机构 财政部 受到了这些省份和社区人为划分的制度的严重影响,并于1921年10月迫使帝国颁布了一项法律,严格禁止各省和社区发行此类债券。

[78] 自18世纪中叶以来,瑞士的达沃斯就以其治疗肺病的疗养胜地而闻名。恩加丁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山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不再提供任何紧急资金。这项法律实际上是一项明确的保护犹太人的法律,随后在1922年颁布了《共和国保护法》。

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国际金融界意识到,即使是无害的应急资金,在无息货币中,人们手中也握着一件武器 当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件武器可以一举摧毁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地下和伪造活动建立起来的、充满谎言和欺骗的黄金网络,并将人们从利息奴役中解放出来时,他们是多么的恐惧。

当时,巴伐利亚州发行货币时,帝国银行很快就要求再次收回这笔钱,而这一要求也在 1921 年以顺从的方式实现了。原因是:这种货币不像帝国银行的货币那样,通过帝国国库券的间接途径带来高额利息。

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今后所有大型国家项目都将按照上述方式筹资和组织,完全避免贷款途径。当然,只有在无法从其他国有企业的盈余或为此类特殊用途征收的专项税款中筹集到必要资金时,我们才会采取无息建设资金的间接途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种融资方式为开发国家自然资源、改善交通路线等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可能性。

每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其组织劳动的能力。79

79希特勒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讲中体现了这一点,他在演讲中宣称:“在……需要的胁迫下,我们首先学会了充分考虑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本,即它的劳动能力。”(引自 R de Roussy de Sales (ed.) Adolf Hitler: My New Order, London: Angus and Robertson, 1942, p.457f.)。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社会建设与经济银行

与前一章逻辑相关的是建立一家社会建设和经济银行,其任务是发放无息建设资金,特别是用于住房建设。当然,这家社会建设和经济银行不应作为国家机构运营,而应作为公法法人运营。因此,从逻辑上讲,对其的讨论应该在介绍国家社会主义税收制度之后进行。但是,由于这家社会建设和经济银行本质上是将无息融资转移到私人经济领域,特别是住房建设领域 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分支 因此,将其放在首位或许是合理的。

之所以不应将此类建设银行作为纯粹的国有企业运营,是因为这种公共金融机构必须比国有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如果仅仅是住房建设,这或许并非什么大问题;但很多情况下,它涉及的都是间接影响公共利益的重大任务,因此,这家银行作为国家领导的管理机构,在对所有条件进行全面审查后,理应也必须拥有发放无息贷款的自主权。

然而,这种决策自由在纯粹的国有企业中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必须交给私人企业来主导。

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可以列出已通过的此类法律的概要。

1922年巴伐利亚:

关于发展巴伐利亚社会建设和经济银行的法律。

条款1

将成立巴伐利亚国家社会建设和经济银行(BWB)。

波黑联邦的职责是为国家发展或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国有企业或具有国家经济价值的私人企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团)提供财政支持。

第2条

BWB是公法法人。关于其组织、管理、活动和董事的更详细规定将由整个部委颁布。

第3条

批准BWB发行首批免息国库券
以实物资产支付,金额最高可达5000万黄金马克。

发行国库券只能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即任何时候发行和流通的货币金额必须有至少同等价值的实物证券(无息担保抵押、担保销售票据、抵押等)作为担保,并且国库券的偿还或返还必须由在适当期限内(最多 50 年)发展的企业或机构的收入作为担保。

第4条

巴林中央银行已发行国库券的质押和证券总额
构成 BWB 的承保协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任何扰乱或损害担保或财产保障的法律交易
属于保险协会的保险无效。

任何形式的财产或占有权变更,均不影响担保物或权利的存续,即使对于新的购买者而言,担保物或权利仍与该标的物相连;仅当债务人变更经BWB同意时,原所有权人方可免除个人责任。任何相反的约定均属无效……

第5条

BWB 保险机构的全部组成人员和权利均记录在本公共登记册中;本册的原则和法律后果与登记册的原则和法律后果相同;本登记册具有公众信任和权利推定。

凡证明对查阅登记册或其相关部分具有合法权益的人,均有权查阅该登记册或其相关部分。

每年将公布类似资产负债表的汇总信息,内容包括已发行国库券的总额、应付给美国国库署的用于支付这些国库券的证券总额、新增和扣除额,以及国库券的成功偿还和赎回情况。

第6条

巴林中央银行的国库券是法定货币。所有人都必须按其面值,以该国其他法定货币的汇率接受其兑换。
如果债权人拒绝接受德国联邦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而是拒绝按上述最低汇率进行支付,则债务人只要实际提出以国库券支付,即可免除该金额的债务。

荷兰中央银行发行无息国库券,并通过合同约定发行期限、利率、债务人需偿还的证券和抵押物、还款方式及其他相关法律条件等一般和特殊条款。这些合同副本将作为保险协会登记册的附件,供所有人查阅。

BWB 有权以统一公开的方式,随时确定贷款承诺和年度收款的行政成本附加费或费用,或确定相应的溢价或折扣。

发行或在证券交易所报价高于第 1 条规定的最低利率是允许的。

偿还只能以与发行债券同类型的国库券进行。

第7条

联邦水务局的活动,只要涉及遵守本法所载的规定,都应受公共监督委员会的控制和监督。该委员会由财政部长或其指定的代表、内政部长或其指定的代表、司法部长或其指定的代表以及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三名成员组成,任期两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8条

处罚条款:故意损害保险协会证券的行为,以及商业或惯常的（特别是针对证券交易所的)破坏银行票据或其汇率价值的行为,或企图实施上述行为,均将处以监禁处罚。此外,即使是法人,也将面临高额罚款。

在“执行条件”中,对董事会和顾问委员会的组成作出了明确规定,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各部委、议会和建筑商的代表。该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建筑票据的合法使用、审查还款情况、核实抵押担保、批准以无息建筑票据进行抵押的依据等。

随后出台的附加条款规范了还款和清算、已发行系列建筑票据及其登记证券的库存情况,以及对已批准的建筑设计等的更多规定。当时,促成此类社会银行成立的原因在于巨大的住房需求,以及帝国和各省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住房困境。相关住房机构当然可以腾出一些空置的住房,但他们却无法建造任何新房。新建住房活动主要受材料短缺的制约,尤其是在当时实施紧急租金管制的情况下,对于私人资本而言,建造新房完全“无利可图”。

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帝国和各省为弥补所谓的建设支出损失而提供的拨款远远不够。

即使零星开工建设的房屋也无法缓解整体住房困境。即便提供低息抵押贷款也无济于事,因为当时的租金固定,即使是最便宜的建筑贷款也无法承担4%的利息。

因此,正如基本观察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需求最大　由于盈利能力不足　但这种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

那么,如果能够成功消除每年重复产生的利息负担,如果能够为需要住房的人提供免息贷款,那么就有可能极大地刺激住房市场。这样做不仅可以消除可怕的住房需求及其带来的社会和健康危害,而且还能极大地刺激国内市场,因为无数的辅助行业,如锁匠、木匠、屋顶工、水管工、玻璃工、安装工、陶工、地板工、瓦工、油漆工和粉刷工都依赖于此,他们因此能够获得工作和收入,并增强购买力。

这意味着可以提供免息的建筑资金。

这些施工许可证由“社会建设经济银行”签发。
供应商和企业家用这笔资金获得建设款项。建筑业主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和耐久性,在30至50年内分期偿还收到的无息资金。建筑票据与帝国或地方货币不同,正如帝国银行票据与贷款国库券不同一样。如前所述,这些建筑票据的全部物质保障在于,与此同时,在建筑银行的信用账户上会产生与发行票据金额相等的新的物质资产（房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些资金通过登记等额的无息抵押贷款获得法律保障。

实际上,新建建筑的全部价值也不会体现在施工图纸中,而只会体现实际的建筑支出。因此,土地至少需要由建筑商、房屋互助协会或社区提供;此外,建筑价值的至少10%至30%必须由需要住房的人提供,其中5%将留作支付建筑银行的行政费用。

偿还款项后,无需再计算任何利息。如此一来,房屋所有者的房屋净值逐年增长,而作为已发行建筑票据担保的协会总资产价值也随之增长。

因此,流通中的建筑票据数量会随着偿还款项的增加而减少。

这笔建设资金的法律性质就是发行债券。
该债券的债务人是建筑银行。债券的债权人是债券的当前所有者。
这种纽带。

任何人都不能被禁止发行债券,关键始终在于外部环境,即发行人的债券是否普遍被接受作为支付手段。正如之前多次提到的,无论在任何可以预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建筑票据始终都有相应的实物资产作为充分担保。因此,银行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陷入困境的问题。

然而,一旦国家承诺承担建筑票据在限期赎回的担保,并在票据有效期内接受票据作为支付手段,或者宣布票据为合法支付手段,则普遍接受性便可得到保证。

如今接受这种担保,实际上对国家而言并非负担最小;恰恰相反。如今,国家每年必须花费数百万美元,支付利息,然后通过一般税收收回这笔数额巨大的款项,这些款项原本是国家批准用于弥补建设支出损失的补助金。而这些补助金最终却被完全取消了。

因此,国家现在发放的补助金实际上是社会必须弥补的损失,而这些补助金最终流向了一些幸运儿,他们确实获得了这些补助金。

因此,即使无息建筑票据的收款人中拖欠付款人确实在某个时候无法履行其义务,但这也不会对国家预算节省巨额资金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这样一来,国家预算也不必做出任何完全损失的牺牲。

由于这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任务,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
以独立的公共法律公司作为其执行的工具和执行人。

这样一来,该机构便可脱离私人经济社会形式的范畴,因为在民众眼中,私人经济社会形式自然与个人利润和致富意图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该机构也将脱离纯粹的国有企业领域,因为公众在所有经济事务中,对国有企业同样存在某种程度的反感,这种反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实施细则中,所有事项基本上都要记录在案。
对公众和银行业务管理的安全至关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拟议的咨询委员会的影响力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咨询委员会本身也反映了所有相关利益集团的组成。

将建设银行设立为公共法人实体还有一个令人愉快的附带效果,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创造的全部财富价值不会被视为国家的财产,而是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即建设银行)的财产。

因此,该建设银行的法律构成或法律性质如下:该建设银行因其被承认或设立为公共法人实体而成为法人实体;该建设银行并非由个人成员组成;它自身承担其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它并非官方机构或国家机关,也不是任何国家机构的成员。

建立这样的法律形式确实并非寻常之举,也非传统之事;然而,法律中早已有所规定;但当今的形势要求建立相应的现代化机构。此类机构的建立,其作用正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它超越了传统的局限,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要解释企业如何运作,最好举个具体的例子:建设银行会提前告知申请建设银行贷款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条件。

申请人向建筑银行提交申请及必要文件,如获批准,则与需要住房的人(房屋所有者)签订合同。

本合同首先应包含建设银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所有内容,包括建设资金仅用于房屋建设的义务、抵押权以及还款义务。此外,所有其他适用的法律条件也应在本合同中予以明确。尤其需要明确,住房需求方无权再次出售房产,这一点在抵押令中已有所体现。关于继承权的转移以及违约付款的处理方式,应通过一期或多期还款计划予以相应规定。

(具体细节取决于事件的性质)。

由于所有运输公司和工人的工资都以建筑银行自行印制的建筑银行券支付,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建筑银行券只有在等值的款项计入房产时才会首次流通。建筑银行券从工人和供应商手中流向公众;考虑到现有的担保,特别是由于国家为建筑银行券提供担保,且国库接受建筑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公众会像接受其他货币一样接受建筑银行券。因此,房屋所有者如何履行其对建筑银行的义务,即每年以建筑银行券的形式偿还贷款金额的2%,就取决于房屋所有者了。换句话说,房屋所有者和建筑银行的抵押债务人必须每年从流通中的金额中拿出2%的建筑银行券。实际上,抵押债务人会在还款期限到期前收集与当地货币一起流通的建筑银行券,并以此偿还贷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义务。获取建筑用钞票的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是任何时候都在施工的建筑工地。

为了便于理解,假设慕尼黑每年发行面值1000万的建筑用钞,每年将有20万金马克返还给建筑银行;因此,最多50年后,全部1000万金马克将全部返还给建筑银行;最多50年后,用这些钱建造的房屋也将全部偿还,成为业主无债务的房产。所有款项的支付均未产生任何利息;而且,这笔款项的支付仅仅是通过设立一家由国家担保的建筑银行这一简单机制实现的。

这项社会行为的意义在于,国家凭空创造了这些房屋的价值,通过建造这栋建筑,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商人创造了收入。如果考虑到这涉及成千上万套独立的房屋,那么成千上万的无地农民就因此变成了有地主。

将会提出各种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可以列举如下:

1. 关于通货膨胀的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既短视又无关紧要;正如前文所述,通货膨胀只会在发行无担保货币时才会出现。而在此,实物担保足以抵消建设用银行券的影响;因此,即使大量建设用银行券流入市场,也无关紧要。

2. 有人反对说,这件事是新的,未经检验。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成立,而且这件事或许对德国来说是新的。在其他地方,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以实物资产为担保的无息债务凭证。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担保函,它诞生于一百年前,至今仍在使用。担保函是一种命令,赋予持有人从某个中央仓库获取一定数量原铁的权利。这些担保函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其购买力仅随世界市场上原铁价格的波动而变化。

例如,如果德国也有这样的认股权证,它们将完全独立于德国货币及其波动。这些认股权证的价值与原油价格挂钩,而原油价格的价值又会根据德国货币自动调节。

从这份凭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由实物资产担保的无息债务凭证和债务令的流行程度的重要例证。

鉴于必须建造大量对国家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建筑,因此必须成批建造整个住宅区。

如果只有当购房者本人希望成为房主时,才希望建造独立式住宅甚至联排别墅,那么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住房困境,因此,这主要不是住房本身的问题,而是创造住房机会的问题。促进商业租赁公寓的建设也有助于解决这一需求。因此,没有任何规定阻止传统出租房业主获得建筑银行票据用于建造新的出租房。正是对于这类业主,可以要求预付超过整栋楼10%的现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价值在于:如果这些人能从建设银行获得相应剩余或部分金额的无息赠款,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且有能力从自身收入中拿出相当可观的资金用于住房建设。正是建设银行资金的无息特性,使得我们能够考虑到建筑市场复苏的这一方面,而这对于大城市而言至关重要。

然而,这家社会建设和经济银行日后也将超越住房建设融资的范畴,向具有重要国家经济意义的企业、工业、公共工程、农业改良等发放无息贷款,即使还款期限较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无税之州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无税国家。在当今形势下,这听起来或许像是一个疯狂的乌托邦,在许多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承诺,但我们仍然知道,只要能够消除民众的巨大税收压力,这个目标就完全可以实现。

前几章已清晰地证明,如今几乎所有税收都被利息吞噬了。我们吃的每一块面包都含有税款,每一间温暖的客厅都充斥着税款,每一次购物都背负着销售税的重担。

但是,以这种方式缴纳的税款远远不足以支付赔偿债务的税款。

如果将无税国家这一根本目标视为乌托邦而予以否定,那必然暴露出其品味和批判性思维的匮乏。对于那些与我们一同走过当今金融政治曲折道路,并且没有迷失方向 即国家承担利息责任 的人来说,找到走出弥诺陶洛斯迷宫的出路应该并非难事。

一个人超越了种种堕落,从更高的视角审视着所描述的联系:国家的利息义务 税收 通货膨胀;他认识到西方文化圈所有国家的利息义务是主导一切的事实;他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与财富之间健康合理关系彻底颠倒的时代;他再也无法回避一个紧迫的逻辑:尤其是国家,凭借其财政主权,并非完全受制于贷款,而是可以创造性地利用自身力量为所有大型公共项目融资;对他而言,迈向金融政治新世界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国家财政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尽可能多地向公民征税,而是消除一切沉重的税收压力,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我们能够提供数据证据,证明无税国家并非乌托邦,而是每个有序的国家预算中都蕴含的实现可能性,前提是国家能够摆脱其背负的利息负担。国家破产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数十个国家通过破产摆脱了利息和债务负担的案例表明,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再次详细阐述我在我的小型论战著作《国家破产:解决方案》中提出的精确论证,即调整公共贷款的利息支付,同时将债券转化为无息银行资产,绝不应被冠以破产这一不光彩的名称,而是将国家和人民从其受利息约束的债务中解放出来,这会使我们偏离主题太远。

然而,调整这些利息支出,早在战前就能覆盖整个州政府的开支。我以1911年的巴伐利亚州预算为例。当时,巴伐利亚州从所谓的国有商业企业(铁路、邮政和电报)获得的收入为1.2亿金马克,从国有林业获得的收入为4000万金马克。总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整个巴伐利亚州司法行政部门（包括所有地方法院及其全部人员和物资开支、所有省级法院、地区法院以及慕尼黑、纽伦堡等地的最高法院)的行政开支总计达2700万欧元。巴伐利亚州庞大且高度发达的内部行政机构　包括众多地方法院、县政府、慕尼黑警察局、宪兵队，以及其他众多机构和部门，例如医疗机构、省级疫苗接种医院、食品和半高档食品研究机构、疗养院和精神病院、行政法院、省统计局、计量局、保险协会等等　的开支均由州预算支付。为了教育、学校和教会，特别是所有中学、高中、预备学校、拉丁学校、中等教育学校、初中、高等职业学校、师范院校、所有州立建筑学校和专业学校、贸易和音乐学校、农业和地区农业学校、魏恩施蒂芬80和生物研究所、所有女子教育机构，以及最重要的，拥有无数藏品和研究所的大学、技术大学、其他艺术大学、贸易大学、音乐学院、马克西米利安博物馆81、中央科学和艺术研究所、科学院、国家科学收藏、巴伐利亚博物馆、州立图书馆、州立剧院等等，为了文化部及其数千名官员　，1911年，4000万所开展的这些庞大的活动领域，以及其收藏和博物馆中大量的艺术珍品，所有这些都确实需要建筑物、管理和维护，在1911年，总共拨付了5100万。财政部的职能远不止于向民众征税，它还涵盖了森林管理（拥有数百名护林员）、矿山管理、冶炼厂管理、盐厂管理、所有中央和下属海关、中央造币厂、国家债务管理机构和国家银行、测量局和省级测量局、国家温泉疗养院管理、慕尼黑法院啤酒厂等等。这项同样庞大的工程耗资1500万。交通部的开支由其自身运营收入支付，而老公务员的养老金则需要约3600万的高额支出。

因此，司法行政、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内部行政（我上面没有具体提到)以及财政行政、教育发展和养老金总共需要27+40+51+13+36=1.67 亿。

因此，国有企业、邮政铁路、矿业和林业向国库上缴的盈余约 1.6 亿，实际上几乎足以支付整个庞大的国家行政机构的开支　而无需缴纳一分钱的税款！

如果从巴伐利亚人民身上征收的税款总额　即6000万欧元的直接税、5300万欧元的间接税以及3100万欧元的各种费用，总计1.34亿欧元　没有全部用于偿还贷款利息，那么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或许就能成为现实。这仅仅是巴伐利亚州债务的利息支出。

[80] 魏恩施蒂芬是上巴伐利亚的一座11世纪修道院，于 1803 年改建为林业学校和国营啤酒厂。

81慕尼黑的马克西米利安学院由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设计，作为学生基金会的所在地。自 1949 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巴伐利亚州议会的所在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巴伐利亚州被索要 8460 万（！），巴伐利亚州还必须向帝国支付 5000 万，作为帝国债务的利息。

我已简要概述了我国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大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也铭记旧国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典范，其中许多成就无需改革和改进，因为它们不涉及永远无法终结的问题。

即使对于任何国家机关而言，停滞不前也无异于僵化。在许多领域，注入新鲜活力和自由精神并无坏处，某些方面也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至少在我国行政机构的许多部门，必须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公务员对其职责和所服务人民的明确责任意识。

只有一个领域被迫走上了完全错误的道路 那就是国家财政管理。
如果上述情况确实可能发生，这确实表明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然而，这种情况在战前就已存在 当时国家就已经被束缚于私人贷款资本的利息服务之中。

没有什么比对不同收入形式税收分配情况的调查更能揭示当时国家对现有贷款资本的依赖性了。根据我们迄今为止所依据的1911年预算，土地财产的评估价值为1260万金马克，住宅财产为1210万金马克，商业企业为1700万金马克，但另一方面，总额高达2.53亿金马克的养老金却只有1000万金马克。这实际上是对那些可以不劳而获、靠劳动人口的血汗钱养活的人的一种极其优待。

我们这里指的是养老金总额在 7000 万至 7 亿马克之间的众多小额养老金收入 实际上，从数量上看，它们构成了资本养老金税收义务的主体，即约 15 万马克，但它们的资本利息收入和税款（约 70 万马克）都不会对国家预算产生影响 但这些数字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巨额贷款资本为这数十万小额利息领取者创造了一种强大的保护屏障，使其免受一切针对不劳而获的利息收入的攻击。

当然，要说服这些小额利息领取者相信他们的积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证他们对利息的永久索取权，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真正靠劳动积累积蓄的人，与国家养老金领取者和雇员的情况显然非常相似。但是，这种态度与养老金的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养老金索取权取决于个人，并在去世时终止；而利息索取权则是一种物质性的索取权，它独立于个人，以一种非人格化的方式与对金钱的占有紧密相连，构成一种“永久的法律索取权”。

我们将在讨论一般老年养老金时进一步探讨这些联系，因为这些观察将使我们能够找到从不合理的永恒利益到每个民族同志对无忧无虑的晚年的合理诉求的转变。

这些小额利息接收者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旧国家对贷款资本的异常宽容的处理方式的问题中并不被考虑在内，而只有那些吞噬了大部分资本养老金，然后又作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捐助者站出来的人才被考虑在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所以,抛弃这种以利益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国家财政管理的荒谬的国民经济制度,进入自由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劳动和绩效国家,摆脱一切税收。

一旦国家摆脱了沉重的利息负担,人们就会看到它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如果还能找到新的、规模庞大的收入来源,例如开发水力发电和利用国家自然资源,那么无税国家将不再是乌托邦,而是令人欣喜的现实。

如果我们仍然想谈论纳粹国家的税收政策,那是因为这些税收来源可以为许多亟待国家解决的问题提供资金,而这些问题在国家预算中却从未得到解决。我们这里指的是国民健康、防治性病、酗酒、推广体育运动、大力发展艺术和科学、产假、儿童保育、建设田园城市,以及最重要的是,偿还德国人民对战争伤残军人、遗孀和孤儿的荣誉债务。

以下原则应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税收政策领域的指导原则:

1. 不包括为支付内部贷款利息而征收的税款。
2. 税收仅允许用于支付非生产性目的的国家支出、行政、司法、军事、警察和卫生系统以及教育支出,但前提是商业国有企业、铁路、邮政、电报、国有森林和国有矿山的盈余以及大型国有城际基地的电力供应不足以支付这些支出。

3. 为了满足特殊需要或应对特殊紧急情况,特别是战争情况,直接税和间接税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征收的。
4. 财产税可以以任何形式征收,但此处需要制定一个影响深远的分级方案。收入应在适当范围内免税。在这种情况下,应比以往更全面地考虑纳税人是否有子女或其他照护责任。

5. 国家官员基本上可以免税。对于已婚人士的子女来说……
   津贴必须得到保障。
6. 通常情况下,间接税仅适用于奢侈品。国家拥有绝佳的手段,可以控制并提高那些仅服务于奢侈、饮食放纵和时尚过度消费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即使是烟草、酒精、葡萄酒等纯粹的半奢侈品,只要不用于保健目的,也应缴纳间接税。另一方面,所有剥削民众的间接税都应从根本上避免。我们指的是所有毫无意义的间接税,例如对糖、盐、火柴、灯具、柠檬水等商品征收的那些只会推高价格的间接税,以及大幅增加煤炭生产成本的煤炭税、个人和货物运输税,尤其是商品销售税。

7. 战争和革命收益的征收应作为一项公正的任务。为此,自然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计算基础,以便将当前的财富与之前的财富进行比较。显然,这里也需要再次区分生产性劳动产生的财富,尽管战争对生产性劳动产生了特殊的促进作用。这样做是完全正确且合理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将如此可观的战争收益的一部分用于社会是理所应当的。
另一方面,对于通过中间贸易和投机产生的财富,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评估。

8. 印花税和各种费用,甚至包括那些限制自由处置财富权利的税项,只要这种处置不损害公共福利,都应尽可能加以限制。遗产税和赠与税也应如此规定。

从根本上讲,税收财政政策应该努力实现“无税国家”的最终目标,因为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公民身上榨取金钱来维持一个本质上虚假的国家贷款经济,而是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

国家存在的目的并非收取巨额贷款的利息,而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使国家的自然资源服务于社会。如前所述,用于非生产性国家事务的资金应首先来自国有商业企业的盈余,其次来自奢侈税,再次来自劳动所得之外的财富和收入,最后才是来自有产阶级的资金,以及对非必需的半奢侈品征收的间接税。只有在战争时期,当整个国家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国家才能要求全体公民 正如国家可以通过其义务兵役主权要求所有人服兵役一样 尤其要要求有产阶级以直接和间接税的形式为战争做出财政贡献。

最后,关于“商业性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补充几点。现在人们更倾向于指出国有企业并不“盈利”。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盈利能力这一根本问题。

试图以“商业化方式”经营铁路等行业,使其“摆脱不经济的国有企业模式”或“使其融入混合经济模式”,其背后隐藏的,仅仅是大型贷款资本企图将国家这部分可观财富也纳入自身掌控的险恶用心。如果国家连这部分财富都拱手让出,那么它就完全落入了贷款资本的掌控之中。除了被允许为贷款资本收取利息之外,国家将失去所有主权领域,无法再进行监管,也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收入来履行其职责。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的财政政治解放

我们首先阐述了为避免未来再次出现类似情况而应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确需要创造性思维,但即便如此,也无需损害或改变现有的法律条件即可实现。然而,打破国家对国内外债权人所背负的、以利息为约束的债务枷锁则截然不同。

此处需要采取的措施本身极其简单,只是执行起来会困难重重。解决国内贷款利息永无止境的办法是:从法律上废除这种利息支付。另一方面,大型贷款资本会打着小额养老金领取者利益的旗号,大肆宣扬,并对一个“践踏不可侵犯权利”、“犯下足以使其丧失最后一丝信任的违法行为”的国家发出最可怕的威胁。大型资本自然会动用一切手段来阻止这种“严重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罪行”。当然! 谁也不能指望一个国际强权会突然放弃其统治权。

在这场战斗中,关键在于保持钢铁般的意志,不让自己……
要警惕那些受高层金融势力供养的媒体走狗的叫嚣。

犹太人将以最顽强的毅力进行这场战斗,因为这关乎“他的荣誉”,正如老罗斯柴尔德所说:“我的钱就是我的荣誉,夺走我钱的人就夺走了我的荣誉。”

现在,他们的钱当然不应该从国家债券持有者手中拿走,但必须取消那些实际上对国家社会造成极大不公的法律要求。

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也从必须通过劳动筹集巨额资金以满足这些“国家债权人的合法要求”的民众的角度来看,这并非“合法要求”的问题,而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公正 对劳动人民的持续掠夺,使一小撮有国家支持的大资本家获利。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打破利息奴役”,它本身并非犯下任何不公正之罪,而是在弥补它自身曾充当傀儡而犯下的极其严重的罪行。

当然,这意味着对现有国家进行彻底的重组;它必须决定是想为全体人民服务,还是像现在这样,想成为国际金融的执行者。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采取坚决的严厉措施才能实现目标并找到解决办法。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意识到这一重大决定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不清楚要用什么来取代利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采取如此果断的举措将极其困难。正因为我们清楚这一点,我们才得以满怀信心地投入到这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中。我们知道,利益统治建立在谎言和欺骗之上;正因为我们了解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知道,无论这张谎言和欺骗的蛛网编织得多么复杂,都只需轻轻一拉就能将其撕碎。

我们只需考虑最后一个问题:外国会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改革,特别是拒绝向外国债权人支付利息的做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是的,外国会对此作何感想?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们德国的困境以及最广大群体的世界主义态度都极其重要。

总的来说,哪些人算是“外国”?是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吗?是瑞典人、荷兰人和挪威人吗?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火地岛人或刚果黑人?事实上,就我们而言,所有这些人都属于“外国”。然而,绝大多数“外国人”对此保持沉默,只有极少数中国人、俄罗斯人和法国人对此有所了解。最后,还有我们战争敌国的政府,当然,还有那些真正关心此事的犹太国际银行家,他们“会对此发表一些看法”。至于国际金融界对此作何反应,答案却很容易回答。它将动用一切手段,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对文明人类前所未有的犯罪;它将通过其忠实的媒体,用尽一切谎言和歪曲,煽动所谓的文明世界反对这种前所未有的违约行为;它将宣称欧洲将彻底崩溃;它还将试图煽动法国 欧洲文明的杰出代表 对德国发动公开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外国势力,也就是犹太金融巨头,对这种针对犹太大势力的暗杀企图的回应。

因此,人们既不必纠结于这个问题本身,也不必急于寻找答案。因为显而易见,解放战争所针对的那个强权绝不会不战而降,因为这并非关乎德国人 对他们而言,外国的利益和权利大多比德国人的权利更为神圣 而是关乎那些最显著特征是残暴权力意志的人。

在所有此类最终的历史问题上,对敌人下一步行动进行推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敌人不会立即允许解放或起义是显而易见的。截然不同的是,要考虑对手拥有哪些力量手段,以及自身拥有哪些优势。此外,如果一个人确切地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以及将会做什么,那么就必须观察敌人将如何应对进攻,只有这样才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任何军事计划都无法决定第一次进攻之后的战役走向,但它确实可以为积极的行动提供总体指导。此处亦是如此。

就我们而言,对手很难抓捕,因为这关乎一种非个人化的超国家权力。因此,行动计划首先必须考虑哪些权力和利益不被视为对手。这一点至关重要,可以避免将权力不必要地用于不存在任何威胁的方向。

“外国会对此作何反应?”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种焦虑,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无法从国外获得信贷、食品或其他原材料。
现在的情况如何?

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体,我们只能通过出口来支付进口费用,也就是说,用商品交换商品,但不能用纸币,也不能用“信贷”。
这一切在一段时间内都能奏效,只要外国真的提供信贷,也就是说,只要不同的外国供应商相信德国进口商会用全额货款支付相关货物。但这只有在进口商作为德国商品出口商已经积累了外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我们担心收不到棉花或油脂,

82火地岛的居民,火地岛是南美洲南端附近的一个群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由于拒绝支付国际利息,铜或饲料的问题被混为一谈,而这些问题本质上彼此毫无关联。即使是犹太人主导的大银行,从长远来看也无法阻止原材料生产国的剩余产品以某种方式流入德国的工厂和工作场所,同样,德国的成品也终将流入世界各地的销售市场。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这种商品交换,实际上是按照供求关系的规律进行的。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些限制和停工,就像我们在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鲁尔区所经历的那样⁸³。但这些都是对外国造成类似损害的强力措施。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批发贸易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进口需求。总会有中立国,这些进口商品可以通过这些国家到达我们这里。

此外,一个重新意识到自身国家责任并因此在出口方面再次提高效率的国民经济体,更有可能重获昔日的信任。进出口中的临时中介信贷属于贸易公司的事务,并以他们的个人信用为基础。

现在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人们担心由于暂停向帝国或各联邦州的战争债券和其他计息债券支付国家利息,会引发政治强制措施。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极不可能发生,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德国政府债券的私人债权人的利息要求,而几乎不可能对他们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事实上,在国家破产的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一个国家暂停支付利息后引发军事干预的情况。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会立即采取报复措施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否则,敌人当时就不得不通过军事行动来阻止德国马克的贬值。货币贬值最终使德国债券的外国债权人一无所有。现在,我们的措施完全没有打算取消这些德国国内的国债,而只是取消利息并将债券转化为银行资产。另一方面,可以立即向外国债权人提供现金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即当伊利诺伊州或芝加哥的 X 先生从他的银行家那里得知德国政府正在用现金偿还战争债券,并且这笔款项已记入他的账户时,他怎么可能非常生气,并促使他的政府采取行动对抗德国呢?

如果一个德国民族主义政府宣布取消所有计息债券的利息,同时将这些债券转换为国家银行或邮政支票账户中的无息资产,那么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进行强烈的抵抗。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我们的措施不能损害社会 资本主义一方的抵抗不能阻碍解放行动。人们将恰恰从这项措施中看到,灵魂的分裂将会发生,那些认为这项政府措施是一种解脱的封闭阵营将会发生分裂。

---

[83] 1922年末,德国被发现严重拖欠向协约国支付木材和煤炭战争赔款。1923年1月,在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的指挥下,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德国对此次占领的反应主要是消极抵抗,这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并促使《道威斯条约》中赔款条款有所“软化”。

1924 年 4 月（见上文第 94 页）,该决议还要求盟军从鲁尔区撤出占领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劳动者很快将摆脱巨大的工作压力。只有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被自身利益束缚的小退休人员,才会继续反对这一趋势。

劳动者并不特别关心自己从银行的短期资产中获得利息,更不会关心支付高额贷款利息;他只想用自己的钱作为流动资金去工作赚钱。因此,所有商人、工厂主和工匠都对维持利息资本主义制度漠不关心。
这一点对于任何记住这一点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政府的利益只能通过对生产工人的劳动收入征收直接或间接税来获取。

牢记这一知识的人不会轻易动摇,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基本原则:国家只能以某种形式给予它必须再次从其公民那里夺走的东西。

国家支付利息的资金必须始终来自生产劳动者。任何劳动者都不能例外,尤其是那些没有生息债券的体力劳动者。这种情况对他们打击最大,因为直接税,特别是间接税,对他们的影响也最为严重。事实上,劳动者首先就被要求缴纳所得税,即以收入扣除的形式缴纳,这使得劳动者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所有工薪阶层也同样如此。当然,这些阶层对更为激进的间接税的感知要弱得多 尽管他们主要通过通货膨胀来感受间接税的影响,正如“通货膨胀”一章中所述。间接税是最不公平的税种。它以劳动者的劳动为代价,使纯粹的贷款资本受益。没有人能够逃避间接税,因此它对收入最低的人的压迫最为严重。另一方面,间接税 煤炭税、盐税、火柴税、糖税、啤酒和饮料税、个人交通税等 丝毫不会影响拥有大量资本财富的人。

因此,工人阶级中有人反对这种解放行为。
这只能是由于缺乏对这些联系的了解和理解造成的。
本章中我们还要处理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难的事情是取消国际利息义务的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拒绝继续支付战争债务的利息。

这个问题与德国历史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它就是德国的普遍问题,因为它问的是:德意志民族想要自由还是奴役?

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终极问题上,唯有坚定的意志才能决定并最终取得胜利 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远超出了金融政治观察的范畴。但一个必须为自由而奋斗的国家必须明白,它所受的奴役首先是一种金融政治奴役,政治与经济在此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而当前局势的新特点恰恰在于,它被金融权力的政治观点所主导,而军事权力的政治观点则退居其次。

我们确实可以将玛门主义时代视为一个新纪元。玛门神已登上世界的宝座。帝王将相向,议会和政府都成了他的婢膝仆人。他能够掌控大规模的运动 例如工薪阶层为改善自身境遇而进行的斗争。国际资本也同样如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世界各地的印刷机都为它的目标服务　因为它也把自己变成了文化财富的管理者,以及各个民族本土艺术和文学的篡改者。

我们已经认出犹太人是世界上受金钱主义侵蚀和统治的最杰出代表,因此,我们的知识体系再次以所有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犹太人问题　而闭合。

利息问题的解决就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在我们看来,利息问题的解决意味着犹太人世界统治的瓦解,因为它摧毁了世界犹太人的权力　尤其是他们的经济权力。

此外,从建设性意义上讲,利息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是
时间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拒绝支付所有战争债务的利息和税款,将使国际金融体系,或者说法国,面临接管整个德国财政管理的局面。如果取消帝国所有用于支付敌方利息的税款,首先意味着德国国内将摆脱疯狂的税收压迫,这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社会政治壮举;其次,敌方将不得不尝试在德国建立自己的财政体系。

但是,如果德国人民看到法国或犹太税务官坐在每个税务和养老金办公室里,如果最好的奶牛被这些外国压迫者从农民的牛棚里抢走　那么愤怒和愤慨或许很快就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一个夜晚,人们会用一把血淋淋的扫帚扫走外国的幽灵,解放德国。

一般来说,一个军事强国是否会为了某种目的而承担这样的事业?
因此,其经济实力仍然非常值得怀疑。

我们争取解放的前景远没有起初看起来那么黯淡　恰恰相反。德国第一次一致拒绝交出其“战争英雄”时,随着这声“不”,一切的阴影都已消散。

如今,国际金融界无疑会寻求其他手段,尤其是抵制和彻底扼杀国际市场的策略。可以肯定的是,后者不会成功,而且抵制德国商品只会迫使德国的经济活动,起初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完全转向国内市场。因此,德国能否渡过难关,并利用这段时期造福人民,直到找到通往世界的新道路,也只能依靠精明的国内政策　特别是大力促进住房建设。

开辟通往世界的新道路,将通过打破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中的统治来实现,因为各个国家要建立健康的国民经济,也只能通过清除犹太-玛门主义毒害其国内的毒害来实现。届时,各国之间健康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往来自然而然地就会展开　摆脱犹太人压迫的人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尤其是德国
世界的中心!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版本 1.0

出版于伊斯兰历 130 年,基督教日历 2018 年 10 月的 Kali Yuga,由
Sudetenland Verlag 出版。

由埃纳尔·比尔克曼编辑。

本书封面由伊塔洛绘制。